



困學紀聞注  
卷六  
春秋左傳



困學紀聞注卷六

餘姚翁元圻載青輯

春秋元圻案李氏熹作謝疇春秋古經序曰司馬遷言春秋文成數萬  
張晏曰春秋才萬八千字誤也今細數之更缺一千四百二十八  
字春秋說題辭曰孔子作春秋一萬八千字是張晏所本

春秋之法韓文公謹嚴二字盡之學春秋之法呂成

公切近二字盡之

元圻案韓退之進學解周誥殷盤信屈聶牙春  
秋謹嚴左氏泮諺易奇而法詩正而葩程子

曰禮一失則為夷狄再失則為禽獸聖人恐人之入於禽獸也故春秋之法  
中國而用夷禮則夷之韓愈言春秋謹嚴深得其旨呂成公左氏傳說十  
八論楚史皇之言半正半邪初聞與子常說楚人惡子而好司馬數句便是  
李林甫盧杞一等入子常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  
死之到得子常不用他言出奔鄭便自死於軍後面一段便是張巡顏果卿  
一等入於是知大段奸偽底人尚自知恥畏義這箇人平日不會克私意於  
愛憎勝負之間消磨未盡前面教子常奪司馬之功致於亡楚看他後面死  
於軍本是箇知恥畏義底人緣他愛憎勝負之間不曾克私意論其罪考其  
實與李林甫盧杞罪一等可為學者深戒何況未有史皇之畏義於愛憎勝  
負安得不十分消磨學者須是切近看這般事方會長進

詩亡然後春秋作詩春秋相表裏詩之所刺春秋之所貶也小雅盡廢有宣王焉春秋可以無作也王風不復雅君子絕望於平王矣然雅亡而風未亡清議蓋凜凜焉擊鼓之詩以從孫子仲為怨則亂賊之黨猶未盛也無衣之詩待天子之命然後安則篡奪之惡猶有懼也更齊宋晉秦之伯未嘗無詩禮義之維持人心如此魯有頌而周益衰變風終于陳靈而詩遂亡夏南之亂諸侯不討而楚討之中國為無人矣春秋所為作與何云精義先儒所未逮言聖人未必即是此意魯莊公忘父讎與齊為婚尚何責於諸侯之不討夏南元所禁衛風小序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公是先生弟子記無衣之詩其惠足以得民其智足以使臣其力足以兼國然而不自安也待天子之命然後

安鄭康成詩譜序曰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正義曰陳靈公魯宣公十年為其臣夏徵舒所弑變風齊邶為先陳最在後變雅則處其間故鄭舉其終始也宣公十年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孫氏復春秋發微曰言楚人者與楚討也徵舒弑君天子不能誅諸侯不能討而楚人能之故孔子與楚討也胡氏傳曰其稱楚人殺夏徵舒諸侯之罪自見矣汪氏師韓韓門綴學一王迹熄而詩亡趙氏以頌聲不作為亡朱子以無雅為亡考范甯穀梁傳集解序曰就太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作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陸德明謂平王東遷政遂微弱詩不能復雅下列稱風孔穎達謂王爵雖在政教纔行於畿內化之所及與諸侯相似也風雅繫政廣狹王爵雖尊猶以政狹入風然則降王於國風而雅亡其說固不自朱子始矣然雖無雅猶有風也且政衰何以謂之迹熄乎呂成公謂雅亡而風未亡清議猶凜凜焉變風終於陳靈而詩遂亡陸清獻嘗取其說而言之不詳余於近代儒者得數說焉桐城方氏中履古今釋疑曰大一統之禮莫大乎巡狩述職之典今周衰矣天子不巡狩故曰迹熄不巡狩則太史不錄風獻俗不采國風則詩亡矣春秋所以作也安溪李文貞公曰畿內之地亦有風謠雖兩周盛時豈能無風王朝卿士賢人閔時念亂雖既東之後豈盡無雅只可以正變分治亂不可以風雅分盛衰也觀二南體製不進於頌東遷後猶有魯頌况雅乎然西周不見所謂風東遷後雅者意畿內醇美之詩悉附於二南以為正風而衰亂之音則別為王風以為變至雅之無東則序詩者失之也今觀所謂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周宗既沒今也日

戲國百里明是王畿有正風東遷有變雅之證况風詩是王者命太史採陳而行賞罰之典於春秋所取之義尤切奈何專以無雅為詩亡常熟嚴氏虞博讀詩質疑曰詩何以作為王迹作也文武成康之盛無論矣幽厲失道板蕩無章然兩流風道澤故在也東遷而後齊晉主盟猶戴共主方漢雖橫尚貢包茅忠臣義士行憤懣之詞思婦勞人陳危苦之語雖非一軌於正然猶羣知有王迹未熄詩未亡也桓文既沒中國無霸於是邠郟大鼎校啓於荆尸滿汭遺封下夷於九鼎雖有志士仁人無所施忠言讜論無所用迹既熄詩既亡矣詩以刺譏諷諫存王迹於未湮春秋以筆削褒誅扶王迹於已墜春秋所以繼詩亡而作詩不亡春秋不作可也蓋自楚莊入陳殺徵舒而夫子刪詩止此矣是之謂詩亡又顧氏日知錄曰邠郟衛王列國之名其始於成康之世乎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而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其采於商之故邠者則繫之邠邠衛其采於東都者則繫之王亦周初太師之本名其采於列國者則各繫之其國至驪山之禍先王之詩率已闕軼而孔子所錄者皆平王以後之詩此變風所由名也詩雖變而太師之本名則不敢變此十二國之所以猶存其舊也又曰二南也幽也大小雅也皆西周之詩也至於幽王而止惟何彼穠矣為平王以後之詩其餘十二國風則東周之詩也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西周之詩亡也詩亡而列國之事迹不可得而見於是晉之乘楚之檣杞魯之春秋出焉是之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也周頌西周之詩也魯頌東周之詩也成康之世魯豈無詩而今亦已亡矣故曰詩亡列國之詩亡也其作於天子之邦者以雅以南以幽以頌則固未嘗亡也此論雖與諸說互異而足以互相證明

春王正月程氏傳曰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耳胡氏傳曰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自尊朱文公謂以書考之凡書月皆不著時疑古史記事例如此至孔子作春秋然後以天時加王月以明上奉天時下正王朔之義而加春於建子之月則行夏時之意亦在其中案上朱子答張南軒書以程子假天時以立義考之則是夫子作春秋時特加此四字以繫年見行夏時之意如胡氏之說則周亦未嘗改月而夫子特以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月下所書之事是周正建子月事自是之後月與事常差兩月恐聖人制作不如是錯

亂無章也。劉質夫說似亦以春字為夫子所加。但

魯史謂之春秋似元有此字。朱子答林擇之書云三代正朔

但以建丑之月為歲首而不改月號。以孟子七八月十一月十二月之說

考之則周人以建子之月為歲首而不改時。以書一月戊午厥四月哉生

明之類考之則古史例不書時。以程子假天時以立義考之云云。又朱

子答胡平一曰。凡此之類反覆推說儘有可通。亦儘有可難。雖嘗遍問前

輩亦未有決然不可移之說。竊謂與其求必通。石林葉氏全云葉夢得

而陷於鑿似不若闕之之為愈。見文集五十八。考左傳祭足取麥穀鄧來朝以為經傳所記有例

差兩月者是經用周正。而傳取國史有自用夏正

者失於更改也。劉原父曰穀鄧經書夏朝傳云春朝此傳所陳氏

後傳全云止齋作曰以夏時冠周月則魯史也。夫子修春

秋每孟月書時以見魯史每正月書王以存周正

蓋尊周而罪魯也。張氏全云清江張洽朱子弟子集傳曰周官布治

言正月之吉此周正也。而以夏正為正歲詩七月

言月皆夏時而以周正為一之日可見兼存之法

朱子答吳晦叔書曰詩中月數又似不曾改如四月維夏六月徂暑之類故某向者疑其並行也沙隨程氏曰周正

之春包子丑寅月呂成公講義於春字略焉蓋闕

疑之意。闕按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前已然年有四時不可編舉四字

折案石林春秋攷已佚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哀輯得十之七八其統

論二云左氏記事大抵先經一時如隱書冬宋人取長葛左氏以為秋桓

書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左氏以為春僖五年春晉侯殺申生左

氏記於四年十二月十年正月晉里克弑卓及荀息左氏記於九年十一

月等疑皆從舊史之文舊史之序時亦皆本於夏正蓋既以正歲為歲始

則時有不得亂時不得亂則月亦不得易春秋所以易之者蓋編年以繫

事而正朔王法之所謹不得不本周正也。陳止齋春秋後傳隱元年春

王正月傳曰魯謂之春秋者其書法以四時冠月也。以夏時冠周月非周

之舊典也。西周之史言時皆夏時也。言月皆周月也。言時皆夏時於周官

見之季春出火非周三月季秋納火非周九月仲夏斬陰木非周五月仲

冬斬陽木非周十一月之類言月皆周月於書見之康誥三月召誥二月

不言夏浴誥十二月不言春多方五月畢命六月不言秋伊訓十二月不

言夏浴誥十二月不言春多方五月畢命六月不言秋伊訓十二月不

言夏浴誥十二月不言春多方五月畢命六月不言秋伊訓十二月不

言夏浴誥十二月不言春多方五月畢命六月不言秋伊訓十二月不

言夏浴誥十二月不言春多方五月畢命六月不言秋伊訓十二月不

言夏浴誥十二月不言春多方五月畢命六月不言秋伊訓十二月不

言夏浴誥十二月不言春多方五月畢命六月不言秋伊訓十二月不

言夏浴誥十二月不言春多方五月畢命六月不言秋伊訓十二月不

言夏浴誥十二月不言春多方五月畢命六月不言秋伊訓十二月不

言夏浴誥十二月不言春多方五月畢命六月不言秋伊訓十二月不

言夏浴誥十二月不言春多方五月畢命六月不言秋伊訓十二月不

言夏浴誥十二月不言春多方五月畢命六月不言秋伊訓十二月不

言夏浴誥十二月不言春多方五月畢命六月不言秋伊訓十二月不

言夏浴誥十二月不言春多方五月畢命六月不言秋伊訓十二月不

言夏浴誥十二月不言春多方五月畢命六月不言秋伊訓十二月不

言夏浴誥十二月不言春多方五月畢命六月不言秋伊訓十二月不

言夏浴誥十二月不言春多方五月畢命六月不言秋伊訓十二月不

言夏浴誥十二月不言春多方五月畢命六月不言秋伊訓十二月不

言夏浴誥十二月不言春多方五月畢命六月不言秋伊訓十二月不

言夏浴誥十二月不言春多方五月畢命六月不言秋伊訓十二月不

言夏浴誥十二月不言春多方五月畢命六月不言秋伊訓十二月不

言夏浴誥十二月不言春多方五月畢命六月不言秋伊訓十二月不

言夏浴誥十二月不言春多方五月畢命六月不言秋伊訓十二月不

言夏浴誥十二月不言春多方五月畢命六月不言秋伊訓十二月不

言夏浴誥十二月不言春多方五月畢命六月不言秋伊訓十二月不

言夏浴誥十二月不言春多方五月畢命六月不言秋伊訓十二月不

言夏浴誥十二月不言春多方五月畢命六月不言秋伊訓十二月不

言夏浴誥十二月不言春多方五月畢命六月不言秋伊訓十二月不

言夏浴誥十二月不言春多方五月畢命六月不言秋伊訓十二月不

言夏浴誥十二月不言春多方五月畢命六月不言秋伊訓十二月不

言夏浴誥十二月不言春多方五月畢命六月不言秋伊訓十二月不

言夏浴誥十二月不言春多方五月畢命六月不言秋伊訓十二月不

言夏浴誥十二月不言春多方五月畢命六月不言秋伊訓十二月不

言夏浴誥十二月不言春多方五月畢命六月不言秋伊訓十二月不

言夏浴誥十二月不言春多方五月畢命六月不言秋伊訓十二月不

言夏浴誥十二月不言春多方五月畢命六月不言秋伊訓十二月不

言夏浴誥十二月不言春多方五月畢命六月不言秋伊訓十二月不

言夏浴誥十二月不言春多方五月畢命六月不言秋伊訓十二月不

言夏浴誥十二月不言春多方五月畢命六月不言秋伊訓十二月不

言夏浴誥十二月不言春多方五月畢命六月不言秋伊訓十二月不

言夏浴誥十二月不言春多方五月畢命六月不言秋伊訓十二月不

言夏浴誥十二月不言春多方五月畢命六月不言秋伊訓十二月不

言夏浴誥十二月不言春多方五月畢命六月不言秋伊訓十二月不

言夏浴誥十二月不言春多方五月畢命六月不言秋伊訓十二月不

言夏浴誥十二月不言春多方五月畢命六月不言秋伊訓十二月不

言夏浴誥十二月不言春多方五月畢命六月不言秋伊訓十二月不

言冬之類未有以夏時冠周月者也惟詩以夏正數月至幽風於周正月則變文謂之一日以夏時冠周月則魯史也云云張氏洽春秋集傳春王正月傳曰按胡氏以為商周雖改正朔而實未嘗改曆故有夏時冠周月之說今按周人改月之證見於書傳坦然明甚但以當時兼存夏正故於經傳之間互見迭出後人因此或迷而不覺至胡氏又惑於商書之說臆決而為此言耳其實非也何以言之周官于布治言正月之吉此周正也而以夏正為正歲所謂正歲十有二月今斬冰此其證之尤章明者又如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此夏正也而以周之正月為一之日觀此二者可以見其兼存之驗矣其兼存之何也周人雖以天統改用建子而以夏數之得天故未嘗廢而於因事當用之時每存之也書錄解題春秋類春秋傳二卷伊川程子撰又春秋傳三十卷通例一卷通旨一卷徽猷閣待制建安胡安國康侯撰又春秋傳十二卷劉向撰又二程門人其師並稱之又春秋傳十卷致遠十卷葉夢得撰又春秋傳十卷林居之撰又山齋春秋後傳十卷五國章句十卷陳傳良撰又劉向春秋傳程沙隨春秋傳張洽春秋集傳經義考皆云已佚唯張洽集傳余近得抄本共二十六卷內缺十八至二十二至二十六卷洽字元德清江人嘉定初進士歷官著作佐郎卒謚文憲

胡文定

胡安國謚文定

春秋傳曰元即仁也仁人心也龜山

胡與

康侯第謂其說似太支離恐改元初無此意原注東萊集解亦不

取全云文定之說固腐甚然頗淵源於漢志○元折紫葉若林春秋傳曰易曰元者善之長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未有始即位而不求其為仁者也故不曰一年而曰元年與胡傳意同董子對策曰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羅氏泌路史餘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此天之所為用也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此地之所為用也然則稱元者直欲其奉元以養物而成德亦所以示正本謹始而已矣蓋從董子漢書律歷志一元典歷始曰元傳曰元善之長也共養三德為善又曰元體之長也合三體而為之原故曰元

隱元年有正月後十年皆無正月陸淳春秋集傳微旨卷二曰元

年有正言隱當立而不行即位之禮十年無正譏

隱合居其位而不正以貽禍元折紫葉若林春秋集傳纂例十卷辨疑七卷唐給事中吳

郡陸質伯淳撰初潤州丹陽主簿趙郡啖助叔佐明春秋傳洋州刺史河東趙匡伯循質從助及伯循傳其學質本名淳避憲宗諱改焉隱十一年穀梁傳曰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陸氏之說本此葉石林傳曰隱何以不書即位將以治隱也隱受國於憲公則正私其志而欲以讓桓則不正其必曰是桓之位而非吾之所得居也故書正月以見正不書即位以治其不正不書非不即位也以為有其位而不能居是以沒之以正其志也其說亦本穀梁

春秋書侵者才五十八閩按胡傳以而書伐者至於二百

一十三蘇氏謂三傳侵伐之例非正也有隙曰侵

有辭曰伐愚謂孟子曰春秋無義戰非皆有辭而

伐也元折案莊二十九年左傳曰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莊十

年公羊傳曰猶者曰侵精者曰伐隱五年穀梁傳曰苞人民毆牛馬

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東萊春秋集解取陸質纂例趙子曰凡師稱罪致

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之說王哲春秋皇綱論侵伐取滅篇亦取之石林葉

氏傳曰聲其罪而討曰伐伐備鐘鼓不聲其罪而直討曰侵侵密聲有鐘鼓

而不作罪大則伐小則侵賊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大司馬之法

也天子在上諸侯不得擅相討春秋之世征伐自諸侯出雖無適而不為僭

然其名則竊取之矣蓋兼取左氏趙氏之說似與孟子意合書錄解題春

秋集傳十二卷蘇轍撰專本左氏不得已乃取二傳啖趙蓋以一時談經者

不復信史或失事實故也

金石錄鼎銘有云王格大室即立按古器物銘凡言

即立或言立中庭案立中庭諸本皆作皆當讀為位蓋古

字假借其說見鄭氏注儀禮秦泰山刻石猶如此

案此皆趙明誠古鼎銘跋

尾文在金石錄卷十二愚按周禮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

此下疑脫鄭故書位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為位古者立

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為公即立蓋古字通

用正義曰古文春秋者漢藝文志云春秋古經十二卷是此古文詛楚

文歐陽公集古錄秦祀巫咸文一變輸盟刺即渝字朱文公

引以證公穀鄭人來輸平即左氏渝平也原注胡文

求平恐未必然元折案惠氏九經古義聘禮及廟門公揖入立於中庭棟

案立讀為位史記周本紀云武王既入立于社南今周書克殷解文也案其

文云王入即位于社是立字當作位也古鐘鼎文如周毛父敦銘及盂和鐘銘

立字釋者皆訓為位又周邦敦銘云毛伯內門中庭周載敦銘云蘇公入

右載立中庭北鄉韋宏嗣許叔重皆云列中庭之左右曰位明立字亦當作

位釋者仍訓為本字非也朱子語類鄭人來渝平渝變也蓋魯先與宋好

鄭人却未渝平謂變渝舊盟以從新好也公穀作輸平胡文定謂以物求平

也恐不然但言輸則渝之義自在其中如秦詛楚文云變輸盟刺若字義則

是如此其意則只是渝字也詛楚文見古文苑一其文曰楚王熊相庸回

無道淫邪甚亂宣侈競從變渝盟刺韓元吉校本云渝石作輸變渝盟刺

六



刺字不可解東坡詛楚文詩王注載詛楚文作變渝盟制當從之

史記孔子世家文辭有可與人共者至於為春秋筆

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案程子春秋傳序曰辭不待贊也言不能

與於曹子建與楊德祖書見文選昔尼父之文辭與人

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不能措一辭李善

注引史記曰子游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今本無

子游二字元折案孝經鉤命決曰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以春秋屬商孝經屬參文選曹摅思友人

詩注引論語崇爵識曰子夏共操仲尼微言以當素王俱不及子游惟春秋

說題辭曰孔子作春秋一萬八千字九月而書成以授游夏游夏之徒不能

公羊疏按閔因敘云昔孔子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

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原注今經止有五十餘國通戎夷宿潞之

屬僅有六十閔案墨莊七年傳云不修春秋曰雨星不

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實如雨何氏曰不修

春秋謂史記也古者謂史記為春秋劉原父謂何

休以不修春秋百二十國寶書三禮春秋閔案三禮二字疑不可曉

反覆窮思似是修為二字質諸公羊傳疏頗合因自笑曰邢邵言自思誤書更

是一通全云三禮二字當是二禮謂其相與易而成○案公羊傳疏實作修為

則闕氏之說為有據朱文公謂二書不傳不得聖人筆削之意元折案經義考

供撰閱因未詳何時人徐氏公羊傳疏引之孔子得百二十國寶書其敘中之

言也考春秋緯感精符考異郵說題辭咸有此文而徐氏獨據其敘或出於

緯書之前未可定也徐彥疏曰周史而言寶書者寶者保也以其可世世

傳保以為戒也又問曰若然公羊之義據百二十國寶書以作春秋今經止

有五十餘國通戎夷宿潞之屬僅有六十何言百二十國乎答曰其初求也

實得百二十國史但有極美可以訓世有極惡可以戒俗者取之若不可為

法者皆棄而不錄是以止得六十國也史通六家篇曰汲冢璣珠記太丁

時事為夏殷春秋又有晉春秋記獻公十七年事國語云晉羊舌肸問於春

秋左傳昭二年晉韓宣子來聘見魯春秋斯則春秋之目事匪一家又按竹

書紀年其所記事皆與魯春秋同蓋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而魯謂之春秋

其實一也然則乘與紀年構机其皆春秋之別名者乎故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蓋皆指此也朱子偶讀漫記云劉原父嘗病何休以不修春秋百二十國寶書三禮春秋而予反病二書之不傳不得深探聖人筆削之意也隋書經籍志春秋公羊解詁十一卷漢諫議大夫何休注書錄解題春秋公羊傳疏三十卷不著撰人名氏唐志亦不載廣川藏書志云世傳徐彥撰不知何據然亦不能知其定出何代意其在貞元長慶後也景德中侍講邢曷校定傳之經義考曰公羊傳有不修春秋則魯之春秋也周燕齊宋皆有春秋載在墨子合以晉乘楚檮杌鄭志百國春秋之名僅存其八而已

王介甫答韓求仁問春秋曰此經比他經尤難蓋三傳不足信也尹和靜云介甫不解春秋以其難之也廢春秋非其意朱文公書臨漳所刊四經後亦曰春秋義例時亦窺其一二大者而終不能自信於心故未嘗敢措一辭全云祁寬所輯和靖語錄海陵周茂振謂荆公如孫羊老此語可以釋然元圻案臨川集答韓求仁書曰至於春秋三傳既不足信故於諸經尤為難知辱問皆不果答亦冀有以亮之周茂振跋孫羊老春秋經解曰先君傳春秋於先生嘗言荆公初欲傳春秋而羊老之書已出思之遂詆聖經曰斷爛朝報也經義考一百八十一王氏安石左氏解一卷

存林希逸曰尹和靖言介甫未嘗廢春秋廢春秋以為斷爛朝報皆後來無忌憚者託介甫之言也韓王汝有子宗文上介甫書請六經之旨介甫皆答之獨於春秋曰此經比他經尤難蓋三傳皆不足信也和靖去介甫未遠其言如此楊龜山作孫羊老春秋經解序曰熙寧之初崇儒尊經訓迪多士以為三傳異同無所考正於六經尤為難知故春秋不列於學官非廢而不用也陸農師答崔子方書曰荆公不為春秋蓋嘗聞之矣公曰三經所以造士春秋非造士之書也學者求經當自近者始學得詩然後學書學得書然後學禮三者備春秋其通矣故詩書執禮子所雅言春秋罕言以此

鶴山李明復春秋集義序曰春秋由懼而作書成而亂賊懼亂賊

蓋陷溺之深者而猶懼焉則人性固不相遠也其

說本於呂成公講義元圻案經義考呂氏禮謙春秋講義一卷存黃震曰成公講義亦少年之作但不至

如博議之太刻耳汪藻作張根春秋指南序曰彼亂臣賊子者豈曉然知道理之人哉一見春秋而知懼焉非懼聖人之書也懼天下是排之公也

書尹氏卒案隱公三年左傳作君氏此從公穀此尹氏立王子朝之始也

二十三年書齊崔氏出奔衛宣公十年此崔杼弑其君之始也

二十比事觀之履霜堅冰之戒明矣聖人絕惡於未

萌必謹其微何云迂遠無當。元圻案公羊隱三年傳其稱尹氏何

世弑其君。王氏此條元程端學春秋本義引之。石林春秋傳曰尹氏卒

貶世卿也春秋之世內諸侯之嗣有如尹氏者其後卒以擅立君諸侯之大

夫世爵有如齊崔氏者其後卒以弑君故尹卒以氏書崔氏行出奔以氏書

以為是世卿者所為故各因其事一見法焉。

薛士龍春秋旨要序謂先王之制諸侯無史天子有

外史掌四方之志而職於周之太史隱之時始更

魯歷案魯歷書錄解題作周歷而為魯史諸侯之有史其周之衰乎

費誓秦誓列於周書甘棠韓奕編之南雅烏在諸

侯之有史也晉乘始於殤叔秦史作於文公史記秦本紀文

公十三年初有史以紀事民多化者王室之微諸侯之力政焉爾文在浪語集卷三十

止齋後傳因之朱文公錄以為諸侯若無史外史

何所稽考而為史古人生子則問史書之見禮記內則問

尚有史况一國乎原注愚謂酒誥曰矧太史友內史友則諸侯有

制也。元圻案陳氏傳良春王正月傳曰古者諸侯無私史有邦國之志則

小史掌之而藏周室魯人所謂周人御書晉人所謂宰有之二子董之晉于

是有董史者也是故費誓繫于周書漢汝江沈至於譚大夫下國之詩皆編

入于南雅自三史作而國自為史矣自注本常州先生薛氏楊氏簡春秋

解自敘呂氏大圭春秋或問亦從薛常州說隋書經籍志云古者天子諸

侯必有國史以紀言行夏殷以上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周則太史小史內史

外史分掌其事而諸侯之國亦置史官書錄解題春秋經解十二卷指要

二卷知常州永嘉薛季宣士龍撰其序專言諸侯無史季宣博學通儒

不事科舉陳止齋師事之黃氏仲炎春秋通說一荀悅亦云古者天子

諸侯有事必告於廟廟有二史

春秋日食三十六有甲乙者三十四歷家推驗精者

不過二十六原注有日朔者二十六以周歷考之唐一行得二

十七原注朔本朝衛朴得三十五獨莊十八年三月

古今算不入食法閩按春秋三十六日食有誤五為三者莊公十

八年僖公十二年是有誤三為二者文公元年

九

是有誤十為七者宣公八年是有誤九為六者昭公十七年是有以後月作前月不應閏而閏先時者隱公三年桓公三年十七年莊公二十五年三十五年是有以前月作後月應閏而不閏後時者宣公十七年成公十七年襄公十五年二十七年昭公十五年定公十二年至僖公十五年五月之交宜在四月然乃亥時月食非日食何誤至此蓋史失其官閏餘乖次從古未有過於春秋之世則難信亦未有過春秋之書者也 衛朴以莊公十八年三月獨不入食法不知法推是歲五月壬子朔申時日食元史郭守敬曰蓋誤五為三也是也詳見余潛邱劄記○元圻案漢筆談十八淮南人衛朴精於歷術一行之流也春秋日食三十六諸歷通驗密者不過得二十六唯一行得二十七朴乃得三十五唯莊公十八年一蝕今古算皆不入蝕法疑前史誤耳自夏仲康五年癸巳歲至咸寧六年癸丑凡三千二百一年書傳所載日蝕凡四百七十五眾歷考驗雖各有得失而朴所得為多

漢日食五十三後漢七十二唐九十三歷法一百七

十三日有餘一交會葉此隱公三年正義文然春秋隱元年至哀

二十七年凡三千一百五十四月唯三十七食是

雖交而不食也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二十四年

七月八月頻食是頻交而食也原注漢高帝三年十月十一月亦頻食 閩按比月頻食

此理所無者歷家如姜夔一行皆言之鑿鑿不必西法為然余嘗意襄公二十一年二十四年之前必有某公某年為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者又有為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者脫其簡於彼而錯其簡於此事固有之理或一解秦雲九頰以為然○元圻案隱公三年左傳注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小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正義曰戰國及秦歷紀全差漢來漸候天時始造其術劉歆三統以為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而日一食空得食日而不得加時漢末會稽都尉劉洪作乾象歷始推月行遲疾求日食加時後代脩之漸益詳密今為歷者推步日食莫不符合但無頻月食法故漢興以來殆將千歲為歷者皆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始一交會未有頻月食者今頻月而食乃是正經不可謂之錯誤也注不能定故未之言又襄二十四年左傳正義劉炫曰漢末以來八百餘載考其注記都無頻月日食之舉計天道轉運古今一也但其字則變古為篆改篆為隸書則練以代簡紙以代縑傳寫致誤失其本真也

西疇崔氏全云涪陵崔子方彥直曰春秋桓四年七年無秋冬定十

四年無冬桓十七年案十七當作十四 閩何本俱誤作七書夏五而闕其月

莊二十二年書夏五月而闕其事僖二十八年書

壬申而不繫之月，桓十年書五月而不繫之夏，昭十二年書十二月而不繫之冬，郭公仲孫忌與凡

日食而不繫朔與日者，皆闕也。元折案桓公四年杜注國史之記必書年以集此公之事

書首時以成此年之歲故春秋有空時而無事者，今不書秋冬首月，史闕文他皆放此。宋趙氏鵬飛春秋經筌，桓四年七年無秋冬闕文也，何休附會以為桓無王故貶去二時，此妄說也。十二公之中，惟桓一公最多闕文，五年春正月甲戌之下闕事，并甲戌已丑書陳侯鮑卒，十二年十一月一月之中

兩書丙戌十四年夏五闕月，十月日食闕日。書錄解題春秋經解十六卷本例，例要一卷，涪陵崔子方彥直撰，紹聖中罷春秋取士，方三上書乞復之不報，遂不應進士舉。黃山谷稱之曰六合有佳士，曰崔彥直，其人不游諸公，然則其賢而有守可知矣。經義考崔氏經解佚本例例要存。案今本題曰西疇居士春秋本例共二十卷，書錄作一卷，誤也。王氏所引不見於本例，蓋經解之文。西疇之說元程端學春秋本義引之。

孟子題辭案趙岐作仲尼有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

事之深切著明也。太史公自序聞之董生曰子曰

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

繁露俞序篇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為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正義云此春秋緯文

愚謂緯書起哀平間董生時未有之，蓋為緯書者

述此語耳。元折案隋書經籍志孟子十四卷趙岐注後漢書趙岐傳岐字邠京兆長陵人也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

多所述作著孟子章句三輔決錄傳於時。程子曰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惟言其法至斷例則始見法之用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故曰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而著明。

公矢魚于棠。案隱公五年公穀經文俱作觀魚此從左傳。朱文公類語曰據傳曰則

君不射是以弓矢射之如漢武親射蛟江中之類

按淮南時則訓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射魚

則左氏陳魚之說非矣。全云左氏之陳魚則竭澤淮南之射魚則取其大者畢竟不同至其云則君不

射之射恐是不射其利耳。元折案漢書武帝紀元封五年冬行南巡狩至於盛唐望祀虞舜于九嶷登瀛天柱山自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葉石林春秋攷五古者祭必親射牲故各因四時之田而取之臧僖伯始言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于農隙以講武事未言鳥獸之肉不登于俎及革齒

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于農隙以講武事未言鳥獸之肉不登于俎及革齒

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于農隙以講武事未言鳥獸之肉不登于俎及革齒

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于農隙以講武事未言鳥獸之肉不登于俎及革齒

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則公不射射之為言蓋矢也豈隱公本以觀魚不因于狩而假射牲以為之名乎則觀正當作矢不當言陳黃氏仲炎春秋通說一後世如秦始皇幸瑯琊候大魚出射之漢武帝射蛟江中皆魯隱之為也朱竹垞曰俞成宋慶歷中著螢雪叢談謂以矢為觀非也引周禮矢其魚鼈而食之直作射解

春秋正月書王者九十二二月書王者二十有三三

月書王者一十九原注元年不以有事無事皆書王何休謂二月三月

皆有王者以存二王之後原注二月殷之正月三月夏之正月先儒以為

妄元圻案孫氏復春秋尊王發微隱公三年春王二月說曰羣公之年正月書王者九十二二月書王者二十三三月書王者一十七春秋之法唯

元年不以有事無事皆書王正月餘年事在正月則書正月事在二月則書

二月事在三月則書三月王氏與孫氏之說互異以書王之月總數計之

王氏共得一百三十四孫氏共得一百二十九今春秋經公穀止於哀公十

四年書王之月共得一百三十四與王氏總數合蓋通志堂所稱尊王發微文

有脫誤可藉以校正伊川程子經說事在二月則書二月事在三月則

書三月無事則書時書首月隱公三年公羊傳注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

月殷之正月三月夏之正月也王者存二代之後使統其正朔所以尊先聖

通三統左傳隱公元年正義曰服虔亦云孔子作春秋於春每月書王以

統三王之正謂周室之臣民尊夏殷之舊主每月書王敬奉前代撥之人情

未見其可祀宋不奉周正周人悉尊夏殷則是重過去而忽當今尊二國而

慢時主其為顛倒不亦甚乎

紀侯大去其國莊公四年陳齊之全云字長方王信伯弟子謂聖人蓋生名之

之名本劉質夫向云國滅身竄故從卒例亦復近理質夫名絢程

藥大膠東莒人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漢書漢武帝紀今遣博士大等六

人分循行天下師古曰褚大也儒林傳有蘭陵褚大經義考陳氏長方

春秋傳侯張昶曰長方字齊之其先長樂人居吳中步里紹興間以進士終

江陰軍教授胡氏寧曰伊川先生以大者紀侯之名罪其不能死社稷也

魯哀公問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實霜不殺

菽何為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

宜殺而不殺桃李冬實天失道草木猶犯干之而

况於人君乎此韓非書所載也此內儲說上篇文以魯論焉用

殺之言觀之恐非夫子之言也法家者流託聖言

以文其峭刻耳胡文定公春秋傳取之未詳其意

何云夫所謂焉用殺者蓋以上失其道蚩蚩之民罹于刑辟當以教化先之先之非縱捨姦慝宜殺而不殺也舜攝位而四凶伏其辜孔子攝相七日而誅少正卯殺一人而生千萬人何嘗非惟辟作威之道而迂儒以法家稱非

故疑之乎又云非之言自不足據○元所案公羊經文僖公三十三

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左傳穀梁傳皆作十月定公元年十月實霜殺

菽三傳同今韓非子云冬十二月實霜不殺菽合二事而一之足證其說之無稽

沙隨春秋例目云有蜮莊十年或者隸古春秋作有蜮爾

雅食葉蟻音特原注爾雅蜚蠊蟻即負蠶臭蟲劉歆曰負蠶誤矣江

休復雜志唐彦猷有葛本山海經說蜚蠊處淵則涸行木

則枯疑春秋所書即此物若是負蠶不當云有謂之多可也○元所案呂氏

春秋任地篇又無螟蟻高誘注蟻或作蝻食心曰螟食葉曰蟻兗州謂蟻為

蝻音相近也邵學士晉滄爾雅釋蟲正義曰說文云蟻食苗葉者左傳疏

引李巡云食禾葉者言其假貸無厭故曰蝻也蟻通作蟻月令云仲夏行冬

今百蟻時起鄭註蝻蝗之屬是蝻蟻蟻一也劉敞春秋傳以為非中國之獸

未詳所據又曰蝻又名負蠶廣雅云負蠶蝻也孔穎達云本草曰蝻屬蟲也

然則蝻是臭惡之蟲害人衣物故左氏傳曰有蝻不為災亦不書也春秋經

傳皆云有蝻則此蟲一名蝻一名蠶蝻而舍人李巡皆云蝻蠶一名蝻非也

此蟲一名負蠶漢書及左傳詳多作負蠶以此下有草蟲負蠶故相涉誤耳

今案說文亦云蝻臭蟲負蠶也是蝻亦有負蠶之名也漢書五行志蝻劉

歆以為負蠶也性不食穀食穀為災介蟲之孽山海經東山經曰太山有

獸焉其狀如牛而白首一目而蛇尾其名曰蝻行水則竭行草則死見則天

下大疫經義考程氏迴春秋顯微例目宋志一卷佚

或非其罪當以教化

郎顛謂魯僖遭旱修政自勅時雨自降然春秋於僖

公初書雨已而書雩已而書大旱公之德衰矣按

晉表甫傳公羊有言魯僖甚悅故致旱此何休註也○元所案後漢書郎顛

傳顛字雅光北海安邱人也陽嘉二年顛詣闕拜章帝使對尚書顛對曰魯

僖遭旱修政自勅下鐘鼓之懸休繕治之官雖則不寧而時雨自降注春秋

考異郵曰僖公三年春夏不雨於是僖公憂問元服避舍釋更徯之通罷軍

寇之誅去苛刻峻文慘毒之教所蠲浮令四十五事雨大澍也僖三年六

今日得雨為喜更以累年災異為憂此可以言春秋矣

名不可不謹也春秋或名以勸善或名以懲惡衣鉞

一時薰猶千載東漢豪傑恥不得豫黨錮慕其流

芳也我朝鑄工之微不肯附名黨碑懼其播惡也

名教立而榮辱公其轉移風俗之機乎閣按鑄工安民李在甫長編作

李姓非余親至西安中碑林辨之集證邵氏聞見前錄常安民以鑄字為業崇寧二年蔡京又自書元祐姦黨為大碑頒于郡縣令刻石安民當鑄

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之罪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鑄安民二字

于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愧之王明清揮塵錄元江碑工李仲寧刻字甚工黃太史題其居曰琢玉坊崇寧初詔郡國刊元祐黨碑姓名呼使仲寧仲

寧曰小人家舊貧冀止因開蘇內翰黃學士詞翰遂至飽煖今日以為姦不忍下手議之者曰賢哉士大夫之所不及也○元所據後漢書皇甫規傳規

字威明安定朝那人也拜度遼將軍及黨事大起天下名賢多見染逮規雖為名將素譽不高自呂西州豪傑恥不得豫乃先自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

張奐是附黨也又臣昔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為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知而不問

公如京師成十三年非禮也晉楚可以言如京師不可以言

如於是朝覲之禮廢矣何云精義○元折案成十三年杜註伐秦道過京師因朝王胡氏傳曰如京

師見諸侯之慢也因會伐而行矣張氏洽集註曰春秋以諸侯事周之禮久闕而因行於伐秦之後若沒而不書是盡廢其僅存之禮也若書以為朝

于京師則是舉百年之隆典亦非其實也故書如京師而不言朝以見其行禮之不專趙氏鵬飛經筵曰凡諸侯相朝皆書如如公如晉如齊皆朝也

不曰朝而曰如尊天子也唯朝王則曰朝公朝於王所是也尊內則曰朝滕薛來朝是也

仲子之賄宰書其名成風之賄王不書天正三綱也

公羊氏乃有母以子貴之說謂之知春秋之義可

乎漢章帝不以尊號加於賈貴人晉明帝不以尊

號加於荀豫章君猶近古也元折案隱元年經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賄程子曰春

秋之時嫡妾僭亂聖人允謹其名分仲子繫惠公而言故正其名不曰夫人曰惠公仲子謂惠公之仲子妾稱也以夫人之禮賄人之妾不天亂倫之甚

也然春秋之始天王之義未見故不可去天而名咺以見其不天王臣雖微不名况於宰乎文五年經王使榮叔歸含且賄程子曰天王成妾母為



夫人亂倫之甚失天理矣不稱天義已明稱叔存禮也 劉原甫曰一則名  
其宰而見貶一則去其天以示譏 隱公元年公羊傳曰隱長又賢何以不  
宜立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何以  
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 後漢書皇后紀賈貴人南陽人建武末選入太子  
宮中元二年生肅宗而顯宗以為貴人帝既為太后所養專以馬氏為外家  
故貴人不登極位賈氏親族無受寵榮者及太后崩迺策書加貴人王赤綬  
安車一駟永巷宮人二百 晉書后妃傳豫章君荀氏元帝宮人也生明帝  
明帝即位封建安君至成帝咸康元年始別立廟於京都

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桓三年 荀子曰春秋善胥命程子胡

文定皆善之劉原父 春秋傳 以為自相命非正也止齋

亦以為相推長也於是齊僖稱小伯黎之臣子

命此伯者之始其末也齊魏會于徐州以相王 見事

史記魏世家襄王元年 霜凝冰堅其來漸矣 全云春秋之末

註徐廣曰徐今薛縣 於是齊景思更霸而牽率衛靈以伐晉 元所崇王氏此條本朱子語類

問於張洽之說 荀子大略篇不足於言者說過不足於信者誠言故春秋

善胥命而詩非屢盟其心一也 桓公三年公羊傳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  
乎相命近正也此其為近正奈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 程子胡傳皆善其  
不盟詎與公羊荀子同 劉氏敬傳曰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古者  
有方伯有州牧有卒正有連率命於天子正也諸侯有相命非正也齊太公  
之後東州之侯也衛康叔之後北州之侯也又意林曰時齊僖公自以為小  
伯而狄人迫逐黎侯黎之臣子亦以方伯連率之職責衛宣公故此胥命者  
以方伯之事自相命也 張氏洽春秋集傳曰蒲之胥命正齊桓非命伯而  
專征之權與春秋謹書之志王命不行列國授霸從此階也下逮戰國諸侯  
欲稱王則齊魏會于笠澤以相王秦昭王欲稱帝則使人致東帝于齊僭竊  
交私百準一揆故知胥命者春秋謹書霸政禮命之始也 朱子語類自相命  
而至於相王自相王而至於相帝勢必如此 國語及平王末而晉秦齊楚  
代興秦景襄於是乎取周土晉文侯於是乎定天子齊莊僖於是乎稱小伯  
楚蚡冒於是乎始啓濮 旄邱詩序狄人迫逐黎侯寓于衛衛不能脩方伯  
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

書郊九皆卜不吉 僖三十一年成十年 失時 成十七年九月定十五年

災 宣三年 則書之書大雩二十一皆在午未申之月

桓五年秋僖十一年秋八月十三年秋九月成三年秋七年秋襄五年秋八  
年秋九月十六年秋十七年九月二十八年秋八月昭三年八月六年秋九  
月八年秋十六年九月二十四年秋八月二十五年秋七月上 建已之  
辛大雩季辛又雩定元年九月七年秋是年九月十二年秋

常事不書

元圻案胡傳楊子曰天子之制諸侯庸節莫差於僭  
僭極矣聖人於春秋欲削而不存則無以志其失為後世戒悉書之乎則歲  
事之常有不勝書者是故因禮之變而書於策或以卜或以時或以望或以  
牲或以牛於變之中又有變焉者悉書其事桓五年秋大雩左傳書不時  
也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承過則書杜注龍見建巳之  
月程子曰大雩歲之常祀不能皆書也故因其非時則書之遇旱災則非  
時而雩書之所以見其非禮且志旱也

三書蒐於昭公之時兵權在大夫

昭八年蒐於紅十一年大蒐  
于比蒲二十二年大蒐于昌

再書蒐於定公之時兵權在陪臣

定十三年十四年大  
蒐于比蒲元圻案

劉氏啟春秋傳曰曷為不言公公不得與於蒐爾公曷為不得與于蒐三家  
者專魯而分之政令出焉公食焉爾家爾詳說蒐軍政也魯自宿意  
如盜竊兵柄舉國中卯卒乘皆為己之私有昭公不能君以是故也今嘉  
死陽虎繼亂三家之勢少戢正魯君可以有為之日而定公庸且弱苟安自  
前而不能為魯國深長慮兵柄可收而不能收公室自是無復興之望矣

定公六月即位而於春夏書元年

隱元年

正義謂漢魏以

來雖於秋冬改元史於春夏即以元年冠之因於

古也通鑑漢建安二十五年之初漢尚未亡即以

為魏黃初元年朱文公謂奪漢太速與魏大遽非

春秋存陳之意

何云是時昭公既薨不書元年則遂無君矣故定  
雖未即位而先以元年繫之又春秋之變例也漢

魏之事惟光武建武之元以六月即位可從此例以更改失政天下並望有  
君故也若延康黃初之予奪春秋之罪人也全云温公亦非奪漢與魏只  
是要書法一例其實書法何嘗不可變通○元圻案朱子與呂成公書曰温  
公舊例皆以後改者為正此殊未安如漢建安二十五年之初漢尚未亡今  
便作魏黃初元年奪漢太速與魏太遽大非春秋存陳之意恐不可以為法  
昭公九年公羊傳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穀梁傳火不志此何以  
志閔陳而存之也書錄解題編年類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目錄三十  
卷丞相温公河內司馬遷撰初嘗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傳體為志以卷  
以進神宗悅之遂命論次歷代君臣事迹起周威烈迄乎五代就秘閣置局  
神宗御製序賜名資治通鑑

春秋三書序

文十四年昭十  
七年哀十三年

而昭十七年有星孛於大辰

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史記天官書劉更生

封事云春秋彗星三見則彗孛一也晏子春秋齊

△△  
宿意如恐有誤字  
查本書作宿意如不  
誤

△△ 宿意如恐有誤字

零常事不書元圻案胡傳楊子曰天子之制諸侯庸節莫差於僭僭莫重於祭祭莫重於地地莫重於天諸侯而祭天其僭極矣聖人於春秋欲削而不存則無以志其失為後世戒悉書之乎則歲事之常有不勝書者是故因禮之變而書於策或以卜或以時或以望或以牲或以牛於變之中又有變焉者悉書其事桓五年秋大雩左傳書不時也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杜注龍見建巳之月程子曰大雩歲之常祀不能皆書也故因其非時則書之遇旱災則非時而雩書之所以見其非禮且志旱也

三書蒐於昭公之時兵權在大夫昭八年蒐於紅十一年大蒐于比蒲二十二年大蒐于昌

再書蒐於定公之時兵權在陪臣定十三年十四年大蒐于比蒲元圻案

劉氏啟春秋傳曰曷為不言公公不得與於蒐爾公曷為不得與于蒐三家者專魯而分之政令出焉公食焉爾家翁詳說蒐軍政也魯自宿意如盜竊兵柄舉國中即向卒乘皆為己之私有昭公不能君以是故也今蓋死陽虎繼亂三家之勢少戢正魯君可以有為之日而定公庸且弱苟安自前而不能為魯國深長慮兵柄可收而不能收公室自是無復興之望矣

定公六月即位而於春夏書元年隱元年正義謂漢魏以

來雖於秋冬改元史於春夏即以元年冠之因於

古也通鑑漢建安二十五年之初漢尚未亡即以

為魏黃初元年朱文公謂奪漢太速與魏大遽非

春秋存陳之意何云是時昭公既薨不書元年則遂無君矣故定雖未即位而先以元年繫之又春秋之變例也漢

魏之事惟光武建武之元以六月即位可從此例以更改失政天下並望有君故也若延康黃初之爭奪春秋之罪人也全云溫公亦非奪漢與魏只是要書法一例其實書法何嘗不可變通元圻案朱子與呂成公書曰溫公舊例皆以後改者為正此殊未安如漢建安二十五年之初漢尚未亡今便作魏黃初元年奪漢太速與魏太遽大非春秋存陳之意恐不可以為法昭公元年公羊傳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穀梁傳火不志此何以志閔陳而存之也書錄解題編年類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目錄三十卷丞相溫公河內司馬光撰初光嘗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傳體為志以卷以進神宗悅之遂命論次歷代君臣事迹起周威烈迄乎五代就秘閣置局神宗御製序賜名資治通鑑

春秋三書字文十四年昭十七年哀十三年而昭十七年有星字於大辰

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史記天官書劉更生

封事云春秋彗星三見則彗字一也晏子春秋齊

景公睹彗星使伯常騫禳之晏子曰彗又將出彗

星之出庸何懼乎則彗之為變甚於彗矣原注齊有彗星見於

傳而經不書何云經不書益見彗小於彗矣集證漢文紀有長星出於

東方文穎曰彗字長三星其形象小異字星光芒短其光四出蓬蓬字字也

彗星光芒長參參如掃彗長星光芒有一直指或竟天或十丈或一丈二丈

無常也○元折案後漢書天文志上彗之為言猶有所傷害有所妨蔽所目

除穢而布新也注晏子春秋曰齊景公睹彗星使伯常騫禳之晏子曰不可

此天教也日月之氣風雨不時彗星之出天為民之亂見之又一日景公見

彗星出而泣晏子問之公曰寡人聞之彗星出其所向之國君當之今彗星

出而向吾國我悲是以悲晏子曰君之行義固應無德於國穿陂池則欲其深

以廣也為臺榭則欲其高且大也賦斂為奪誅戮如仇讐自是觀之彗又將

出彗星之出庸何懼乎果如晏子之言彗之與彗相似匪同史記齊世家

亦載晏子之語字作弟今本晏子春秋內篇諫上景公睹彗星召伯常騫

使禳去之晏子曰此天教也彗星之出天為民之亂見之故詔之效祥以戒

不敬令君若設文而受諫諷聖賢人雖不去彗星將自亡今君嗜酒而并于

樂政不飾而寬於小人近讒好優惡文而疏聖賢人何暇在彗弟又將見矣

又外篇記彗者二其文皆與後漢書所引晏子不同王氏此條據章懷注

星字東方哀十三在於越入吳之後哀十三彗見西方史

六國表秦在衛鞅入秦之前天之示人著矣元折案綱目周顯王

八年彗星見西方衛公孫鞅入秦

齊桓之將興也恒星不見星隕如雨晉文之將興也

沙鹿崩自是諸侯無王矣晉三大夫之命為侯也

九鼎震自是大夫無君矣人事之感天地為之變

動故董子對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元折案呂氏集解莊

七年恒星不見云云襄陵許氏曰王運將終而霸統方起之祥也又僖十四

年沙鹿崩許氏曰恒星不見星隕如雨齊桓之祥也沙鹿崩晉文之祥也齊

桓將興而天文墮晉文將興而地理決王道之革也史記周本紀威烈王

晉自武獻以來以詐力彊其國故傳曰晉人虎狼也

文十晉人無信僖三十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宣十春秋

書晉人納捷留于邾弗克納晉士句帥師侵齊至

穀聞齊侯卒乃還此孟子所謂彼善於此者君子  
與之義理之在人心不可泯也剥之上九一陽尚  
存春秋之作見人心之猶可正也元折案文十四年公羊傳曰非吾力不能納也  
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弗克納也陸氏微旨中趙氏  
曰弗克納言失之於初而得之於末也傳聞於師曰據三傳之說晉師皆有  
名氏則必非微者矣書曰人何也曰廢置諸侯王者之事人臣專之罪莫大  
溥書馮琦宋史紀事本末三宗之復後曰德為宋敵金為宋仇敵者可以存可以  
亡者也仇者可以亡必不可以存者也八陵之辱二帝之慘懷而不報者百餘年  
矣會有可乘雖死不顧必欲整宣和之海上而忘靖康之北狩凡為君子其誰  
堪之救滅金之役正也三宗之復亦正也其復而不果者失在進之大速守  
之不固非盡始謀者過也

邢有狄難已遷於夷儀三國之師城邢俾反其國都

原之亡以女真女真之將亡也吾國又不監宣和  
而用夾攻之策不知春秋之義也全云端平之禍不在夾攻而在妄取三京或云

元人志在盡吞天下即無入洛之師未必不觀粵而動曰果爾則雖不夾攻  
而元於滅金之後亦自加兵於宋况女真之讐必無不報之理○元折案左  
傳成七年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於晉吳始伐楚  
伐巢伐徐子重奔命吳語楚申包胥使於越越王句踐問焉曰吳國為不  
道求殘我社稷宗廟以為平原弗使血食吾欲與之傲天之衷請問戰吳以而  
可包胥曰夫戰知為始仁次之勇次之越王曰諾乃召五大夫曰王孫色胥  
既命孤矣通鑑唐紀德宗貞元四年吐蕃發兵將寇西川亦發雲南兵雲  
南內雖附唐外未敢叛吐蕃亦發兵屯於瀘北韋臯知雲南計方猶豫乃為  
書遺雲南王敘其叛吐蕃歸化之誠使東蠻轉致吐蕃吐蕃始疑雲南遣兵  
屯會川以塞雲南越蜀之路雲南怒引兵歸國由是雲南與吐蕃大相猜阻  
歸唐之志益堅吐蕃失雲南之助兵勢始弱矣貞元十年吳牟尋龍擊吐蕃  
大破之取十六城遣使來獻捷請復南詔號宣宗大中十三年南詔酋龍稱  
皇帝國號大理遣兵陷播州懿宗咸通元年南詔攻邕州陷之四年陷交趾  
五年寇雋州寇邕州十年陷嘉州十一年攻成都岳珂程史九宣和將伐  
燕用其降人馬植之謀由登萊航海以使於女真約盡取遼地而分之子女  
玉帛歸女真土地歸我續通鑑徽宗宣和九年金主遣李善慶女真散觀  
持國書來脩好詔蔡京等論以夾攻遼之意七年遼亡欽宗靖康元年金師  
陷京城又理宗紹定五年時與蒙古兵合圍汴京蒙古再遣王楙來京湖議  
夾攻金史嵩之以聞朝臣皆以為可遂復讐之舉獨趙范不喜曰宣和海  
上之盟厥初甚堅迄以取禍不可不鑒帝不從命嵩之報使許之明張

邢有狄難已遷於夷儀三國之師城邢俾反其國都

穀聞齊侯卒，乃還。此孟子所謂彼善於此者。君子與之義理之在人心，不可泯也。剝之上九，一陽尚存，春秋之作，見人心之猶可正也。元折案文十四年公羊傳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弗克納也。陸氏微旨中，趙氏曰：弗克納言失之於初，而得之於末也。得聞於師曰：據三傳之說，晉師皆有名氏，則必非微者矣。書曰：人何也？曰：廢置諸侯王者之事，人臣專之，罪莫大焉。夫子善其聞義能徙，故為之諱也。襄十九左傳聞喪而還禮也。公羊傳大其不伐喪也。

列國之變，極於吳越。通吳以疲楚者，晉也。成七年，臣之為也。通越以撓吳者，楚也。事詳國語。春秋於是終焉。唐以南詔攻吐蕃，而唐之亡以南詔。本朝以女真滅契丹，而中原之亡以女真。女真之將亡也，吾國又不監宣和而用夾攻之策，不知春秋之義也。全云：端平之禍不在夾攻而在妄取三京，或云。

元人志在盡吞天下，即無入洛之師，未必不觀釁而動。曰：果爾，則雖不夾攻而元於滅金之後，亦自加兵於宋。况女真之讐，必無不報之理。○元折案左傳成七年，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於晉。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吳語：楚申包胥使於越，越王句踐問焉，曰：吳國為不道，求殘我社稷宗廟，以為平原，弗使血食。吾欲擊之，微天之衷，請問戰矣。以而可包胥曰：夫戰知為始，仁次之，勇次之。越王曰：諾。乃召五大夫，曰：王孫包胥既命孤矣。通鑑：唐紀德宗貞元四年，吐蕃發兵將寇西川，亦發雲南兵雲南內雖附唐，外未敢叛。吐蕃亦發兵屯於瀘北，韋臯知雲南計，方猶豫，乃為書遺雲南王，敘其叛吐蕃歸化之誠，使東蠻轉致吐蕃，吐蕃始疑雲南遣兵屯會川，以塞雲南趨蜀之路。雲南怒，引兵歸國，由是雲南與吐蕃大相猜阻。歸唐之志益堅。吐蕃失雲南之助，兵勢始弱矣。貞元十年，吳牟尋龍擊吐蕃，大破之，取十六城。遣使來獻捷，請復南詔號。宣宗大中十三年，南詔酋龍稱皇帝，國號大理，遣兵陷播州。懿宗咸通元年，南詔攻邕州，陷之。四年，陷交趾。五年，寇雋州，寇邕州。十年，陷嘉州。十一年，攻成都。岳珂程史：九宣和將伐燕，用其降人馬植之謀，由登萊航海，以使於女真，約盡取遼地而分之。子女玉帛歸女真，土地歸我。續通鑑：徽宗宣和九年，金主遣李善慶、女真散觀持國書來，脩好。詔蔡京等論以夾攻遼之意。七年，遼亡。欽宗靖康元年，金師陷京城。又理宗紹定五年，時與蒙古兵合圍汴京，蒙古再遣王楙來京湖議夾攻金，史嵩之以聞。朝臣皆以為可遂復讐之舉，獨趙范不喜，曰：宣和海之上盟，厥初甚堅，迄以取禍，不可不鑒。帝不從。命嵩之報使許之。明張

邢有狄難，已遷於夷儀。三國之師城邢，俾反其國都。

故列三國稱師以著其功傳元年淮夷病杞方伯不能  
斥逐蠻夷使杞人安其都邑乃城緣陵使遷故書  
諸侯而不列序傳十年狄入衛踰年齊侯方城楚邱以  
處文公故但書城楚邱而不著其城之者傳三年書愈  
略者功愈降也沙隨程氏云元圻案春秋僖公元年春齊師  
月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僖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傳諸侯城緣  
陵而遷杞馬不書其人有闕也正義曰元年齊師宋師曹師城邢傳稱具邢  
器用而遷之師無私馬故具列三國之師詳其文以美之也今此總云諸侯  
不具書其所城之人為其有闕也故總言諸侯以譏之僖二年春王正月  
城楚邱胡傳桓公帥諸侯城之而封衛也不數桓公不與諸侯專封也  
氏集解曰先儒以謂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夫所謂專封者以此地界此人  
則謂之專封固不可也如同時諸侯有相滅亡天子不能令有伯不能救天  
下諸侯力能救而復之則是蹈仁而踐義也而以為專封是嫂溺援之以  
手而以為罪也析義最精經義考程氏迴春秋傳宋志二十卷佚

齊桓之霸自盟于幽莊十至會于淮僖十凡十有二會而

孔子稱九合諸侯繼序按周秦漢魏以九合諸侯對一匡天下者

匡天子句證之周語又云一合諸侯者又證之左傳有云再合諸侯三合大  
夫者知與富辰所云糾合宗族展喜所云糾合諸侯不同也但管子國語云  
乘車之會三史記云乘車之會六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有一均與劉氏  
論語參差而鄭康成韋昭范甯顏師古陸德明司馬貞亦各以意說

意林曰始于幽終于淮合者九崔氏曰道其不以

兵車而已莊十六年九國盟于幽二十七年五國

又盟于幽僖元年六國會于榑二年四國盟于貫

五年八國會王世子于首止七年五國盟于甯母

八年五人與七國會于洮九年宰周公與七國會

于葵邱十三年七國會于鹹凡九合諸侯也杜邱

之盟僖十年陽穀之會僖二年淮之會蓋有兵車矣  
繼序按洮

穀梁傳有明文陽穀是衣裳范甯注有明文西胡氏通旨曰桓公  
疇失考○案崔西疇此說黃氏日抄九引之

戴字誤止

霸四十二年會盟凡二十有一獨稱九合舉衣裳  
 之會爾穀梁傳衣裳之會十有一論語疏謂不取  
 北杏及陽穀為九史記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  
 其說不同朱文公謂九春秋傳作糾展喜搗師之  
 詞云爾方樸山云若以九為糾則未可概曰不以兵車矣况九糾通用  
 他亦無証序按莊子禹九雜天下之川九糾亦有通用者  
 故朱子註楚辭亦破九為糾集證曰論語釋文史記云兵車之會三乘車  
 之會六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一范甯註云十三年會北杏又會柯十四年  
 會鄆十五年又會鄆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榿二年會賈  
 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母凡十一會鄭不取北杏及陽穀為  
 九也魏按今本穀梁注十三年下無又會柯有僖九年會葵邱皇邢疏所引  
 皆同胡氏通旨因之然鄭康成注論語亦有柯無葵邱則釋文所引范甯注  
 當有所本李氏韶世紀序晉伯文紀云桓公會不邇三川盟不加

王人

案國語西周三川皆震注涇渭汭也 僖公五年經夏公及齊侯宋  
 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於首止秋八月諸侯盟于首  
 止註聞無異事復稱諸侯者王世子不盟故也王之世子尊與王同齊桓行  
 霸翼戴天子尊崇王室故殊貴世子 宋高氏閱集註曰此復舉諸侯者尊

王世子不敢與之盟也會者辨上下之禮修和好之道而王世子與焉猶之  
 可也盟者以不相信也若王世子亦與焉則是以所不信者加之王世子與  
 約束諸侯無異故齊侯不敢盟世子而與諸侯自盟諸侯自盟所以定世子  
 也 僖公八年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公羊  
 傳曰王人者何微者也曷為 文公會畿內盟于虎矣 僖公三十八  
 年傳王人虎  
 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

盟諸侯於王庭二十九年經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  
 泉註翟泉今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 程子曰晉文連年會盟皆在王畿  
 之側而此盟復迫王城又與王人盟強  
 逼甚矣故詳公諸侯貶稱人惡之大也桓公寧不得鄭不納子

華事見僖七  
 年左傳懼其獎臣抑君文公則為元咺執衛侯

矣事見僖二十  
 八年經傳此夫子所以有正譎之辨元折案經義考胡氏  
 寧春秋通書宋志一

卷未見吳萊後序曰胡氏正傳三十卷傳外又有總貫條例證據史傳之文  
 二百餘章子寧集之名曰春秋通旨 李琪春秋王霸列國世紀編自序琪  
 少竊妄意敘東周十有四王之統合齊晉十有二伯之目舉諸侯數十大國  
 之系皆世為之紀不失全經之文略備各代之實猶子韶為之補續其未成  
 黃虞稷曰琪字孟開吳郡人仕國子司業書成於嘉定辛未

春秋繁露曰春秋甚幽而明無傳而著此竹林  
 篇文又曰易



無達吉何云吉疑作占 集證按說苑奉使篇引傳曰詩無通義詩無

達詰春秋無達例閣按今繁露 例兩作辭陸農師稱之 又曰不由

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此俞序 攻媿 樓鑰說謂

真得夫子心法元圻案陸農師答崔子方書曰夫經一而足春秋之 傳不係舊史存否何如若聖人作經又待魯史而傳

是二而足也故曰春秋甚幽而明無傳而著其設方立例不可以一方求亦 不可以多方得譬如天文森布一衡一縮各有條理久視而益明易曰化而

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豈獨易也哉故曰詩無 達詰易無達吉春秋無達例要在變而通之耳 樓攻媿繁露後序曰仲舒

對策為古今第一余竊謂惟仁人之對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 功又有言曰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此類非一是皆真得吾夫子

之心法蓋深於春秋者也 春秋繁露注見卷五十八頁 錄中 卷中 書曰十卷 繁露注 卷五十八頁 錄中 卷中 陸因細春秋後傳三卷未見

董仲舒春秋決獄其書今不傳太平御覽載二事其 一引春秋許止進藥其一引夫人歸于齊通典載

一舉引春秋之義父為子隱應劭謂仲舒作春秋 決獄二百三十三事 原注隋唐志十卷案應劭語 今僅見

三事而已 閣按藝文類 聚亦載一事 御史中丞眾議薛况之罪孔季 彥斷梁人之獄 集證按北堂書鈔聽訟門引孔叢子梁人娶後妻

當以大逆論季彥曰昔文姜與弑魯桓春秋去其姜氏絕不 為親禮也且手殺重子知情是子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 皆以春秋

合於經誼終軍之詰徐偃則論正而心刻矣呂步 舒使治淮南獄窮驗其事蓋仲舒弟子不知其師

書者也公孫宏以春秋之義繩臣下 見漢書 刑法志 張湯請 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 傳 是以春秋為

司空城旦書也胡文定公曰春秋立法謹嚴而宅 心忠恕斯言足以正漢儒之失 原注鹽鐵論文學曰呂步 舒弄口而見戮 閣按文

心忠恕斯言足以正漢儒之失 原注鹽鐵論文學曰呂步 舒弄口而見戮 閣按文

心忠恕斯言足以正漢儒之失 原注鹽鐵論文學曰呂步 舒弄口而見戮 閣按文

心忠恕斯言足以正漢儒之失 原注鹽鐵論文學曰呂步 舒弄口而見戮 閣按文

心忠恕斯言足以正漢儒之失 原注鹽鐵論文學曰呂步 舒弄口而見戮 閣按文

心忠恕斯言足以正漢儒之失 原注鹽鐵論文學曰呂步 舒弄口而見戮 閣按文

心忠恕斯言足以正漢儒之失 原注鹽鐵論文學曰呂步 舒弄口而見戮 閣按文

心忠恕斯言足以正漢儒之失 原注鹽鐵論文學曰呂步 舒弄口而見戮 閣按文

心忠恕斯言足以正漢儒之失 原注鹽鐵論文學曰呂步 舒弄口而見戮 閣按文

學當作丞相史。元圻案太平御覽六百四十載董仲舒決獄曰甲乙與丙爭言相鬪丙以佩刀刺乙甲即以杖擊丙誤傷乙甲當何論或曰毆父也當梟首論曰臣愚以父子至親也聞其鬪莫不有怵悵之心扶伏而救之非所以欲誅父也春秋之義許止父病進藥於其父而卒君子原心赦而不誅甲非律所謂毆父不當坐案甲乙與丙甲下疑脫父字又曰甲夫乙將船會海颶風船沒溺流死亡不得葬四月甲母丙即嫁甲欲時何論或曰甲夫死未葬法無許嫁以私為人妻當棄市議曰臣愚以為春秋之義言夫人歸于齊言夫死無男有更嫁之道也婦人無專制擅恣之行聽從為順嫁之者歸也甲又尊者所嫁無淫之心非私為人妻也明於決事皆無罪名不當坐通典六十九卷卷末為後後自生子議云東晉成帝咸和五年散騎侍郎賀喬妻于氏上表云董仲舒時有疑獄曰甲無子拾道旁棄兒乙養之以為子及乙長有罪殺人以其狀語甲甲藏匿乙甲當何論仲舒斷曰甲無子振活養乙雖非所生誰與子之詩云螟蛉有子螺贏負之春秋之義父為子隱甲宜匿乙詔不當坐又一事曰甲有子乙以乞丙乙後長大而丙所成育甲因酒色謂乙曰汝是吾子乙怒杖甲二十甲以乙本是其子不勝其忿自告縣官仲舒斷之曰甲能生乙不能長育以乞丙於義已絕矣雖杖甲不應坐案通典本二事厚齋因同為于氏所引故以為一事也否則傳刻時誤二為一并誤四為三也漢書薛宣傳哀帝初博士申咸給事中毀宣不供養行喪服不宜列朝省宣子况數聞其語賊客楊明欲令創成面目使不居位會司隸缺况恐咸為之遂令明遮所咸宮門外斷鼻脣身創事下有司御史中丞等奏况疑咸受修言修宣之弟臣毀謗宣知咸給事中恐為司隸舉奏宣而公令明遮切宮闕要遮創戮近臣不與凡民忿怒爭鬪者同

臣聞敬近臣為近主也禮下公門式路馬君畜產且猶敬之春秋之義意惡功遂不免於誅上浸之源不可長也况首為惡明手傷功意俱惡皆大不敬明當以重論及况皆棄市廷尉直臣為律曰鬪且傷人完為城旦其賊加罪一等與謀者同罪傳曰遇人不忌義而見疵者與疇人之罪鈞惡不直也威厚善修而數稱宣惡不可為直况臣故傷咸計謀已定後聞置司隸因前謀而趨明非以恐咸為司隸故造謀也本爭私變雖於掖門外傷咸道中與凡民爭鬪無異今臣况為首惡明手傷為大不敬公私無差春秋之義原心定罪原况以父見謗發忿怒無它大惡陷死刑恐非法意明當以賊傷人不直况與謀者皆罰減完為城旦上臣問公卿議臣丞相光大司空師丹臣中丞議是自將軍以下至博士議郎皆是廷尉况竟減罪一等從敦煌又終軍傳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風俗偃矯制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還奏事張湯劾偃矯制大害法至死偃臣為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顯之可也詔下軍問狀軍詰偃曰古者諸侯國異俗分百里不通時有聘會之事安危之勢呼吸成變故有不愛辭造命顯己之宜今天下為一萬里同風故春秋王者無外偃巡封域之中稱以出疆何也且鹽鐵郡有餘臧正二國廢國家不足以為利害而以安社稷存萬民為辭何也又詰偃膠東南近琅邪北接北海魯國西枕泰山東有東海受其鹽鐵偃度四郡口數田地率其用器食鹽不足以并給二郡邪將勢宜有餘而吏不能也何以言之偃矯制而鼓鑄者欲及春明種贍民器也今魯國之鼓當先具其備至秋乃能舉火此言與實反者非偃已前三奏無詔不惟所為不許而直矯作威福臣從民望干名譽此聖明所必加誅也枉尺直尋孟子稱其不可今所犯罪重所就者小偃自予必死而為之邪將幸誅不加欲以采名也偃窮詘服

漢書五行志使仲舒弟子呂步舒持斧鉞治淮南獄以春秋斷於外不請又董仲舒傳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圓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少彙未上主父偃侯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呂為大愚於是下仲舒吏史記酷吏張湯傳湯決大獄欲傳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史記儒林傳竇太后好老子書名轅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注徐廣曰司空主刑徒之官也駟案漢書音義曰道家以儒法為急比之於律令禮月令正義引鄭志獄夏曰鈞臺殷曰美里周曰圜土秦曰囹圄漢曰若盧魏曰司空說文獄司空也蕭山王緒蘭曰白孔六帖引決獄二事其一甲為武庫卒盜強弩弦一時與弩異處當何罪論曰兵所居比司馬關入者斃重武庫責精兵也弩彙機郭弦軸異處盜之不至盜武庫兵陳論曰大車無軌小車無軌何以行之甲盜武庫兵當彙市乎以上二論皆或說曰此下仲舒所斷雖與弩異處不得弦不可謂弩矢射不中與無矢同不入與無鏃同律曰此邊鄙兵所賊直百錢者當坐彙市其一君獵得鹿使大夫持以歸道見其母隨而鳴感而縱之君愠議罪未定君病恐死欲託孤幼乃覺之曰大夫其仁乎遇鹿以仁况人乎乃釋之以為子傳於議何如仲舒曰君子不廉不剛大夫不諫使持歸非也然而中感母恩雖廢君命縱之可也然則春秋決獄宋時猶有六事可致厚齋何以但云三事乎又曰朱竹垞經義考亦云藝文類聚有引決獄君獵得鹿一事今攷類聚卷六十六是引韓子孟孫獵得鹿事非引決獄蓋朱閣俱誤記六帖為類聚耳案經義考董子春秋決事十六篇漢志作公羊治獄七錄作春秋斷獄新舊唐書作春秋決獄崇文總目作春秋決事比

劉原父深於春秋然議郭后祔廟引春秋禘于太廟

用致夫人致者不宜致也且古者不二嫡當許其

號而不許其禮張洞非之曰按左氏哀姜之惡所

不忍道而二傳有非嫡之辭敬議非是然則稽經

議禮難矣哉元折案僖八年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左傳以夫人為哀姜公羊以為齊之媵女先至脅公使立為夫人者穀梁

以為言夫人而不以姓氏非夫人也立妾之辭也李仁甫長編一百九十

仁宗嘉祐四年月知制誥劉敞言伏聞禮官倡議欲祔郭氏於廟臣竊惑

之昔春秋之義夫人不薨於寢不赴於同不反哭於廟則不言夫人不稱小

君郭后之發雖無大罪然亦既廢矣及其追復也許其號而不許其禮且二

十餘年今一旦欲以嫡后之儀致之於廟恐其未安於春秋也禘於大廟用

致夫人致者不宜致也不宜致者以其不薨於寢不祔於姑也古者不二嫡

則萬世之後宗廟之禮豈庶子所能擅輕重哉禮官張洞駁議曰郭氏正位中官母儀天下無大過惡陛下閱其偶失謙恭旋復位號位號既復則益毋

相廟安得並傳况引春秋禘于太廟用致夫人之例據左氏則哀姜之惡所

不忍道考二傳之說復有非嫡之文以證本朝之事恐非其當若曰不薨於

寢不祔於姑則郭后之沒不得其所責當歸於朝廷死者何罪而始儼宸極

終不廟食耶張洞師事劉子望孫明復見石守道上范文正公書周益公

跋歐陽公與張洞書曰洞字仲通開封人晁无咎難助集有傳任潁州推官  
文忠實為守甚重之官至工部郎中

桓以許田賂鄭桓元宣以濟西田賂齊宣元身為不義而

以賂免取宋郟鼎桓二納莒僕寶玉文十八人欲橫流

天理滅矣末流之敝貨范鞅而昭公不入矣昭二十

竊寶弓而盜臣肆行矣定受女樂而孔子遂去矣

三叛人以邑來襄二十一年知利而不知義

矣孟子是以有不奪不廢之戒元所案呂氏春秋集解襄陵

鄭宣公既弑以濟西田賂齊夫負不義於天下則所藉以行者惟利而已是

以桓宣之計若出一軌桓二年胡氏傳曰弑逆之賊不能致討而受其賂器

公如京師者一成十朝王所者二案俱在僖二十八年時晉文以

卿大夫如京師者五僖三十年文元年八年其簡

如是而朝聘於大國史不絕書集證公如齊十二晉二十尊

卑之分不明強弱之力是視記禮者以魯為有道

之國道焉在哉元所案禮記明堂位是故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

九年南季桓四年渠伯糾五年仍叔之子八年家父莊二十三年祭叔僖三

十魯國公宣五年季子又錫命者三贈葬者四歸脹者一宋羅大經鶴林玉

露二春秋之時天王之使交馳於列國而列國之君如京師者絕少夫子謹

而書之固以正列國之罪而端本澄源之意其致責於天王者尤深矣唐之

衛人立晉隱四不稱公子者宣公淫亂此狄入衛之兆

也居中國去人倫變華而狄以滅其國東徙渡河

終不復還舊封詩以鶉之奔奔在定之方中之前

其戒深矣故於晉始立名之何云此論甚嚴恐亦未必允也

竊意州吁與晉其母皆賤故不

稱公子。全云晉孫庶母於未立之前，其不稱公子宜矣。元所案朱子詩集傳，衛齊有河北朝歌之東，淇水之北，百泉之南，其後不知何時，并得邯鄲之地。至懿公為狄所滅，戴公東徙，渡河，野處漕邑。文公又徙居楚邱。閔二年，狄入衛，胡氏傳曰：衛北州大國，狄何以能入乎？臣昔嘗謂河南劉爽曰：史氏記繁而志寡，如班固載諸王淫亂事，盡削之可也。爽曰：必若此言，仲尼刪詩如牆有茨，鷄之奔奔，桑中諸篇，何以錄於國風而不削乎？臣不能答。後以問楊時，曰：此載衛為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因是致於歷代。凡淫亂者，未有不至於殺身敗家而亡其國者。宋高氏閱春秋集注曰：晉桓公之弟先公之子于次，當立春秋不與其立而去其公子，以明先君之子孫苟不由天子之命，皆不可立也。蓋春秋別嫌明微，以晉有可立之理，故聖人特於疑似之間而發明不當立之義，亦足以備一解。

書狄入衛。閔二年書楚子入陳。宣十一年不忍諸夏見滅于夷狄。

故稱入焉。書吳入郢。定四年楚昭出奔，猶有君也。申包

胥求救，猶有臣也。故不言楚書於越，入吳。哀十三年國無

人焉，如升虛邑。故言吳。何云其意蓋深痛乎伯顏之入臨安也。然于春秋之旨亦密。○元所案書吳入

州來其懲子重子反之讒，慮貪憚以致禍乎。書楚人入郢，其懲莒之城惡而不為備乎。

禮樂自天子出，而獻六羽焉。非天子不制度，而稅畝

馬，故皆書曰：初。葉夢得傳曰：初謹始也。史記表於秦書初立西時

初，租禾初為賦，取法乎春秋。元所案隱公五年初獻六羽，公羊傳曰：譏初僭諸公也。天子八

偷諸矣。諸侯四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劉氏案魯僖公以前蓋未嘗舞六偷于羣公之廟，今立仲子廟。

又當下羣公疑於所舞，故問魯也。衆仲不知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因天子八偷遂兼稱諸侯六偷，致魯僭諸公之禮也。此春秋所以書其初也。

宣公十五年初稅畝。杜注：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復其餘畝，復十收其一。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秦襄公八年初立西時祠白帝，六國表：秦簡公七年

初未租秦孝公十四年初為賦。

陳同甫春秋屬辭公會戎于潛，公及戎盟于唐。隱二年

曰：聖人不與戎狄共中國，故中國不與戎狄共禮。

文齊侯使其弟年來聘。隱七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曰：諸侯以國事為家事，聖人以國事為王事。鄭

世子忽復歸于鄭桓十年許叔入于許桓十年曰不能大復

國于諸侯則力不足以君國不能復國于諸侯

則義不足以有國公如齊納幣莊二十年大夫宗婦覲

用幣莊二十年曰父子之大義不以夫婦而遂廢案杜預注公不

使卿而親納幣母喪未再春而圖會非禮也夫婦之常禮不以強弱而有加鄭

伯逃歸不盟僖五年鄭伯乞盟僖八年曰去就不裁於大義

則舉動無異於匹夫僖五年在傳正義釋例曰國君而逃師棄盟違其典禮棄其章服羣臣不知其謀社稷不

保其安此與匹夫逃竄無異故例在上曰也宋公會于孟戰于泓僖二十二年曰與

夷狄共中國者必不能與夷狄爭中國公羊傳二十一年

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強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以為之自我墮之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胡傳夫盟主者所以合天下之諸侯懷夷狄尊王室者也宋公欲繼齊桓之烈而與楚盟會豈懷夷狄尊王室

之義盟于翟泉僖二十年晉人秦人圍鄭僖三十年曰銳於合諸

侯者必有時而情工於假大義者必有時而拙晉

翟泉之會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鄭上年會溫朝王今一不預盟即加之兵晉秦同殺而不同心卒不能得志於鄭也狄圍衛衛

遷于帝邱僖三十一年衛人侵狄衛人及狄盟僖三十二年曰避

夷狄之兵以見小國之無策要夷狄之好以見中

國之無霸胡傳衛為狄所滅東徙渡河齊桓公攘夷狄封之而衛國忘亡今又為狄所圍避狄難也而中國衰微夷狄強盛衛侯不

能自強於政治晉文無却四夷安諸夏之功莫不見矣遂城虎牢襄二成鄭虎牢襄十曰公

其險於天下所以大霸者制敵之策陸氏春秋集傳微旨卷下淳聞於師曰諸

侯之大夫取他國之邑相與而城之非正也城虎牢可歸其險於一以安中國息征伐故聖人許之而不繫之於鄭也

國所以成霸者服叛之功蘇氏轍集解曰諸侯既成虎牢非鄭地矣而繫之鄭諸侯將服鄭而歸之

故致其城祀襄二十九年城成周昭二十三年曰大夫之於諸侯不

自嫌城祀之役合十大夫則列國之於王室何以辨穀梁傳天子微故諸

侯之大夫相率而城之胡傳不曰其發明經旨簡而當元折案

城京師而曰城成周與列國等矣書龍川集後曰同甫集有春秋屬辭三卷放今世經義破題乃昔人連珠急就之比而寄意尤深遠

晉語司馬侯曰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曰教

之春秋皆在孔子前所謂乘禱杙也魯之春秋韓

起所見昭二年左傳公羊傳所云不脩春秋也方樸山云左傳正義周禮釋言

之備矣元折案杜預春秋序正義按外傳申叔時司馬侯乃是晉楚之人其言皆云春秋不言乘與禱杙然則春秋是其大名晉楚私立別號

康節邵子學於李挺之全云李之才穆脩弟子先視以陸淳全云陸伯冲

春秋欲以表儀五經既可語五經大旨則授易終

焉此學自春秋而始也橫渠張子謂非理明義精

殆未可學說見性理拾遺朱子謂春秋乃學者最後事此學

至春秋而終也元折案柳宗元陸文通墓表吳郡陸先生質與其師友天水談助洎趙匡能知聖人之旨故春秋之信及

是而光明著春秋集注十篇辨疑七篇微旨二篇真西山讀書記春秋要指張子曰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為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朱子答魏元履書曰春秋前輩以為此學者最後一段事蓋非理明義精則止是較得失考同異心緒轉雜與讀史傳撫故實無以異

孫明復全云泰山先生孫復春秋總論曰周禮九命作伯得專征

諸侯孟子所謂五霸者伯也李泰伯常語司馬公

迂書皆用此說通鑑謂王案王闕本誤作霸無異道先

儒非之愚按五伯見左傳成二年杜氏注云夏伯

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國語史伯曰昆吾為夏伯矣大彭豕韋為

商伯以霸為伯可也而非孟子則過矣溫公疑孟曰堯舜湯武之於仁義也皆性

得而身行之也五霸則強焉而已假者文具而實不從之謂也文具邵子而實不從其國家且不可保况能霸乎雖久假而不歸猶非其有也

談助是是談助

自嫌城祀之役合十大夫則列國之於王室何以辨穀梁傳天子微故諸

侯之大夫相率而城之胡傳不曰其發明經旨簡而當元折案

城京師而曰城成周與列國等矣書龍川集後曰同甫集有春秋屬辭三卷放今世經義破題乃昔人連

珠急就之比而寄意尤深遠

晉語司馬侯曰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曰教

之春秋皆在孔子前所謂乘檣杙也魯之春秋韓

起所見昭二年左傳公羊傳所云不脩春秋也方樸山云左傳

之備矣元折案杜預春秋序正義按外傳申叔時司馬侯乃是晉楚之人

其言皆云春秋不言乘與檣杙然則春秋是其大名晉楚私立別號

康節邵子學於李挺之全云李之才穆脩弟子先視以陸淳全云陸伯沖

春秋欲以表儀五經既可語五經大旨則授易終

焉此學自春秋而始也橫渠張子謂非理明義精

殆未可學說見性理拾遺朱子謂春秋乃學者最後事此學

至春秋而終也元折案柳宗元陸文通墓表吳郡陸先生質與其師

是而光明著春秋集注十篇辨疑七篇微旨二篇真西山讀書記春秋要

指張子曰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為能知之非理明義

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朱子答魏元履書曰春秋

前輩以為此學者最後一段事蓋非理明義精則止是較得失考同異心緒

轉雜與讀史傳據故實無以異

孫明復全云泰山先生春秋總論曰周禮九命作伯得專征

諸侯孟子所謂五霸者伯也李泰伯常語司馬公

迂書皆用此說通鑑謂王崇王閣本誤作五今從何本霸無異道先

儒非之愚按五伯見左傳成二年杜氏注云夏伯

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國語史伯曰昆吾為

夏伯矣大彭豕韋為以霸為伯可也而非孟子則過矣溫公疑孟曰堯舜湯

春秋

山



於五霸取秦穆晉文齊桓楚莊

閩按社註五伯本服虔來見毛詩疏此三代之五伯也

集證按應劭風俗通五霸夏昆吾商大彭豸韋周齊桓晉文趙岐注孟子五霸謂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師古漢書注異姓諸侯王表五伯則從社預應劭之說同姓諸侯王表則又云齊桓宋襄晉文秦穆吳夫差白虎通存二說其後一說謂齊桓晉文秦穆楚莊吳闔閭顧寧人謂言三代之五伯當如杜氏之說言春秋之五伯當如趙氏之說列越王句踐而去宋襄○元折案李氏觀時江集卷三十二常語下或問自漢以來孰王孰霸曰天子也安得霸哉自王以上天子號也帝亦稱皇王亦稱帝霸諸侯號也霸之為言伯也所以長諸侯也豈天子所得為哉司馬溫公過書曰合天下而君之之謂王王者必立三公三公分天下而治之曰二伯一公處乎內皆王官也周衰二伯之職廢齊桓晉文糾合諸侯以尊天子天子因命之為侯伯修舊職也伯之語轉而為霸霸之名自是興自孟荀氏而下皆曰由王道而王由伯道而霸豈有二哉得之有淺深成功有小大耳讀史管見卷三漢宣帝甘露元年帝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司馬氏曰王霸無異道三代之隆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則謂之王天子微弱諸侯有能尊王室者則謂之霸皆本仁祖義任賢使能顧名位有尊卑德澤有深淺耳非若黑白甘苦之相反也王道霸雜正猶美玉之與砒砒不可同年而語也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今乃斷然著論謂王霸同途豈春秋之旨哉朱子綱目取胡氏之說即子觀物外篇下秦穆公有功於周能遷善改過為霸者之最晉文侯世世勤王遷平王於洛次之齊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又次之楚莊強大又次之宋襄公雖霸而力微會諸侯而為楚所執不足論也四庫全書

總目春秋類宋孫復春秋尊王發微十二卷考中興書目別有復春秋總論三卷今佚

錫桓公命

莊元年

葬成風王不書天

紫陸淳纂例啖助曰不稱天王寵篡弒以瀆三綱也與葬

成風引為夫人使妾並嫡無以異故其文一施之黃氏曰抄八孫氏曰不書天者脫之愚謂孫說是也豈有貶天子之禮桓四年七年注云去二時者桓公無玉而行天子不能誅故為貶又桓七年注云去二時者桓公

以快攻人君故貶左傳杜注以為史闕文他放此胡傳呂氏集解朱子皆從杜注此天法也不書即位名

天子之宰貶諸侯討大夫此王法也孟子謂天子

之事即子謂盡性之書胡文定謂傳心之要典也

元圻案即子觀物外篇下春秋皆因事而褒貶豈容人特立私意哉人但知聖人之筆削為天下之至公不知聖人之所以為公也如因牛傷則知魯之僭郊因初獻六羽則知魯僭八佾因新作雉門則知魯無雉門豈孔聖人有意於其間故曰春秋盡性之書也胡文定春秋傳序春秋乃史外傳心之要典於以反身日加脩省及其既久積善成德上下與天地同流自家型國措之天下

明天理正人倫莫深切於春秋三忠臣書及何云三忠臣書及嘉其能

與君共存亡也。○案桓二年宋孔父莊十二年宋仇牧傷而為義者十年晉荀息伊川經說人臣死君難書及以著其節

勸馬三叛人書名前注而不義者懼馬書克段隱元年許

止昭九年而孝弟行矣書仲子成風而綱常立矣前注書

郟鼎桓二年衛寶莊六年齊人來歸衛俘黃氏日抄曰齊人主兵伐衛故分俘獲於諸侯俘三傳皆作寶諸儒多從之胡氏援俘

厥寶玉為說合以經文為正而義利辨矣書遇于清隱四年左傳公與宋公會于稷桓

亂夏公及宋公遇于清清之遇不能討州吁弑君之罪而會于稷桓

宋公反聽州吁之言合陳蔡魯衛以伐鄭故書以示貶年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陳氏傳良後傳曰會未有言其為者其曰成宋

亂弑君之禍接迹於天下於是馬始也向也合五國之君大夫以定州吁而州吁訖於討今也合四國之君以立華督督遂而亂賊之黨沮矣

相宋莊弑君之禍接迹於天下四君為之也而亂賊之黨沮矣

宣之於仲遂定之於意如以私勞忘大誼不若叔孫

昭子遠矣晉文公以定襄王而請隧王弗許曰班

先王之制物以賞私德又曰余敢以私勞變前之

大章事在僖公二十五年亦見周語真文忠文章正宗以此篇為首其

有感于寶慶之臣乎閩按寶慶理宗初即位乙酉改元之臣謂史彌遠慄慄馬春

秋之法也元折案左傳文十八年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

杜注惡太子視其母弟定公元年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公子宋

先入戊辰公即位宋即定公昭公之弟季孫意如立之昭公四年叔孫

卒牛立昭子而相之五年昭子即位朝其家眾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

殺嫡立庶必速殺之暨牛懼奔齊孟仲子殺諸塞闕之外史彌遠字同

叔濬之子嘉定元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使寧宗太子詢薨復立宗室貴和為皇子寧宗崩廢貴和擁立理宗皆彌遠主之朝廷初不預聞也寶慶六

年改封魯國公拜太傅加爵會稽郡王獨相理宗九年擅權用事當任檢士書錄解題總集類文章正宗二十卷參知政事真德秀希元撰自序云以

明義理切世用為主其體本乎古而旨近乎經者然後取焉否則辭雖工亦不錄其目凡四曰辭命曰議論曰叙事曰詩賦

晉陽以叛書聖筆嚴矣公羊氏乃謂逐君側之惡穀  
梁亦云以地正國漢之亂賊晉之彊臣唐之悍將  
假此名以稱亂甚於詩禮發冢者也元折案定十三年經晉趙鞅入于晉陽以

叛又曰晉趙鞅歸于晉公羊傳曰此叛也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其以地正國奈何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為者也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為以叛言之無君命也穀梁傳曰此叛也其以歸言之何也貴其以地反也貴其以地反則是大利也非大利也許悔過也許悔過則何以言叛也以地正國也以地正國則何以言叛其入無君命也胡氏傳曰趙鞅之入拒范中行也而直書曰叛何也人臣專土與君為市則是篡弑之階堅冰之戒豈無以有已之義乎後世大臣有困於讒間遷延居外不敢釋兵卒以憂死者亦未明人臣之義故爾故直書入於晉陽以叛入者不順之辭叛者不赦之罪

平王之遷戎為之也註見襄王之出狄為之也四年春

秋之筆戎為先狄次之其末也淮夷列諸侯之會

昭四年天下之變極矣

春秋以道名分莊子語師子曰春秋為君弱臣強而作故謂之名分之書其特書皆三綱之

大者曰成宋亂桓公二年以宋督弗討而貨賂是取

也曰宋災故襄公三十年以蔡般弗討而細故是邱也

曰用致夫人以嫡妾無辨而宗廟之禮亂也曰大

夫盟襄公十六年以君弱臣彊而福威之柄移也吁其

嚴乎元圻案劉敞春秋傳會者講禮正刑一德紀天下也蔡侯弑其君而不謀宋災而謀之微矣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公羊

傳曰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何致者不宜致也禘用致夫人非禮也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議以妾為妻也其意妾為妻奈何蓋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

沈既濟書中宗曰帝在房陵孫之翰范溥夷用其例

春秋公在乾侯之比也沙隨程氏謂三子不以敬

王之例書居而引諸侯之在他國者其考春秋而

未熟者歟何云沙隨之引例可謂精審其曰帝在東宮者於文義尤有礙又作史必從實錄嗣聖元年僅一月耳今自甲以至甲

朱文公詩以為范辰皆冠以嗣聖凡二十年是又採孫氏西齋錄之辨論而以無為有孔子修春秋當不若是也

太史受說伊川然既濟之議乃其始也閩按初吳兢撰國史為則夫本

紀次高宗下既濟奏議以為則天皇后進以彊有退非德讓史臣追書當稱  
為太后不宜曰上中宗雖降居藩邸而體元繼代本吾君也宜稱皇帝不宜  
曰廬陵王睿宗在景龍前天命未集假臨大寶於誼無名宜曰相王未容曰  
帝且則天改周正朔立七廟天命革矣今以周廟唐列為帝紀考於禮經是  
謂亂名中宗嗣位在太后前而敘年製紀反居其下方之躋僖公是謂不智  
昔漢高后稱制獨有王諸呂為負漢約無還鼎革命事特孝惠已歿子非劉  
氏不紀呂后尚誰與哉議者猶謂不可況中宗以始年即位季年復祚雖尊  
名中奪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表年何所拘闕而列為二紀魯昭公之出春  
秋歲書其居曰公在乾侯君在雖失位不敢廢也請省天后紀合中宗紀每  
歲首必書孝和在所以統之曰皇帝在房陵太后行其事改其制紀稱中宗  
而事述太后名不失正禮不違常矣夫正名所以尊王室書法所以觀後嗣  
且太后遺制自去帝號及孝和上蓋開元冊命而居之名不易今附陵配廟  
皆以后禮而獨承統于帝是有司不時正失先旨若后姓氏名諱才藝智略  
崩葬日月宜入皇后傳題其篇曰則天順聖武皇后云議不稱今唐書則帝  
紀后傳兩收則天殆亦參用其說焉○元折案閣氏所引即唐書沈既濟本  
傳文傳稱既濟蘇州吳人不載其家孫氏甫唐史論斷上論曰武后僭竊  
位號唐史臣脩實錄撰國史者皆為立紀繫后事于帝王之年列偽國于有  
唐之史名體大亂史法大失矣後史臣沈既濟奏議曰中宗以始年登大位  
季年復大業雖尊名中奪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云云此得春秋之法足  
正唐史之失也故從其議書武后事於中宗紀中武后改元俱是妄作今起  
嗣聖繼以景龍武后所改但存其名備證他事而不以表年焉所以崇帝統  
而黜僭號也 范氏祖禹唐鑑七昔季氏出其居魯無君者八年春秋每歲

必書公之所在及其居乾侯也正月必書曰公在乾侯不與季氏之專國也  
自司馬遷作呂后本紀後之為史者因之故唐史亦列武后於本紀其於紀  
事之體則實矣春秋之法則未周也故臣復繫嗣聖之年黜武后之號以為  
母后禍亂之戒竊取春秋之義雖獲罪於君子而不辭也 中宗即位稱嗣  
聖元年二年武后還帝於房州唐鑑自三年至十四年正月皆書帝在房州  
十五年復立帝為太子十六年至二十一年皆書帝在東宮故義門云有礙  
項氏家說程迥可久曰春秋書王在畿內曰居於狄泉出王畿曰出居于  
鄭諸侯在境內曰公居于鄆出境曰公在乾侯唐鑑用春秋書法中宗則宜  
曰帝居房陵不宜曰在 葉石林春秋攷十五昭公在鄆曰居于鄆在乾侯  
曰在乾侯居之與在別內外也居者據而有之之辭則在者止焉於是之辭  
鄆雖小我猶居之則在上而尊矣乾侯寓於他人之境國君而至此亦不足  
以敵矣此足以證沙隨之說 書錄解題史部編年類唐史論斷三卷天章  
閣待制陽翟孫甫之翰撰甫以唐書繁重遺略多失體法乃脩為唐史用編  
年體自康定元年逮嘉祐元年成七十五卷為論九十二首甫歿朝廷取其  
其書留禁中今惟諸論存焉又唐鑑十二卷翰林學士成都范祖禹淳父撰  
祖禹脩通鑑分五唐史元祐初上此書致其治亂興廢之由為三  
百六篇

大雩大閱大蒐肆大青凡以去言者天子之禮也書  
魯之僭月令曰大雩帝天子雩上帝諸侯雩山川

經書大雩二十有一，非禮也。賈逵云：言大別山川

之雩。原註諸侯雩上帝，於是季氏旅泰山矣。元折案孫氏尊王發微，桓六年大閱大蒐，謂天子田莊二十二年，大蒐書經，青災肆赦，易曰

赦過宥罪，此天子之事也。莊四年胡傳，凡大閱大蒐大蒐而謂之大者，譏其僭也。宋趙鵬飛春秋經筵周冬教大閱，罄三軍盡舉而閱之，所以必於仲冬，今六月耕耨之時，其能無妨於農乎？聖人書之，以著其非時說者，以大閱為僭天子之禮，愚謂大之為僭，惟大雩為然。大閱閱兵之名，與治兵何異？莊公治兵以為常，而桓公大閱以為僭，何邪？又曰：肆赦也。青過也。赦大過也。或者以為僭天子，故書大若然，則當書曰大肆青矣。安得曰肆大青邪？伊

川程子曰：大青而肆之，其失可知。凡赦何嘗及得善人？諸葛在蜀十年不赦，審此爾無僭天子之說，然則趙氏之說為可從。

渙梁之盟，大夫無君，申之會，諸侯皆狄，春秋之大變

也。有雞澤之盟，而後有渙梁之盟，有宋之盟，而後

有申之會，君臣夷夏之分，謹其微而已。

夫無君之義，則公穀言之，秦詳公羊傳曰：諸侯皆在，言大夫盟，徧刺天下之大夫，視君若贅旒然。穀梁傳曰：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漢書五行志論災異，亦詳及之曰：至於襄公晉侯為渙梁之會，天下大夫皆奪君政，又曰：襄公十六年五月甲子地震，劉向以為先是雞澤之會，諸侯盟大

夫又盟是歲三月，諸侯為渙梁之會，而大夫獨相與盟，五月地震矣。其言天戒與時政相應如此。故穀梁傳曰：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宋之盟在襄公二十七年，申之會，在昭公四年，左傳於楚有褒無貶，惟胡氏傳曰：天下之大變也。于渙梁無君臣之分，于宋而無夷夏之辨，又曰：申之會不殊淮夷者，以在會諸侯皆為夷狄之行。王法所當斥，持論極有關係。王氏說蓋本此，又按何休注公羊傳曰：楚子主會行義，故君子不殊其類，所以順楚而病中國。故廬陵李氏曰：胡氏不殊淮夷說本何休，但休以為能行義為齊誅虜封與，胡氏異。強田謂何氏衷中寓褒云：順楚病中國，語意深微。論古不為無所見，而胡氏所見者大矣。○元折案孫氏尊王發微，襄公三年雞澤之會，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盟，言諸侯之大夫，十六年渙梁之會，則以去夫盟不言諸侯，謂大夫也。雞澤之會，諸侯始去大夫也。無諸渙梁之會，則又甚矣。梁之會，政在大夫也。不言諸侯，始去大夫者，楚無諸侯也。又曰：中國自承

滕子頃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准夷會于申者，或文既死，中國不振，制在夷狄故也。

諸侯之主盟，自齊桓始也。北杏、鄆之會，魯不至，及幽

之盟，而始會焉，則魯不亟於從霸也。夷狄之主盟，

自楚靈始也。申之會，魯不至，及遂啟疆之召，而後

如楚焉事見昭七年左傳則魯不亟於從狄也故曰魯一變

至於道全云此亦未審情事之言齊襄殺魯桓而魯莊尚從之安在齊桓之霸而反不從乎特以乾時長勺乘邱之怨不爭故勿遽耳

以楚師伐齊取穀魯僖從楚在從晉之先安在其不急於從狄申之會特畏晉不至耳元折案陳氏止齋春秋後傳莊十年齊師宋師次于郎桓公所甚汲汲者魯也苟不得魯不可以合諸侯宿師于郎將以誑魯爾而北杏之會不至則魯不與則猶未得志於魯也

苟不至則魯不與則猶未得志於魯也

於從楚是人心猶有晉也魯一變至於道孔子所以有志於魯也左傳成四年欲求成於楚而叛晉若非季文子非我族類之言則魯之從楚久矣

幽王之尹氏不能世吉甫之賢而秉國不平西周所

以夷於列國也景王之尹氏又世太師之惡而私

立王子朝東周所以降於戰國也元折案隱公三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胡傳曰

尹氏天子大夫世執朝權為周亂階家父所刺秉國之均不平謂何者是也因其告喪與立子朝以朝奔楚皆以氏書者志世卿非禮為後鑑也

魯秉禮之國也大夫不止僭諸侯而旅泰山以雍徹

僭天子矣陪臣不止僭大夫而竊寶弓祀先公定見

八年僭諸侯矣

左氏元折案鄭明老曰春秋左氏傳一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五字此合經文計之

三傳皆有得於經而有失焉左氏善於禮何云左氏言禮多誤公

羊善於識穀梁善於經鄭康成之言也此六藝論之文左氏

艷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辨

而裁其失也俗范武子之言也此范甯穀梁傳集解自序文左氏之

義有三長二傳之義有五短劉知幾之言也此史通申左篇

文左氏拘於赴告公羊牽於識緯穀梁窘於日月

劉原父之言也原父語檢公是集及春秋傳權衡意林皆不載當致左氏失之淺公

羊失之險穀梁失之迂崔伯直之言也系崔伯直春秋經解十六卷本

例例要一卷注見本卷中例要列八通志堂經解中左氏失之淺三句例要中無此列

左氏之失專而縱公羊之失雜而

拘穀梁不縱不拘而失之隨晁以道之言也此晁景

說事莫備於左氏例莫明於公羊義莫精於穀梁

或失之誣何去誣亦或失之亂或失之鑿胡文定之

言也胡文定又曰左氏敘事見本末公羊穀梁辭辯而義精左氏傳

事不傳義是以詳於史而事未必實公羊穀梁傳

義不傳事是以詳於經而義未必當葉少蘊之言

也此葉夢得春左氏史學事詳而理差公穀經學理精

而事誤朱文公之言也朱子曰左氏是史學公穀是經學史學

於義理上有功然記事多誤又曰左氏曾見國史考事頗精只是不知大義

曰左氏熟於事公穀深於理蓋左學者取其長舍其短庶乎

得聖人之心矣啖趙以後憑私臆決甚而閣束三

傳韓文公贈玉川子詩曰春秋三是猶入室而不由戶也方

山云啖趙以後云云宋景文之言全云公穀理亦未盡精

呂成公左氏謂左氏有三病周鄭交質不明君臣之義

一也以人事傳會災祥二也記管晏之事則善說

聖人之事則陋三也王介甫疑左氏為六國時人

者十一事原注介甫左氏解一卷其序謂為春秋學餘二十年館閣書

只有三般病除却此三病便十分好所謂三病者左氏生於春秋時為習俗

所移不明君臣大義視周室如列國如記周鄭交質此一病也又好以人事

附會災祥夫禮儀動作古人固是於此見人吉凶亦豈專係於此此二病也

記管晏之事則盡精神纔說聖人便無氣象此三病也書介甫題春秋類

去孔子四十八年趙襄子卒去孔子五十三年察其辭僅以哀公孫于越盡其一世之事為經終泛及後事趙襄子為最遠而非止于襄子不知左氏後襄子復幾何時豈有與孔子同時非弟子而如是其久者乎以左氏為邱明自司馬遷失之也唐趙氏雖疑之而不能必其說今攷其書雖見於秦孝公以後事甚多以予觀之殆戰國周秦之間人無疑也鄭漁仲六經與論四啖助曰論語所引邱明乃史佚遲任之類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後人謂左氏為邱明非也趙匡曰公穀皆左氏之後人不知師資幾世左邱明乃孔子以前賢人而左氏不知出於何代今以左氏傳質之則知其非邱明也左氏終紀韓魏知伯之事又舉趙襄子之謚若以為邱明自獲麟至襄子卒已八十年矣使邱明與孔子同時不應孔子既沒七十有八年之後邱明猶能著書此左氏為六國人明驗一也左氏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不更女父又云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及晉師戰于繆秦至孝公時立賞級之賞乃有不更庶長之號明驗二也左氏云虞不臘矣秦至惠王十二年初臘明驗三也左氏師承鄉衍之說而稱帝王子孫案齊威王時鄉衍推五德終始之運明驗四也左氏言分星皆準堪輿紫韓魏分晉之後而堪輿十二次始於趙分曰大梁之語明驗五也左氏云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案三代時有車戰無騎兵惟蘇秦合從六國始有車千乘騎萬匹之語明驗六也左氏序呂相絕秦聲子說齊其為雄辯祖誅真游說之法揮闔之辭明驗七也左氏之書序晉楚事最詳如楚師燔猶拾潘等語則左氏為楚人明驗八也據此八節可以知左氏非邱明是為六國時人無可疑者或問伊川曰左氏是邱明否曰傳無邱明字故不可考真知言歟王介甫左氏解今不傳荆公集亦無此序其所疑十一事不可得聞矣故兼取石林漁仲之說以見其大

概

漢武帝好公羊宣帝善穀梁皆立學官左氏嘗立而復廢賈逵以為明劉氏之為堯後始得立不以學之是非而以時之好惡末哉漢儒之言經也

閩按賈逵雖明

劉氏為堯後止令逵選高才生二十人教以左氏與簡紙經傳各一通未嘗立學官立學官乃光武因陳元之言然旋立旋廢全云得立學官在曹魏正始中元圻案漢書儒林傳武帝時瑕邱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能持論江公於口上使與仲舒語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宏本為公羊學比輯其義卒用董生於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由是公羊大興太子既通公羊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以問韋賢夏侯勝及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本魯學公羊氏乃齊學宜與穀梁時蔡千秋為郎召與公羊家並說上善穀梁說擢千秋為諫議大夫左傳文十三年正義傳說處秦為劉氏尋計上下其文不類深疑此句或非本旨蓋以為漢室初興捐棄古學左氏不顯於世先儒無以自申劉氏從秦從魏其本出劉累插註此辭以媚於世明帝時賈逵上疏云五經皆無證圖識明劉氏之為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竊謂前世藉此以求道通故後引之以為證耳隋書經籍志一左氏漢初出張蒼之家本無傳者文帝時賈誼為訓詁授趙人賈公劉歆考正欲立於學諸儒莫應建武中韓歆請立而未行陳元又上書



訟之乃以李封為左氏博士封卒遂罷其後賈逵服虔並為訓解至魏遂行於世

八世之後莫之與京莊二十二年其田氏篡齊之後之言乎

公侯子孫必復其始閔元年其三卿分晉之後之言乎

其處者為劉氏文十三年其漢儒欲立左氏者所附益乎

皆非左氏之舊也何云以處者為劉氏為後儒所附益者孔氏正義已劇論之若使為劉歆輩所附益則班固去

歆不遠肯著之高帝紀乎新都之篡以沙麓崩為祥釋氏之熾以恒

星不見為證蓋有作俑者矣元圻案呂成公左傳說云左氏

生適當戰國之初田魏始興故誇誣其祖以神下民當時民無有知者左氏

惑於流俗之見故亦從而書之宋董道廣川書跋慶都碑劉焯嘗謂左氏

稱在夏為陶唐氏其處者為劉氏非曾史本文乃漢儒欲其傳特為此語以

漢出堯後漢書元后傳孝元皇后王莽之姑也莽自謂黃帝之後黃帝八

世生虞舜呂嫫為姓至周武王封舜後嫫滿於陳十三世生完完字敬仲奔

齊姓田氏十一世田和有齊國三世稱王至王建為秦所滅項羽封建孫安

為濟北王至漢興安失國齊人謂之王家因以為氏安孫遂生賀字翁孺徙

魏元城委粟里元城建仁曰昔春秋沙麓崩晉史下之曰陰為陽雄土火相

正義云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奏上左氏始得

立學遂行於世至章帝時賈逵上春秋大義四十

條案此杜預春秋序正義文下云愚嘗攷和帝元興止一年

安得有十一年一誤也鄭興子衆終於章帝建初

八年不及和帝時二誤也後漢書鄭衆傳章帝建初六年代

章帝之子為和帝後先失序三誤也釋文

序錄亦云元興十一年皆非也元圻案正義曰劉歆欲建

肯置對歆因移書於太常博士責讓之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及歆創

通大義奏上左氏案前漢書王莽傳歆以地皇四年自殺安得於和帝時與

鄭興父子奏上左氏傳鄭興傳興善左氏傳天鳳中從劉歆講正大義為得其實新莽六年改元天鳳十二年改元地皇後漢書興與眾傳亦不書奏上左氏事

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大戴禮孔子之言也案杜預春秋序正義云大戴禮

子張問入官學之篇有此文也東方曼倩客難杜元凱左氏傳序皆用之元折案漢書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著論設客難已用位卑旨自慰諭論中用大戴禮語顏氏不注所出

老泉謚論云婦人有謚自周景王穆后始案穆后見昭十五年傳愚

按魯惠公聲子已有謚左傳首章正義曰謚法不生其國曰聲在春秋之初

閱按文姜亦不從夫謚金仁山謂特謚為文也計必有秀慧之質晨離之木者方心醇云哀姜成風敬嬴皆不從夫謚文姜沒於莊公時以子謚母恐未必如所云也○元折案四庫全書總目史部政書類謚法四卷宋蘇洵撰自周公謚法以後歷代言謚者有劉熙來與沈約賀琛王彥威蘇冕扈蒙之書然皆雜糅附益不為典要至洵奉詔編定六家謚法乃取春秋廣謚及諸家之本刪訂考證以成是書後鄭樵通志謚略大都因此書而增補之謚論又曰匹夫有謚自東漢之隱者始宦官有謚自東漢之孫程始蠻夷有謚自東漢之莎車始路史論謚法曰夫婦人之典周三后其著者也而穆

王之威姬亦有哀淑人之謚見於穆天子傳匹夫之典夷齊其著者也而齊之黔婁已謚曰康見於高士傳其來久矣

眾仲對羽數服杜之說不同服虔云天子八八至士

二八則當每佾八人杜預云天子六十四人至士

四人案隱五年正義曰何休說如此服虔以用六為六八四十八大夫四為四八三十二士二為二八十六杜以為舞勢宜方行列既減

即每行人數亦宜減故同何說則人數如其佾數宋太常傳降以杜預

為非謂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必以八人為列何

韋昭國語注云八人為佾備八音也降殺以兩減其二列耳預以為一列

又減二人至士止餘四人豈復成樂傳隆語見宋書樂志劉原

父春秋權衡謂士無舞特牲少牢皆士禮無用樂舞之

儀閱按今本宋書樂志故必以八人為列人誤作八列誤作例王氏所見本尚古○元折案范甯穀梁傳注佾之言列八人為列通典樂五引

蔡邕月令章句曰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士二佾舞列也每佾八人又樂七宋文帝元嘉十四年太常博士傅崇議夫舞者所以節八音也八音克諧

然後成樂故樂必以八人為列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兩者減其二列耳杜以謂一列又減二人至士止餘四人豈復成樂按服虔注左傳云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其議甚允春秋鄭伯納晉悼公女樂二八晉以一八賜魏絳此樂以八人為列之證也若如議者唯天子有八則鄭應納晉二六晉應賜絳一六也呂氏春秋先識覽察微篇曰禘于襄公之廟也舞者二人高誘注禮天子八伯諸侯六伯六伯者四十八人朱子論語八伯注雖兼載服虔之說而意主服虔

石碏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公羊傳公子翬恐若其言聞乎桓於

是謂桓曰吾為子口隱矣俱見隱四年荀子堯問周公曰成王之

為叔父穆天子傳亦云穆滿皆生而稱謚紀事之

失也閻按顧寧人歷引生而稱謚及魯語鮑國謂子叔聲伯曰子何辭苦成叔傲甯殖曰苦成家其亡乎則成非謚蓋亦邑名集證日知錄二十三

漢書張敖傳呂后數言張玉以魯元故不宜有此劉放曰史家記事或有如為子口隱矣皆此類傳記中如國語國策史記荀子呂氏春秋淮南子說苑諸書多是生時稱謚皆後人追為之辭也自東京以下即無此語文益謹而格益卑矣○元折案

建注見卷四二十五頁

富辰言周公封建親戚凡二十六國僖二十四年成鱣言武

王兄弟之國十有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原法史記云文武成康所

公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漢諸侯表謂周

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後漢章和元年章帝十二年

詔謂周之爵封千有八百姬姓居半詔載阜陵當以

成鱣之言為正皇甫謐亦云武王伐紂之年夏四

月乙卯祀於周廟將率之士皆封諸侯國四百人

兄弟之國十五人同姓之國四十人閻按富辰首舉國名

弟明十六人何以言成鱣十五人當為正○元折案王氏謂以成鱣之言

為正蓋指封建親戚不止二十六國耳故廣引荀子史記漢表以証閻氏

似誤規

宋人請猛獲於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天下之惡

一也。」莊十年名臣之言，可訓萬世。蓋祁子之學識見於

不沐浴佩玉之時。禮記衛多君子，淵源有自來矣。

原繁曰：「臣無二心，天之制也。」莊十年此天下名言，萬世為

臣之大法。西山讀書記取之，博議貶繁，恐未為篤

論。全云：此有感於留王之輩。元折紫博議曰：原繁自莊公之世，用事於

朝歷忽，魯儀突之變，國四易主，入則事之，出則舍之，視立君如傳舍，觀

原繁對厲公之辭曰：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信如是，說則苟據君

位者皆無所擇，篡亦君也，僭亦君也，盜亦君也，讐亦君也。為臣者皆操此心

則人君將安所恃乎？甚矣繁之為人也。據此繁之為人，原亦有可議，即取其言可

也。書錄解題左氏博議二十卷，呂祖謙撰，方授徒時所作，自敘曰：春秋

經旨，概不敢僭議，兩枝辭贊喻，則舉子所資課試也。西山讀書記君臣篇

於左傳取首息，狝突解揚，箴尹之言，而未及原繁，當更攷。

鄭伯謂燭之武曰：「若鄭亡，子亦有不和焉。」僖三十年觀魏受

君之於民，亦曰忠。季良曰：「上忍利民，忠也。」禮六年子之於

親，亦曰慈。內則云：慈以旨甘，聖賢言忠，不顯於事。

君為人謀，必忠於朋友，必忠告事親，必忠養則以

善教人，以利及民，無適非忠也。元折紫董子繁露亦曰：教以愛，使以忠。真西山

劉氏傳忠錄後序曰：聖賢之言，忠不顯於事，君為人謀，必忠也。於

朋友必忠告也。事親必忠養也。至於以善教人，以利愛民，無適而

非忠也。

素問立端於始，表正於中，推餘於終，而天度畢矣。注謂立首氣於初節之日，示斗建於月半之辰，退餘

似誤規

宋人請猛獲於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天下之惡

一也莊二年名臣之言可訓萬世蓋祁子之學識見於

不沐浴佩玉之時禮見衛多君子淵源有自來矣

原繁曰臣無二心天之制也莊十年此天下名言萬世為

臣之大法西山讀書記取之博議貶繁恐未為篤

論全云此有感於留王之輩元折紫博議曰原繁自莊公之世用事於

原繁對厲公之辭曰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信如是說則苟據君

位者皆無所擇篡亦君也僭亦君也盜亦君也讐亦君也為臣者皆操此心

則人君將安所恃乎甚矣繁之姦也據此繁之為人原有可議節取其言可

鄭伯謂燭之武曰若鄭亡子亦有不和焉僖三十年觀魏受

禪碑載三國魏文帝紀注唐六臣傳五代利菑而樂亡者有矣元

紫六臣張文蔚蘇循楊涉張策薛貽矩趙光遠也歐陽修五代史曰予嘗至

君之於民亦曰忠季良云上思利民忠也禮六年子之於

親亦曰慈內則云慈以旨甘聖賢言忠不顯於事

君為人謀必忠於朋友必忠告事親必忠養內以

善教人以利及民無適非忠也元折紫董子繁露亦曰

劉氏傳忠錄後序曰聖賢之言忠不顯於事君為人謀必忠也於

素問立端於始表正於中推餘於終而天度畢矣注

謂立首氣於初節之日示斗建於月半之辰退餘

關於相望之後此可以發明左氏正時文元之義何

回回歷有閏日而無閏月似本之此。元圻案素問六節藏象論曰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而有奇焉故大小月三百六十五日而成歲積氣餘而盈閏矣立端於始表正於中推餘於終而天度畢矣注端首也始初也表彰示也正斗建也中月半也推退位也言立首氣於初節之日示斗建於月半之辰退餘閏於相望之後是以閏之前則氣不及月閏之後則月不及氣故常月之制建初立中閏月之紀無初無中縱歷有之皆他月節氣也故歷無云其候某閏月節閏月中也。月庫全書總目亦部醫家類書中素問注見後漢九第十四頁。張機揚

通鑑外紀目錄云杜預長歷

案王隱晉書曰杜預著春秋長歷至老乃成摯虞賞之經義考云已

既違五歲再閏又非歸餘於終但據

春秋經傳考日辰朔晦前後甲子不合則置一閏

非歷也春秋分記全云程公說作云長歷於隱元年正月朔

則辛巳二年則乙亥諸歷之正皆建子而預之正

獨建丑焉日有不在其月則改易閏餘彊以求合

故閏月相距近則十餘月遠或七十餘月劉義叟

起漢元以來為長歷通鑑目錄用之闕按春秋長歷論止有言當順天以求合

非為合以驗天二語是集證大衍歷議列國之歷不可以一術齊矣而長

歷日子不在其月則改易閏餘欲以求合故閏月相距近則十餘月遠或七

十餘月此杜預所甚繆也夫合朔先天則經書日蝕以糾之中氣後天則傳

書南至以明之其在晦二日則原乎定朔以得之列國之歷或殊則稽於六

家之術以知之此四者皆治歷之大端而預所未曉也○元圻案文五年正

義曰春秋之世歷法錯失杜惟勸經傳上下日月以為長歷若日月同者則

數年不置閏若日月不同須置閏乃同者則未滿二十二月頻置閏所以異

於常歷釋例云據經傳微旨考日辰晦朔以相發明為經傳長歷未必得天

蓋春秋當時之歷也據杜此言正是為合以驗天非順天以求合也。通鑑外紀注見卷五十四十一頁四庫全書別史類提要曰起是書據周威王以前事跡為外紀之著目錄年經事緯上列歷初天象下列外紀之一卷數悉與司馬光通鑑目錄例同。書錄解題三春秋分記九十卷印州教授眉山程公說伯剛撰以春秋經傳做司馬遷書為年表世譜歷天文五行地理禮樂征伐官制諸書自周魯而下及小國夷狄皆彙次之時有所論發明成一家之學公說積學苦志早年登科值逆賊之亂憂憤以死年纔三十。經義考云未見今。四庫書著錄。劉義叟字壯興恕之子陳振孫曰。四十

司馬公通鑑目錄做史記年表年經國緯用劉義史長歷氣朔而撮新書精要散於其中

王貳于號桓五年王叛王孫蘇宣十年曰貳曰叛於君臣之義

失矣不可以訓通鑑周紀三報書燕叛齊而大事記

非之方樸山曰公羊傳昭公將弒季氏亦類此然孟子明書燕人叛

漢寇魏通鑑魏紀四明帝太和五年二月亮悉出衆十萬由斜谷入寇而

網目非之書晉寇梁通鑑後梁紀太祖開平元年而讀史管

見非之况天子之於臣乎全云左氏之失極多其無君臣之辨亦不止此如王使王孫蘇訟于晉及

晉人討葦宏之類元折案通鑑綱目十五漢後主建興八年發明曰諸葛孔明左右昭烈為漢討賊聲大義於天下功雖不就名則正矣通鑑於孔明

伐魏之舉反以入寇書之則是以討賊之名之為賊耳綱目於魏兵犯境書之為寇然後名正言順而正偽之辨始明固非好為立異也正前人之未

正卒歸之是亦所以更相發明云爾讀史管見二十七後梁紀司馬氏自以正閔之際非所敢知然蜀魏分據則書諸葛亮入寇是以魏為正矣梁晉

晉假道于虞曰冀為不道入自顛軫伐鄭三門杜氏以冀亭為冀國案僖二年杜注冀國名平陽皮氏縣東北有冀亭嘗考之東漢西

交爭而書晉兵寇洺州是以梁為正矣孟子曰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先主武侯縱不為興復漢室其人品高賢固自冠冕三國乃以曹氏壓之若河東雖出著夷然忠功義烈蓋唐末第一流而又顯然斥為梁寇地雖數倍德則不倫是以成敗論事而不要義理之實豈所以訓哉然則如何以兩下相殺書梁晉之事以北伐魏賊紀蜀兵之出也後當於人心矣洪景虛容齋三筆王貳于號杜氏謂不復專任鄭伯也王叛王孫蘇杜氏曰叛者不與也夫以君之與臣而言貳與叛豈理也哉晉平戎於玉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徵戎將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不義晉范吉射趙鞅交兵劉氏范氏世為昏姻葦宏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為討夫以天子之使出聘侯國而言拜成謂周於晉為欺大國諸侯之卿跋扈於天子而言討皆於名分為不正其他如晉邢侯殺叔魚叔魚向數其惡而尸諸市其於兄弟之誼為勿篤矣而託仲尼之語云殺親益榮杜氏又謂榮名益己以弟陳尸為兄榮尤為失也書錄解題四大事記十二卷解題十二卷通釋一卷呂祖謙撰自敬王三十九年以下宋左氏傳歷代史皇極經世通鑑稽古錄輯而廣之及漢征和三年而止解題者略具本末或附以己意多所發明通釋者經史綱目並格言以及教諭代名儒大議論又讀史管見禮部侍郎胡寅明仲撰以通鑑事實而義理代名儒大議論又讀史管見禮部侍郎胡寅接於紹興權姦之禍尤寓意焉其於與聖以來授於紹興權姦之禍尤寓意焉

羌傳渭首有冀戎史記云秦武公伐而縣之漢元

水郡之冀縣也秦本紀武公十年伐却戎冀戎初縣之集解地理志隴西有上邽縣應劭曰即却戎邑也冀縣屬天水郡

入顛軫者蓋冀戎原注前此號公敗犬戎于渭汭蓋亦渭首之戎但秦之縣冀在晉假道于虞之前蓋其餘種也

晉自有冀邑原注冀缺為卿復與之冀闕按杜注冀即晉之冀亭最是王氏以為漢縣則今伏羌縣也距虞千有餘里

元折案後漢書郡國志河東郡大陽有虞城有下陽城有顛軫坂皮氏有冀亭水經河水又經大陽縣南注地理志曰北號也孔安國傳說隱於虞

號之問即此地傳巖東北十餘里即顛軫坂左傳所謂入自顛軫者也穆天子傳南登于薄山巔軫之隘乃宿于虞是也又砥柱山亦謂之三門矣山在

號城東北大陽城東也路史國名紀三冀并於晉都芮封之漢之隋縣今隸晉有冀亭在皮氏東北傳云冀為不道者據此三說則闕氏說是也路史國名紀四具野也陝之平陸東北二十里有野城冀伐之者

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僖二十七年生之一字與樂記

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孟子樂則生矣之生同

溫公省試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論以生為活其說

以為民受天地之中則能活也朱文公謂此說好

元折案溫公論今傳家集不載

楚箴曰民生在勤宣十二年生如生於憂患之生蓋心生

不窮勤則生矣生則烏可已也怠焉則放放則死

矣故公父文伯之母曰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全

思則善心生此生字稍別

古者以德為才十六才子是也見文十八年如狄之鄩舒見

十五晉之智伯晉語荀瑶有五賢而甚不仁瑤即智伯也齊之益成括見孟以才稱

者古所謂不才子也元折案范淳父唐鑑曰周公制禮作樂孔子以為才然則古之所謂才者兼德行而言也

後世之所謂才者辨給以禦人說詐以用兵僻邪險詖趨利就事是以天下多亂職斯人之用於世也謝疊山曰唐虞以上無才德之分如皋陶九德皆才也舜舉元愷之才皆德也



禹鯨之子也。史克於鯨曰：世濟其凶，而於禹曰：世濟

其美，論其世則鯨非美也。於此見立言之難。云正義

已言之。元折案文十八年正義曰：史克方欲感談美惡，說事必當增甚，故其言美惡有太過之辭。禹則鯨之子也，說禹則云世濟其美，說鯨則云世濟其凶，明其餘亦有太過，非其實也。

貴而能貧。案鄭伯張語見襄二十二年。張文節全云知白。案知白字用晦，滄州清池人在相位，以威滿為戒，諡文節。

司馬公有馬，能賤而有恥。晉卻缺語見文十三年。劉道原陳無已

有馬。閻按富而能臣，見定十三年。註能執臣禮。元折案司馬溫公訓儉，俸不少，而自奉若此。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嘆曰：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致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在身亡，常如一日乎？蘇子瞻司馬溫公行狀曰：公不事生產，買第洛中，僅庇風雨，有田三頃，喪其夫，人質田以葬，惡衣菲食，以終其身。司馬溫公劉道原十國紀年序曰：道原家貧至無以給，旨甘一毫不妄取於人，其自洛陽南歸也，時已十月，無寒具，先以衣襪一二事及舊貂褥，贖之固辭，強與之行。及潁州悉封而返之，於光而不受於悅人，可知矣。父煥字凝之，歐陽永叔作廬山高以美之。

王傅東都事略陳師道字無已，徐州彭城人。元祐中，蘇軾傳堯孫覺薦於朝，為徐州教授，除秘書省正字。家素貧，自罷歸彭城，或累日不炊，妻子慍見不恤也。

及

楚有夏州。案宣十一年杜注：示討夏氏所獲也。以夏變夷，衛有戎州。哀十一年，以夷

變夏。閻按楚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夏氏也。何云夏州？蓋志夏徵舒之伐也，而豈用夏之謂乎？戎州或指其地，故有戎焉。未

可因其名而罪衛，衛固云我姬也，何戎之為？全云：深寧特有感言之耳。秦有夏聲，不必謂其變西戎之俗。

管子大正篇。案唐書藝文志內部法家類，尹知章注管子三十卷。大正原作大匡，避宋太祖諱作正。管仲曰：君

會其君臣父子，則可以加政矣。公曰：會之道奈何？

曰：諸侯母專立妾，以為妻；母專殺大臣，母國勞母

專予祿士庶人，母專棄妻，母曲隄母，貯粟，母禁林

行，此卒歲則始可以罰矣。君乃布之於諸侯，諸侯

許諾受而行之。孟子所謂五禁，略見於此。呂成公

曰如內政之類桓公於五命之戒亦不免有所犯  
故左氏隱而不書使後世不知桓公躬言之而躬  
自蹈之也說苑反質晉文公合諸侯而盟曰無以美  
妾疑妻無以聲樂妨政無以姦情害公無以貨利  
示下亦五禁之意傳記不載

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僖二十五年韓非子

外儲說左下曰晉文公出亡箕鄭挈壺餐而從迷而失道

與公相失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曰輕忍飢餒  
之患而必全壺餐是將不以原叛乃舉以為原令

此即趙衰事也

杜預解傳云諸侯諒闇國事皆用吉禮文元議太子服

云高宗無服喪之文唯稱不言而已案事見晉書禮志中飾經

舞禮不可以訓全云凡諸侯諒闇或天子有大慶則用吉禮謂國

案隱元年正義曰晉書杜預傳云太始十年元皇后崩依漢魏舊制既葬  
帝及羣臣皆除服疑皇太子亦應除否預以為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  
服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預又作議曰周景  
王有后世子之喪既葬除喪而宴樂晉叔向譏之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  
也王雖不遂宴樂以早此亦天子喪事見於古也稱高宗不言喪服三年而  
云亮陰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識景王不識其除喪而譏其宴樂早則既  
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案今晉書杜預傳無此文禮志有之文亦小異

伯宗伐潞曰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

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宣十五年樂毅伐齊曰待彼悔前

之非改過恤下而撫其民則難慮也羊祜伐吳曰

若更立令主雖有萬萬之衆長江未可窺也此皆

兵家權謀惟恐人之遷善豈所謂以養人者哉

集證接通鑑晉王濬上疏曰孫皓荒淫凶逆宜速征伐其  
強敵也與羊祜語同○元圻案通鑑周紀四報王三十一  
上將軍伐齊樂毅曰齊王伐功於能謀不逮下廢黜賢良信任詭諛政令戾  
虐百姓怨懟今軍皆破亡若因而乘之其民必叛君不遂乘之待彼悔前之  
非云云又晉紀二武帝咸寧四年帝遣張華就羊祜問伐吳籌策祜曰孫  
皓暴虐已甚於今可不戰而克若皓不幸而及吳人更立令主云云晏子  
春秋景公欲伐魯晏子曰不可魯好義而民戴之伯禽之治存焉不若修德  
而待其君之亂也其君離上怨其下然後伐之則義厚而利多亦與伯宗等  
同意秦誓曰時者不可失似亦有此意此先儒所以致疑于古文也周世  
宗謂南唐使臣鍾謨曰歸語汝注可及吾時完城郭繕甲兵據守要害為子  
孫計庶幾威德之言矣

西陸朝覲其說有三服氏謂春分奎晨見東方杜氏

謂三月奎朝見鄭氏謂四月昴朝見爾雅西陸昴

也釋天劉炫云鄭為近之詩三星在天其說有二毛

氏以為參十月始見鄭氏以為心三月見東方朱

文公詩傳從鄭說元圻案昭四年正義曰傳言西陸朝覲於傳之文

之中奎始朝見東方以是時出冰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啓冰是也服虔又  
以此言出之即是仲春啓冰故為此說案下句再言其藏其出覆此藏出之  
文言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即是班冰之事非初啓也  
安得以出之為啓冰也如鄭元答其弟子孫皓問云西陸朝覲謂四月立夏  
之時周禮夏班冰是也與杜說異禮亦通也劉炫云春分奎星已見杜注夏  
三月仍云奎始朝見非其義也杜鄭及服三說鄭為近之唐風綢繆篇毛  
傳三星參也在天始見東方也三星在天可以嫁娶矣箋云三星心也心有  
尊卑夫婦父子之象又為二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為候焉昏而火星不見  
嫁娶之時也今乃見其在天則三月之末四月之中見於東方矣故云不得  
其時正義曰漢書天文志云參白虎宿三星毛以秋冬為婚時故云三星在  
天可以嫁娶王肅云謂十月也孝經援神契云心三星中獨明是心亦三星  
也天文志云心為明堂也大星天王前後星子屬毛詩李黃集解李迂仲  
曰鄭以仲春昏而火星不見嫁娶之時也今已見在天非其時爾故詩人舉  
其昏姻失時而刺之故曰三星在天然三星一名大火歐以為參火皆三星  
則知鄭說為得矣以其所見之月候嫁娶早晚為有理此言是也若以三星  
為心星見失嫁娶之時則下文今夕何夕見此良人文意相屬也夫仲春之  
月心星未見至三月四月則見而在東方左氏曰火出於夏為三月周官季  
春出火言三月之時已失其時矣况於在隅在戶乎在隅則四月之末五月  
之中在戶則五月之末六月之中月令仲夏之月昏心中是也

季氏有嘉樹韓宣子譽之服虔云譽游宣子游其

樹下夏諺曰一游一譽為諸侯度

原注 子注引苑宣子

譽通作豫王元長曲水詩序優游暇豫李善注引孫子兵法曰人効死而上能用之雖優游暇譽令猶行也○元圻案服說見昭二年正義趙岐注見

孟子雪宮章范宣子問本以苑諺也今從何本杜注譽其好也正義曰若是游其樹下宣子本自無言武子何以輒對故杜以為譽其美好也

宋伯姬先儒謂婦人之伯夷

案程氏遺書二十二下問獨宋共姬書首尾最詳何故曰賢伯姬故詳錄

之昔胡先生嘗說伯姬是婦人中伯夷為其不下堂而死也

左氏謂女

而不婦襄三非也陸淳又以為非可繼可傳之道胡

文定譏之謂以此卜其貪生惜死不知命矣愚謂

淳黨叔文而不羞由其不知命也

元折案劉氏敬春秋權衡六如共姬之守禮死

義不求生以害生亦可免矣反謂之不婦乎易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共姬恒之矣所謂婦也陸淳春秋集傳微旨下淳聞于師曰聖人之教為可傳也

為可繼也伯姬之行曠代而無一人非可傳可繼之道經文既無褒異當從左氏之說胡傳易曰恒其德貞婦人吉而或以為共姬女而不婦非也女

德不貞婦道不明能全其節守死不回見於春秋者宋伯姬耳聖人冠以夫謚書於春秋曰葬宋共姬以著其賢聲勵天下之婦道也劉向列女傳曰

伯姬者魯宣公之女成公之妹也既嫁於恭公七年恭公卒伯姬寡至平公時伯姬嘗遇夜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傳不俱夜不下堂保母至矣傳母未至也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傳母不至夜未可下堂越義求生不如守義而死遂逮於火而死所記較三傳為詳陳振孫曰陸質本名淳以避憲宗諱改焉梁陸澄七世孫仕通顯黨王叔文侍憲宗東宮會卒不及貶

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賜析朱鉏謚曰成子昭二是

人臣生而謚也何云杜氏注云皆未死而賜謚及墓田傳終而言之

未字而義尤協意尤明似勝王氏所據魏明帝有司奏帝制作

興治為魏烈祖是人君生而謚也閻按孫盛謂此當年而

尊顯是也何此瞻告余頃得宋槩本不全左傳恰有昭二十年衛賜北宮

喜事杜註云皆死而賜謚及墓田傳終言之較近刻少未字而字意尤明義

尤協似勝王氏所據之本王氏本與吾輩今日同余擊節曰若果未死賜謚

是豫凶事非禮也杜當以為譏不應云終言之一字之增何啻霄壤宋槩本

真寶也方樸山云死而賜謚常事耳何以書且文承戊辰殺宣姜之下宛

似一時之事義明云云猶疑未可依據○元折案若賜謚與以宣姜為一時

事則注不應曰傳終言之三國魏明帝紀景初元年有武皇帝撥亂

反正為魏太祖樂用武始之舞文皇帝應天受命為魏高

帝制作興治為魏烈祖樂用章武之舞三祖之廟萬世不注孫盛曰夫謚以表行廟以存容皆於既沒然後著焉未有當年而逆制者未終而豫自尊顯昔華樂以厚斂致譏周人以豫凶違禮魏之羣司於是乎失正

蔡墨曰國有秦龍氏有御龍氏昭二十九年後漢有侍御史

擾龍宗豈其苗裔歟集證三國志董卓傳注英雄記曰卓欲震威侍御史擾龍宗詣卓白事不解劍立趨殺之通志氏族略四引風俗通云陶唐氏之後有劉累學擾龍事夏孔甲賜氏曰御龍氏擾龍氏劉累之後漢有侍御史擾龍羣

甯殖愧諸侯之策襄二十一年賈充憂謚傳其惡不可掩也是

以知可欲之謂善元圻案晉書賈充傳模字思範深為充所信愛充年衰疾劇恒憂已謚傳模曰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也模是賈充從子

左氏曰先二子鳴襄二十一年莊子曰子以堅白鳴見德昌黎

送東野序言鳴字本於此

人生求富而子文逃之富人之所欲而晏子弗受襄二

年十八庶幾乎無欲矣元圻案楚語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

僑不以防怨為害而怨自弭案蓋指襄三十一年不毀鄉校昭四年作邱賦事故僑

與鄭俱昌斯以分過為忠而過益彰故斯與秦俱

亡元圻案史記蕭相國世家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豎金而為民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

韓非曰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劫案語見二柄篇李

斯曰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暮年遂

劫其君語見史記李斯列傳愚按襄九年宋樂喜為司城以為

政即子罕也左氏載其言行襄十五年十七年傳檀弓亦

稱之檀弓載子罕哭陽門介夫事賢大夫也宋世家無罕劫君之

事非斯乃與田常並言不亦誣乎左傳襄六年子罕逐子

此而誣其戰國策謂忠臣令誅在己譽在上宋君奪

民時以為臺而民非之子罕釋相為司空民非子

罕而善其君此即左氏分謗之事見襄七年司城宋之

司空也左傳桓六年宋以武公廢司宋無兩子罕則非斯之

言妄矣史記鄒陽曰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本見

傳漢書作子冉文穎注以子冉為子罕皆所未詳

閻按韓非子外儲說右下兩載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與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誅伐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宋君曰諾處期年子罕殺宋君而奪政與田常事宛似自屬誣罔然王氏竟未讀此○元折案呂氏春秋異寶篇宋之野人耕而得玉獻之司城子罕子罕不受野人請曰此野人之寶也願相國為之賜而受之也子罕曰子以玉為寶我以不受為寶故宋國之長者曰子罕非無寶也所寶者異也又召類篇曰孔子曰夫備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乎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謂乎宋在三大萬乘之間子罕之時無所相侵邊境四益相平公元公景公以終其身其唯仁且節歟一史

記索隱曰左氏司城子罕姓樂名喜乃宋之賢臣也韓非子言子罕必與田氏俱說疑篇曰齊田桓宋子罕魯季孫意如晉僑如衛子南鄭太宰欣楚白公周單荼燕子之此九人者之為其臣也皆朋黨比周以事其君隱正道而行私曲又曰田成子取齊司城子罕取宋外儲說右兩載司城子罕亦兩及田常李斯蓋踵其說耳韓詩外傳說苑稱子罕專政去君與韓非子略同近仁和梁氏玉繩曰戰國時宋亦有昭公其時亦有子罕逐君擅政如韓非子韓詩外傳淮南說苑諸書所說耳

臧文仲廢六闕文二年家語顏回云置六闕注謂文仲置闕

以稅行者故為不仁何云置之為廢猶治之為亂香之為臭古人用字多如此○元折案宣六年公羊傳去其

有聲者廢其無聲者註廢置也置者不去也

氣志有交勝之理治亂有可易之道故君相不可以

言命多福自我求哲命自我貽故聖賢可以言天

天者理而已以甚宏為違天定元是人臣不當扶顛

持危也以楚克有陳為天道昭九年是夷狄可以猾夏

亂華也原注趙氏震撰曰左氏之害義未有甚於記女寬之論其意也

自昔聖賢未嘗以天廢人設既錯天命王子則曰自靖自獻周

天命不又大夫則曰龜勉從事治亂安危天之所與也危持顛扶人之天也

忠臣孝子為違天則亂臣賊子為順天矣而可哉○元折案全氏經史問答

曰左氏喜言前知故於其宏之死求其先兆而不得則以此當之其說在外

傳為尤詳然可謂誣妄之至假如其言則是人臣當國事將去必袖手旁觀

方有合於明哲保身之旨而不知其不可而為之者皆有天殃宇宙更無可支

柱之理成敗論人之恃一至於此唐柳子厚呂化光牛思黯已非之矣柳

子厚弔其宏文曰豈成城以夸功矣哀清廟之將殘嫉彪子之肆誕猶皇

覽以為護呂溫古東周城銘序曰其宏城成周晉女叔寬曰天之所壞不可

支也其宏違天必受其咎左氏明微以為世規俾持顛之臣阻其勝氣非所

以勸尊王垂大順也牛僧孺訟忠云其宏之城成周也晉女叔寬謂宏違天

不免也國語衛彪偃又云長叔支天有咎也支天壞違天也人道補天反常

也誘人城周誰人也左邱明皆然其言若是則帝王不務為政而務稱天命

下不務竭忠而務別興衰矣必謂天壞不反自古無中興之君乎衰運不補

自古無特危之臣乎宋史藝文志趙震撰春秋類論四十卷宋竹垞經義

考云佚按王氏困學紀聞載趙氏類論一條云云即原注所引是也其趙氏

爵里竹垞亦不詳載蓋已無可攷

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及臯鼬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佺私於其宏乃長衛侯於盟定四年考之春秋是年

三月會于召陵蔡侯已在衛侯之上矣五月盟于

臯鼬不序諸侯經無長衛之文傳未足信也閩按盟

同盟較會之次為重傳固云乃長衛侯於盟非會也

在臯鼬衛則在蔡上異地復異事王氏于此析猶未精全云宋號二盟皆

是楚先于晉而經仍以晉先楚蓋亦晉長于會而楚長於盟故宋公兼享晉

楚之大夫仍是趙孟為客可證也左氏以為先有信則妄矣方樸山云閩

按得之○元折案僖二十八年經正義曰會之班次以國大小為序及其盟

也王官臨之異姓為後故載書之次與會異也定四年召陵之會傳稱祝佺

言於其宏曰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宏說告劉子

乃長衛侯于盟如彼傳文則踐土召陵二盟衛皆先蔡而經書諸國之序二

會皆蔡在衛先者釋例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故踐土載書齊宋雖大降

韓詩外傳卷第八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孔子為魯司寇

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何孫魯孔某命爾為司寇

原注古重世族故命必以祖○元折案常武之詩曰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亦此意

文選補亡詩蕩蕩夷庚案李善注引王隱晉書曰東晉字廣微李

善注夷常也引毛辯亡論旋皇輿於夷庚李善注孫盛曰

辯吳之所以亡也論注引繁欽辨惑吳人以船楫為輿

馬以巨海為夷庚庚者藏車之所注又引臧榮緒晉書曰

入皇輿旋館愚按左傳成十八年披其地以塞夷庚正義

謂平道也二字出於此選注誤集證按李周翰補亡詩注

之而生也呂延濟辯亡論注皇輿帝車也夷平庚道也五臣注與左傳正義

齊伐晉入孟門襄二十三年孟門山在慈州文城縣林成已

春秋論謂孟門即孟津誤矣晉裴秀客京相璠撰

春秋土地名其說多見於水經注關按胡朏明曰唐文城

州此孟門則近朝歌杜注以為晉隘道非也文城河中之石槽山也余禹貢

錐指冀州壺口下辨甚詳集證史記齊太公世家上太行入孟門案隱曰

地名

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

君也君長誰受其咎襄二十三年呂文靖全云呂申於李辰妃

之喪其意本於此元折案李辰妃仁宗生母也王鞏聞見近錄曰

靖留身曰昨夕聞有宮嬪薨章獻皇后即引仁宗起過屏後獨坐簾下曰相

公欲問謀人家子母耶文靖曰陛下為劉氏血食計則早正典禮后默不語

遂遷於皇儀殿以后禮葬之及章獻上仙間言不入者文靖力也又曰仁宗

初撤簾聽政一日遽出詣奉仙寺發李后棺視之其顏如生上慟而後改卜

衛公叔發見襄二十九年注謂公叔文子論語孔注作公孫拔

集注云公孫枝蓋傳寫之誤關按鄭氏注檀弓亦云名枝或

亦引作公孫枝元折案錢氏養新錄曰子嘗見倪士毅四書輯說載朱文



枝誤乃知今所行集註本非考亭之舊厚齋所見亦是誤本

史記仲尼弟子顏高字子驕見仲尼弟子列傳定八年傳公侵

齊門於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

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邱子鉏擊之

與一人俱斃豈即斯人與家語弟子作顏刻孔子世

家云過匡顏刻為僕古者文武同方再有用矛樊

遲為右哀十一年有若與微虎之宵攻哀年則顏高以挽強

名無足怪也集證顏氏家訓誠兵篇顏氏之先本乎鄒魯仲尼門徒

顏羽之徒皆一闔夫爾據此顏黃門不以春秋之顏高為仲尼弟子之顏高也○元圻案全氏經史問答六厚齋考古最嚴獨此條稍未審孔門之顏高

少孔子五十歲見於家語然則生於定公之八年陽州之役蓋別是一顏高也史記家語之年尚不可信惟是不問其生之年但以其死定公八年斃陽州而何以十四年尚能御孔子以過匡

攻媿跋語用飛矢在上行人在下迂齋引熙寧八年

舊弼韓富文三公之對愚攷春秋釋例曰使以行

言言以接事信令之要於是乎在舉不以怒則刑

不濫刑不濫則兩國之情得通兵有不交而解者

皆行人之勳也是以雖飛矢在上走驛在下原注見正義○

襄十一年攻媿之言本此原注嘉熙庚子愚試胃閣王圖南發策亦用此二語

為嘉熙四年庚子故猶試國子監也○元圻案樓氏鑰攻媿集書魏丞相奉使事實曰隆興二年金以兵壓境右丞相壽春魏公時在淮東宣諭司議幕

召對授使節敵勢方張事變叵測所謂飛矢在上行人在下而公握節抗議動中事機氣勁詞直要約遂定迄今三十年邊境晏然厥功茂矣續通鑑

長編二百六十二熙寧八年四月蕭禧之再來上賜韓琦富弼文彥博會公亮手詔問以待遇之要禦備之方琦言臣歷觀春秋洎戰國時諸侯兩兵已

合飛矢在上走使在下其間辨說解釋遂各交綏而退却復盟好者比比皆是蕭禧與丹使臣來請地界者

釋例終篇云稱凡者五十其別四十有九蓋以母弟

二凡其義不異故也隋志有春秋五十凡義疏二

卷元折案書錄解題春秋釋例十五卷杜預撰預既為集解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為部凡四十部唐劉賈為之序春秋釋例久佚

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錄出案提要曰是書以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

義例統歸於凡左傳稱凡者五十其別四十有九皆周公之垂法史書之

舊章仲尼因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

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緒發大義謂之變例亦有舊史所不書適合仲尼

之意者仲尼即以為義非互相比較則衰賤不明故別集諸例及地名譜

第歷數相與為部先列經傳數條以包通其餘而傳所述之凡繫焉更以

已意申之名曰釋例此條所引亦見杜預春秋序正義宣十七年左

傳凡太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凡稱弟皆母弟也正義曰此例

再言凡者前此明稱母弟之文適子及妾子之等後凡明書稱弟者皆母

弟之義馬史釋史九十九春秋雜記總論曰春秋書法有典策之舊禮

全經之通例傳所稱發凡五十是也有一事之變例特起之新義傳所謂

書不書稱不稱言不言先書追書故書書曰之類二百八十有五也經

有例而傳無凡者多矣又不止五十也又曰聖人之作春秋也有依凡之

例有違凡之例有魯史之例有參酌衆國之例有二百餘年之例有一時

一事特起之例有人所共見之例有大義違疑聖心獨斷之例云云分

晰最為精審文多不能全載

魏絳曰靡自有禹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

襄四年杜氏謂靡夏遺臣事羿者真文忠辯之曰靡忠

於王室如此考其本末乃事相非羿也豈有夏之

忠臣而肯事羿者哉張宣公曰若靡可謂忠之盛

者矣閔按靡於后羿被殺後始奔有禹氏故曰曾事羿注非無因全

師曠驟歌北風又歌南風襄十年服氏注北風無射夾鍾

以北南風姑洗南呂以南律是候氣之管氣則風

也元折案服注云云見周禮二十三正義無射夾鍾作夾鍾無射襄十

年杜注歌者吹律以詠八風南風音微故曰不競也師曠唯歌南北風

者聽晉楚之強弱正義曰律呂雖有十二其風有八八風者乾風不周坎風廣莫艮風調震風明庶巽風清明離風景坤風涼兌風闔闔八方之風風別先有音曲揔吹律呂以詠八方音曲今師曠以律呂歌南風音也南風音微不與律聲相應故云不競服虔以為卯酉以北律呂為北風以南為南風與杜八風義遠蓋即指周禮疏所引之說也周禮疏但曰注云不著名氏厚齋因左傳正義而知為服氏注

讒鼎之銘昭三服氏注疾讒之鼎明堂位所云崇鼎是

也一云讒地名禹鑄九鼎於甘讒之地故曰讒鼎

正義謂二說無據愚考韓子說林曰齊伐魯索讒

鼎魯以其質往齊人曰質也魯人曰真也齊曰使

樂正子春來吾將聽子見說林下篇新序呂氏春秋皆曰

岑鼎新序節士篇呂覽季秋紀審己篇紀岑鼎事與說林畧同惟樂正子春作柳下惠二字音相近然

則讒鼎魯鼎也明堂位魯有崇鼎服注不為無據

繼序按廣韻冬侵二部古音相通故崇讒岑可轉寫其收崇入東部收讒入咸者誤也

謂之鄭志以明兄弟之倫謂之宋志以正君臣之分

元折案隱元年左傳書曰鄭伯克段于鄆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襄元年左傳春己亥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為宋討魯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謂之宋志杜注成十八年楚取彭城以封魚石故曰非宋地夫子治春秋追書繫之宋登成也不與其專邑叛君故使彭城還繫宋

宋人取長葛隱六年經以為冬傳以為秋劉原父謂左氏

雜取諸侯史策有用夏正者有用周正者元折案原父說見春秋權衡

朱子跋李少膺勝說石林葉氏考左傳所記祭足取麥穀鄧來朝三事以為經傳所記有例差兩月者是經用周正而傳取國史直自用夏正者失於更改也日知錄四隱公三年夏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若以為周正則麥未熟四年秋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亦在九月之上是夏正六月未亦未熟注云取者盡芟踐之終是可疑按傳中雜取三正多有錯誤左氏雖發其例於隱之元年曰春王周正月而間有失於改定者文多事繁固著書之君子所不能免也

公羊疏左氏先著竹帛故漢時謂之古學公羊漢世

乃興故謂之今學

何云以其經古文故謂之古學公羊家已行於世以今文教授故謂之今學楊氏疏謬矣

是以五經異義云

全云許叔重作古者春秋左氏說今者春

秋公羊說鄭衆作長義十九條十七事論公羊之

短左氏之長賈逵作長義四十條云公羊理短左

氏理長以上俱見何休公羊傳序文正義魏鍾繇謂左氏為太官公羊

為賣餅家元折案後漢書儒林傳許慎曰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撰為五經異義又鄭興傳子乘字仲師年十二從父受左

氏春秋作春秋難記條例受詔作春秋刑十九篇又賈逵傳字景伯尤明左氏傳國語為之解詁五十一篇上疏獻之肅宗立持好古文尚書左氏傳詔

達入講帝善遠說使出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達於是具條奏之曰臣謹植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其餘同公羊者什

有七八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其相殊絕固且甚遠三國志魏裴潛傳注魏畧嚴幹特善春秋公羊司

隸鍾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謂左氏為太官而謂公羊為賣餅家故數與幹辯析長短隋書經籍志一春秋左氏長經二十卷漢侍中賈逵章句○集

證按太官北堂書抄引魏略作太官厨

權載之

全云文公德興字

問左氏云夏五之闕

桓十

年艮八之占

襄九

名對也

元折案唐書權德輿傳字載之未冠以文章稱諸儒聞德宗聞其材召為太常博士自太常卿拜為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謚曰文四庫全書目錄權文公集十卷一試明經策問曰夏五之闕雖繫月而何嫌艮八之占於兼山為何義襄九年傳註曰連山歸藏二易

皆以七八為占故言遇艮之八正義曰遇八謂艮之第二爻不變者是也

史趙曰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

於遂昭魯語幕能帥顛頊者也有虞氏報焉韋昭

注云幕舜之後虞思也為夏諸侯鄭語虞幕能聽

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注亦以為舜後虞思按左

氏則幕在瞽瞍之先非虞思也閩按金仁山前編亦辨舜出於虞幕祖顛頊不祖黃帝之

說願悉元折案金仁山前編曰考之於書曰嬪于虞是虞者有國之稱也參之國語史伯之言曰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

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夏禹能平水土以品庶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於百姓者也周棄能播殖穀疏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後皆

為王公侯伯夫以虞幕並稷契而言則幕為有幼始封之君虞為有國之號  
而舜所自出以主天下者也攷之左氏史趙之言曰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  
舜重之以明德夫自幕至于瞽瞍則非自黃帝昌意顓頊窮蟬故康勾望橋  
牛以至瞽瞍也 楊升菴集羅沁云嘗見漢劉耽所書呂梁碑序虞舜之世  
曰舜祖幕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喬牛喬牛生瞽瞍質之史記蓋同

穆有塗山之會昭四年注在壽春東北說文部俞會稽山

一曰九江當塗也民以辛壬癸甲嫁娶按漢地理

志九江郡當塗應劭注禹所娶塗山侯國有禹虛

蘇鶚演義謂宣州當塗誤也東晉以淮南當塗流

民寓居于湖僑立當塗縣以治之唐屬宣州集證唐志宣州

宣城郡當塗武德三年以縣置漢之當塗乃今濠州鍾離也

南豫州八年州廢來屬元圻案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十滕撫傳徐鳳築城于當塗山中注今宣州

當塗縣山蘇鶚演義云塗山有四一會稽二淪州三濠州四金山國禹娶之  
今宣州當塗也仁傑按書正義引左傳解云塗山在壽春縣則禹娶金山非  
宣之當塗縣諫太平州按圖經無所謂塗山者則四塗山之說亦自不審范

蔚宗自于郡國志當塗注云徐鳳反于此章懷太子不悟何也蘇文忠濠州  
七絕有塗山詩云推蘇已入黃能廟烏鵲猶朝禹會村自注云下有禹廟山  
前有禹會村又云仁傑按有兩當塗縣一在九江一在宣州九江之當塗以  
塗山得名故城在唐屬濠州是也宣之當塗則晉成帝時以當塗流入過江  
在于湖者僑立為當塗縣大業十年屬宣州是也宣之當塗晉成帝始置東  
鄰國未之有

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定五年呂氏春

秋云孔子徑庭而趨歷級而上曰以寶玉收譬之

猶暴骸中原也案呂覽孟冬紀安死篇魯季孫有喪孔子往弔之  
入門而左從容也主人以璵璠收孔子徑庭而趨

云云高誘注喪季平子意如之喪也說文玉部璠云孔子曰美哉璵璠遠而

望之真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二則孚

勝初學記類引逸論語曰璠璵魯之寶玉也原註下與說文

同其即季孫之事歟

范武子之德本於家事治襄二十七年宣子不能守家法乃

縱女祁之惡信子鞅之讒錮逐藥盈幾危晉國襄  
年十一忝厥祖矣再傳而吉射亡定公十年宜哉元折案考經曰  
移於官  
家事理故治可

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祿猶思不義哀十年子贛之責

公孫成也劉歆亦少愧哉全云此為趙孟傳輩殺表鑄以降

於上條之下恐誤今改入本條厚齋挽表進士鑄詩云天柱不可折柱

折勢莫撐九鼎不可覆鼎覆人莫扛表公烈丈夫獨立東南亦欲以

己力代國相頡頏通連宋祁移取為不義成奮然抱志起誓欲掃擒

拔劍突前摩手向日月光賦勢愈猖獗山摧失忠良嗚呼絕倫志不

得騁才長妻孥悉從瀾枯骨誰為裏忠烈動天地存魂為國殤山

水倍堪悲抱恨徹穹蒼蒼幸一息庶幾紀星霜西風白楊路哀猿

號崇岡解劍挂墓柏泣下沾衣裳惜哉時不利抽毫述悲傷此詩載

甬上者舊詩第二卷

平地一尺是歲大熟為豐年桓公之時平地廣一

丈以為陽傷陰盛之證按左氏於隱公云平地尺

為大雪不言是歲大熟桓公事無所據其說妄矣

桓八年冬十月雨雪建酉之月而雪未聞其廣一

丈也元折案書錄解題總集類六臣文選六十卷唐工部侍郎呂延祚

承祖男良處士張銑呂向李周翰也以李善注惟引事不說意義故復為

此注後人併與李善原注合為一書名六臣注

柳子晉問魏絳之言近寶則公室乃貧按左傳成六

年此乃韓獻子之言閩按東坡石鐘山記魏獻子之歌鐘也獻當

古人之誤而亦誤者如晉問作魏絳乃出水經注非不記左傳故以示博此

又一例也方樸山云朱子註論語夏瑚商璉亦因舊註非不知與明堂位

庚也繼序按包鄭註論語賈服杜註左傳皆云夏曰瑚○元折案水經六

澮水下注曰春秋成公六年晉景公謀去故絳欲居郛瑕韓獻子曰土薄水

淺不如新田有汾澮以流其惡遂居新田四庫全書校本案原本及近刻

六年訛作元年晉景公訛作悼公韓獻子訛作魏獻子今據左傳改正若如

義門所云豈韓之訛作魏唐時本已然與晁無咎嘗取晉問以續楚辭曰

枚乘七發蓋以微諷吳王濞母反晉問亦七蓋效七發以諷時君薄事役而

隆道實云

縱女祁之惡信子鞅之讒錮逐藥盈幾危晉國襄二十一年泰厥祖矣再傳而吉射亡定公十年宜哉元折案孝經曰家事理故治可移於官

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祚猶思不義哀十年子贛之責

公孫成也劉歆亦少愧哉全云此為趙孟傳輩殺赤鏞以降元而發○元折案全註三箋本入於上條之下恐誤今改入本條厚齋挽表進士鏞詩云天柱不可折柱

猶秉周禮閔元年齊猶有禮僖三十年觀猶之一字則禮廢久矣

呂向注雪賦文選謝惠連雪賦曰盈尺則呈瑞於豐年表大則表於陰德曰隱公之時大雪

平地一尺是歲大熟為豐年桓公之時平地廣一丈以為陽傷陰盛之證按左氏於隱公云平地尺

為大雪不言是歲大熟桓公事無所據其說妄矣

桓八年冬十月雨雪建酉之月而雪未聞其廣一

丈也元折案書錄解題總集類六臣文選六十卷唐工部侍郎呂延祚開元六年表上號五臣集註五臣者常山尉呂延濟都水使者劉承祖男良處士張銑呂向李周翰也以李善注惟引事不說意義故復為此注後人併與李善原注合為一書名六臣注

柳子晉問魏絳之言近寶則公室乃貧按左傳成六

年此乃韓獻子之言閩按東坡石鐘山記魏獻子之歌鐘也獻當作莊何云詩文中誤用事有自誤者有因古人之誤而亦誤者如晉問作魏絳乃出水經注非不記左傳故以示博此又一例也方樸山云朱子註論語夏瑚商連亦因舊註非不知與明堂位

又一例也繼序按包鄭註論語賈服杜註左傳皆云夏曰瑚○元折案水經六澮水下注曰春秋成公六年晉景公謀去故絳欲居郟瑕韓獻子曰土薄水

淺不如新田有汾澮以流其惡遂居新田四庫全書校本案原本及近刻六年訛作元年晉景公訛作悼公韓獻子訛作魏獻子今據左傳改正若如義門所云豈韓之訛作魏唐時本已與鬼無咎嘗取晉問以續楚辭曰

枝乘必發蓋以微諷吳王濞母反晉問亦七蓋效七發以諷時君薄事校而隆道實云

此賦見於雪賦  
瑞於豐年表大則表於陰德

劉勰辨騷班固以為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洪慶善

曰離騷用羿澆等事正與左氏合孟堅所云謂劉

安說耳元圻案楚辭卷一離騷經王逸序注班固離騷經章句序云昔

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濁穢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矚然泥

而不滓推此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斯論似過其真又說五子以失家巷謂

五子胥也及至羿澆少康二姚有姚佚文皆以所識有所增損然猶未得其

正也故博采經書傳記本文以為之解文心雕龍辨騷篇曰昔漢武愛騷

而淮南作傳以為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謗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

班固以為露才揚己忿懣沈江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莫益元圃非經義所

載書錄解題楚辭類楚辭十七卷漢護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集後漢

校書郎南郡王逸叔師注知饒州曲阿洪興祖慶善補注逸之注雖未能盡

善而自淮南王安以下為訓傳者今不復存其目僅見於隋唐志獨逸注幸

而尚傳與祖從而補之於是訓詁名物詳矣此條所引洪慶善語見楚辭

卷一辨騷注

列子載隨會知政羣盜奔秦趙襄子勝翟有憂色皆

格言也而謂隨會時有趙文子又謂孔子聞襄子

之言其先後差齟凡諸子紀事若此者衆

必辨說苑善說載祁奚救叔向以藥盈為樂達方樸山云

矣 避惠帝諱也樂達二字乃藥達傳寫之訛非說苑本然

范桓子皆誤元圻案列子說符篇晉國苦盜有郤雍者能視盜之貌

骨侯喜告趙文子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郤雍不得其死

焉俄而羣盜謀曰吾所窮者郤雍也遂共盜而殘之晉侯聞之大駭立名文

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却雍死矣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

者不祥智料隱慮者有殃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而教明於上化行

於下民有恥心則何盜之為於是用隨會知政而羣盜奔秦又趙襄子使新

穉穆子攻翟勝之取左人中人使遽人來謁之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

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

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一朝而

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為昌也喜者所以

為亡也勝非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常勝矣

然卒取亡焉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為能持勝士會繼趙盾為政在

晉景公七年趙文子乃盾之曾孫相去幾八十年孔子卒於周敬王四十一

年元王元年趙襄子始立



十  
四  
行

攷古編謂歐陽公論二帝三王世次差舛發端於杜

佑通典案今本攷古編無此語按釋例世族譜已有此疑則發端

乃杜預也閣按曹魏時博士張融難王肅亦以五帝非黃帝子孫相續次者又前於預○元折案通典四十二書禮夏后氏禘黃帝

而郊縣注司馬遷五帝本紀云舜則黃帝九代孫譽之曾孫禹帝元孫計不合如此之差懸恐馬遷之誤 歐陽公帝王世次圖序曰遷所作本紀出於

大戴禮世本諸書今因其說圖而考之堯舜夏商周同出於黃帝堯之崩也下傳其四世孫舜舜之崩也復上傳其四世祖禹而舜禹皆壽百歲稷契於

高辛為子乃同父異母之兄弟今以其世次而下之湯與王季同世湯下傳十六世而為紂王季下傳一世而為文王二世而為武王是文王以十五世

祖臣事十五世孫紂而武王以十四世祖伐十四世孫而代之王何其謬哉文十一年正義世族譜取史記之說又從而譏之云按錄則舜之五世從祖

父也而及舜共為堯臣堯則舜之三從高祖而妻其女此史記之可疑者案今本世族譜無此文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雜家類考古編十卷宋程大

昌撰論經義異同史傳繆誤多所訂證

雍熙中太宗九年校九經史館有宋臧榮緒梁岑之敬

所校左傳諸儒引以為證孔維謂不可按據杜鎬

引正觀勅以經籍訛舛由五胡之亂學士多南遷

中國經術浸微今並以六朝舊本為證持以詰維

維不能對原注見談苑 全 太平興國中校漢書

安德裕取西域傳山川名號字之古者改附近人

集語錢熙謂人曰予於此書特經師授皆有訓說

豈可胃臆塗竄以合詞章原注見晏元獻公書 案此晏殊

百十觀鎬熙之言則經史校讎不可以臆見定也閣

齊武帝賜晉安王子懋以杜預手所定左傳梁蕭琛得三輔相傳班固真本漢書此二書當更奇 何云自靖康亂後北學益衰○元折案書錄解題

小說家類談苑十五卷丞相宋庠公序所錄楊文公億言論初文公里人黃鑑從公游慕其異聞奇說名南陽談數宋公剛其重複分為二十一門改曰

談苑 南齊書高逸傳臧榮緒東莞人也博愛五經謂人曰昔呂尚奉丹書武王致齋降位李釋教誡並有禮敬之儀因觀明至道乃著拜五經序論

嘗以宣尼生庚子日陳五經拜之自號被褐先生傳言太祖為揚州徵榮緒為主簿不到蓋宋人而隱於齊者故王氏仍以宋係之 陳書文學傳岑之

敬字思禮南陽棘陽人也年十六策春秋左氏制旨孝經義擢為高第南齊書武十七王傳晉安王子懋字雲昌世祖第七子也撰春秋例苑三十卷世祖曰汝嘗以讀書在心足為深欣也賜杜預手所定左傳及古今善言梁書蕭琛字彥瑜蘭陵人始琛在宣城有北僧南度惟賞一葫蘆中有漢書序傳僧曰三輔焉老相傳以為班固真本琛固求得之其書多有異今者孔維字為則開封雍邱人九經及第淳化初官工部侍郎受詔校五經疏義杜鎬字文周無錫人博貫經史舉明經解褐集賢校理歷官工禮二部侍郎安德裕字益之一字師臯河南人開寶三年登甲科至道中知睦州還判太府寺錢熙字大雅泉州南安人善屬文李昉深加賞重為之延譽令與子宗諤游遊登甲科

前輩學識日新日進東坡詠三良其和淵明者與在

鳳翔時所作何云鳳翔所作本之康成議論賈殊呂成公博議論公

孫教二子及續說則謂宗子有君道趙宣子使史

駢送賈季幣則謂古人風俗尚厚博議非是可以

見進德修業之功集證魏慶之詩人玉屑昔之詠三良詩有王仲宣曹子建陶淵明柳子厚曾無一語辨其非是者惟坡公和陶云殺身故有節大節要不虧君為社稷死我則同其歸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真存愛三良安足希審如是言則三良不能無罪

東坡一篇冠絕千古若溪漁隱云東坡秦穆公墓詩意全與和三良詩意相反蓋是少年時議論如此至其晚年所見益高超人意表此揚雄所以悔少作也○元折案文選曹植三良詩秦穆先下世三良皆自殘王祭詠史詩臨殺要之死焉得不相隨注劉德漢書注曰黃鳥之詩刺秦穆公要之從死秦風黃鳥序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箋云從死自殺以從死東坡咏秦穆公墓云昔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字殉公意亦如齊之二子從田橫蓋從自殺之說四庫全書總目春秋左氏傳續說本無卷宋呂祖謙撰是編繼左氏傳說而作以補所未及故謂之續說久無傳本今見於永樂大典者以傳文次第排比之猶可成帙其中如史駢送孤射姑之幣孟獻子愛公孫叔二子兩條俱以博議所言為非是則是書當成於晚年矣呂成公左氏傳續說卷五文六年盡具其幣與器用財賄條云左氏詳書之者蓋見得纖悉周盡向博議論趙宣子持地遣史駢送孤射姑之幣全不是蓋古人風俗尚厚却不如此又卷六文十六年孟獻子愛穆伯二子條云獻子告季文子亦已信之矣二子皆死亦自愧不安而死孟獻子正是宗子宗子有君道博議所論此事非是

齊晉楚之霸皆先服鄭范雎李斯之謀皆先攻韓蓋

虎牢之險天下之樞也在號曰制在鄭曰虎牢在

韓曰成臯號叔恃險而鄭取之鄭不能守而韓滅

之韓又不監而秦并之秦之亡也漢楚爭之在德

不在險佳兵者好還信夫閱按戰國策三晉既破智氏將分其地段規曰分地必取成臯韓王曰成

臯石溜之地也無所用之段規曰不然臣聞百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王用臣言則韓必取鄭矣王曰善果取成臯是成臯不待鄭亡而

久入晉矣○元折案莊公二十七年為齊桓之十九年同盟于幽陳鄭服也僖公二十九年晉文公盟諸侯于翟泉謀伐鄭也文公十四年為楚莊

王之二年同盟于新城從于楚者服注從楚者陳鄭宋戰國策范雎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若木之有莖人之病心腹天下有變為

秦害者莫大於韓王曰寡人欲收韓韓不聽為之奈何范雎曰舉兵而攻秦陽則成臯之路不通北新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兵不下一舉而攻宜陽

則其國斷而為三韓見必亡焉得不聽韓聽而霸事可成也史記始皇本紀李斯因說秦王請先取韓以恐他國於是使斯下韓范雎曰今韓

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漢書地理志成臯故虎牢亦名制左傳所謂嚴邑也正義括地志云成臯故縣在洛州汜水縣西南汜音似鄭語

史伯謂鄭桓公曰子男之國號檜為大號叔恃勢檜仲恃險君若以周難之故而寄幣與賄焉不敢不許周亂而弊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若以成

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史記韓世家哀侯二年滅鄭因徙都鄭秦始皇本紀十七年內史騰攻韓得韓王安盡納其地以其地為郡項

羽本紀漢之四年項王進兵圍成臯漢王逃楚遂拔成臯項王乃自東擊彭越漢王則引兵渡河復取成臯吳起傳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

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老子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又曰夫佳兵者不祥物或惡之

欲治國者先齊家家之不齊莫甚於魯衛觀詩可見

已衛不足言也魯自括戲之爭而桓宣皆篡兄矣

自文姜之亂而哀姜襲其跡矣自成風事季友哀姜

成風事俱見閔二年而敬嬴事襄仲矣何云內言不踰闕成風閔季友之辭而事之非家法也然宋儒不察文義

遂使與共仲通於哀姜同科則証古良臣矣襄仲雖有弑君之大惡亦非僉于敬嬴也全云厚齋亦未嘗指為僉淫也家法不

修故曰魯衛之政兄弟也然衛多君子魯無君子

者斯焉取斯風化猶媿也畏清議者亦曰何以見

魯衛之士哀十政治雖濁風俗不衰與漢之東都同

元折案邶風雄雉飽有苦葉新臺鄘風鶉奔奔皆以為刺宣公宣姜也齊風敝笱載馳猗嗟序以為刺文姜齊襄魯莊也史記魯世家武公九年與長

子括少子戲西朝周宣王王立戲為魯太子武公歸而卒戲立是為懿公九年懿公兄括之子伯御與魯人攻弑懿公而立伯御為君伯御即位十一年周宣王伐魯殺其君伯御立稱是為孝公隱十一年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羽父懼反譖公於桓公而請弑之文公十八年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襄公長而屬諸襄仲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

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案桓六年正義曰自殷以往未有諱法諱始於周方樸山云以諱

事神名終將諱之釋文從名字句絕曲禮注云生者不相辟名衛侯名惡

大夫有石惡君臣同名春秋不非昭七年衛侯惡卒穀梁傳曰鄉曰衛齊惡今日

耳衛侯惡此何為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疏曰其並存者則不諱若卒哭而後無容得斥君名蓋捨名而稱字

耳理道要訣禮記注疏云自古至商子孫不諱祖父

之名周制方諱原注夷狄皆無諱漢宣帝三年詔曰古天子之

名難知而易諱也其更諱詢則生而稱諱矣何云生

自漢博議謂名子者當為孫地出顏氏家訓風操篇按孔疏引熊

氏曰石字誤當作名字蓋大夫有名惡者謂齊惡非石惡也元坊案書錄解題雜家類道要訣唐宰相杜佑撰凡三十一篇皆諱問答之辭末一卷記古今果制蓋於道與中撮要使人主觀覽全氏云杜林公作蓋偶誤耳觀卷五禮記周人以手搏食條引禮道要訣全注云杜林公作

河圖曰崑山出五色流水其白水入中國名為河集證

引見後漢張衡傳注故晉文公投璧于河曰有如白水傳二十四何云

此不足憑宏詞人俗習如此三箋載閻云崑字下當有崑字有如白水即有如皎日也集證御覽六十一引山海經曰崑崙山縱橫萬里高萬

一千里去崑山五萬里有青河白河赤河黑河環其墟其白水出東北取曲向東南流為中國河百里一小曲千里一大曲

狐偃曰求諸侯莫如勤王傳二十五年荀彧以此勸曹操迎

獻帝原注或之言曰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景從案荀彧語見通鑑漢獻建安元年豈誠於為義者

故曰譎而不正淮南之書謂晉文得之乎閨內失

之乎境外繆稱非也辰羸之事傳二十三年閨內之法安

在哉詩如衛風木瓜猶美齊桓而唐風不錄晉文

亦以是夫

元折案詩序木瓜美齊桓公也衛有狄人之敗桓公救而封之衛人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宋王哲春秋皇綱論

齊桓之定太子也不欲使惠王廢嫡庶之正是其本志故仲尼謂之一正天下首止之會是也晉文公之迎襄王也藉以求諸侯信義之名非其至誠而孤偃勸以繼文之業王城之師是也以其不本尊王之義故謂之譎而不正

介子推曰身將隱焉用文之

傳二十四年

君子之潛也名不

可得聞先儒謂台平高於四皓

何云台平當事秦晚年失侯為漢相客惡得賢案

台平高於四皓乃朱子語

申屠蟠賢於郭泰

集證按廣韻十六蒸應字下云漢有應曜隱於淮陽山中與四皓俱微曜

獨不至時人語曰南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應劭其八代孫也台平當以應曜易之元折案胡致堂讀史管見五議者以郭泰申屠蟠不罹黨錮之禍

比肩而譽之愚謂有道固賢矣而名在八顧未若蟠之以不見成德也及董卓擅朝收召名士蔡邕荀爽陳紀韓融皆畏卓暴戾無敢不至而蟠獨從容高卧竟以不屈其用晦如愚風度高且遠矣

邵子

觀物內篇四

曰修夫聖者秦穆之謂也蓋取其悔過自

誓胡文定謂文四年見伐不報始能踐自誓之言

矣尸子稱穆公明於聽獄斷刑之日揖士大夫曰

寡人不敏

北堂書抄不敏下有教不至三字

使民入於刑寡人與有戾

焉二三子各據爾官無使民困於刑

集證引見御覽六百三十六

此

雖大禹之泣辜無以過以此坊民猶有立威於棄

灰者

閩按嘗謂秦穆公曰其君實惡其民何罪楚共王曰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大哉二君之言可為萬世法○元

折案尸子注見卷五南風之詩條

吳越春秋南到計於蒼梧而見縛

人禹拊其背而哭曰天下有道民不罹辜天下無道罪及善人此吾德薄不能化民證也韓非子仲尼說隕霜而殷法刑棄灰說苑秦法棄灰於道者刑

楚之興也算路藍縷宣十其衰也翠被豹舄昭十國家之

興衰視其儉侈而已

全云此有感於南宋湖山之華綺

樂王鮒毀叔向襄二十一年以平公不好賢也梁邱據不毀

疑重出

晏子以景公好賢也二臣皆從君者易地則皆然

原注劉貢父詩云顧子曰昔梁邱據之諫景公也於房晏嬰

之諫景公也於朝然晏嬰之忠著於竹素梁邱之

佞于今不絕原注顧夷義訓唐志在儒家集證引見御覽四百五十七梁邱據豈能諫

景公哉斯言繆矣全云梁邱據果能諫於房亦何佞之有集證

元折案近刻三劉文集公非集祇存詩四首公是集有雜詩一首云齊有梁邱據晉有樂王鮒據能愛晏嬰鮒能讒叔譽二臣嬰兩朝事君為悅據景有尚賢志據逆以為助平失宥善心鮒乃速其去母以據為賢易地則同趣或本貢父詩而誤入原父集中近得四庫全書所輯公是集五言古詩多至十二卷獨不載是詩其為貢父作無疑

或求名而不得如向戌欲以弭兵為名而宋之盟其名不列焉襄二十七年或欲益而名章如趙盾偽出奔宣二年胡傳是盾偽出而實與聞乎故也

崔杼殺太史襄二十五年將以益弑君之惡

而其惡益著焉推此類言之可見謹嚴之法求名非謂齊豹名章不止三叛也元折案杜預春秋序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益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正義曰齊豹衛國之卿春秋之例卿皆書其名氏齊豹忽衛侯之兄起而殺之欲求不畏強禦之名春秋柳之書曰盜盜者賤人有罪之稱也郝庶其黑眩莒年夷三人皆小國之臣並非命卿其名於例不合見經竊地出奔求食而已不欲求其名聞故書其名使惡名不滅

孫卻論春秋無賢臣蓋諸侯不知有王其臣不能正君以尊王室此孟子所以卑管晏也全云孫卻唐末拾遺吾鄉前輩也春秋無賢臣論以見當時藩府諸臣之無心王室集證晁氏讀書志四孫卻文纂一卷唐孫卻字希韓四明人乾寧四年進士好尚孟揚之書慕韓愈舊四十一卷浙江志孫卻奉化人唐末為左拾遺朱溫篡唐著春秋無賢臣論一卷即起然肥遯著書紀年悉用甲子以示不臣之義○元折案孫卻春秋無賢臣論曰陪臣於諸侯君父也諸侯於周王亦君父也陪臣於周義猶大父也今春秋陪臣張公室侵王室弱周以強諸侯是弱祖而強父佐諸侯而敵周是佐父而敵祖遂使姬周削弱祀號而已桓文雖以為霸何能正之反有封禪請隧之僭管晏雖有其功何能諫之而有反玷毀孔之惡於是風教壞

六十三

海內焚如人不堪命何邪無賢臣也

周之替也自原伯魯之不說學昭十年秦之亡也自子楚

之不習誦元圻案呂成公大事記周赧王五十八年十二月秦質子異人逃歸解題曰按戰國策異人至不韋使楚服而見王后說

其狀高其智曰吾楚人也而自子之乃變其名曰楚王使子誦子誦曰少秦指在外嘗無師傳所教學不習於誦王罷之秦之焚書蓋兆于此 隋高祖素不說學亦二世而已

史墨對趙簡子曰天生季氏以貳魯侯又曰君臣無

常位自古已然昭三十二年簡子在晉猶季氏在魯也史

墨之對其何恃哉張睢陽責尹子奇曰未識人倫

焉知天道闕按張睢陽語以前惟郭璞嘗過顏含欲為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著龜皆理學精言 尹子奇按通鑑當作令狐潮元圻案通鑑唐紀肅宗至德元載令狐潮圍張巡于雍邱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聞賊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疑其木人使謀問之乃大驚遂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謂之曰君未識人倫焉知

天道張睢陽詩曰不辨風雲色安知天地心忠義之至乃欲以人勝天

今天或者大警晉也宣十二年畏而能自修者也雖晉

之彊能違天乎宣十五年忘而不自彊者也

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昭六年王魏公之於

寇萊公曰不可學他不是集證朱子名臣言行錄引龜山語錄云王魏公在中書寇公在密院中書

偶倒用了印寇公須鈞吏人行遣他日樞密亦用倒了印中書吏人呈覆亦欲行遣公問吏人汝等且道密院當初行遣倒用印者是否曰不是公曰既

是不是不可學他不是

公山不狃曰君子違不道讐國所託也則隱哀八年斯言

本罪人也全云斯言也為呂文煥劉整范文虎諸人言之元圻案張天

叛呂文煥以襄陽叛陳奕以貴州叛呂師夔以江州叛范文虎以安慶叛數人者皆宋大將貴似道所親厚也金城湯池社稷所寄一朝反戈魚羊食人入寇招叛為虜前驅呂文福各萬壽紛綸起效尤亂莫制矣

海內焚如人不堪命何邪無賢臣也

周之替也自原伯魯之不說學昭十年秦之亡也自子楚

之不習誦元圻案呂成公大事記周赧王五十八年十二月秦質子異人逃歸解題曰按戰國策異人至不韋使楚服而見王后說

其狀高其智曰吾楚人也而自子之乃變其名曰楚王使子誦子曰少棄指在外嘗無師傅所教學不習於誦王罷之秦之焚書蓋死于此 隋高祖素不說學亦二世而亡

史墨對趙簡子曰天生季氏以貳魯侯又曰君臣無

常位自古已然昭三十二年簡子在晉猶季氏在魯也史

墨之對其何恃哉張睢陽責尹子奇曰未識人倫

焉知天道闕按張睢陽語以前惟郭璞嘗過顏含欲為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著龜皆理學精言 尹子奇按通鑑當作令狐潮○元圻案通鑑唐紀肅宗至德元載令狐潮圍張巡于雍邱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聞賊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疑其木人使謀問之乃大驚遂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謂之曰君未識人倫焉知

天道張睢陽詩曰不辨風雲色安知天地心忠義之至乃欲以人勝天

今天或者大警晉也宣十二年畏而能自修者也雖晉

之彊能違天乎宣十五年怠而不自彊者也

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昭六年杜注辟邪也衷正也王魏公之於

寇萊公曰不可學他不是集證朱子名臣言行錄引龜山語錄云王魏公在中書寇公在密院中書

偶倒用了印寇公須鈞吏人行遣他日樞密亦用倒了印中書吏人呈覆亦欲行遣公問吏人汝等且道密院當初行遣倒用印者是否曰不是公曰既是不是不可學他不是

公山不狃曰君子違不適讐國所託也則隱哀八年斯言

也蓋有聞於君子矣背君父以覆宗國者不狃之

罪人也全云斯言也為呂文煥劉整范文虎諸人言之

齊人歌曰唯其儒書以為二國憂哀二十一年春秋之季已

此句人非...



輕儒矣至戰國而溥于髡有賢者無益之譏秦昭  
王有儒無益之問末流極于李斯元折紫荀子儒效篇秦昭王問孫卿子曰儒無益於人之國孫卿子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守臣子而致貴其上者也

申包胥似張子房天下士也楚破矣請秦師以却吳

定四年韓亡矣借漢兵以滅秦其相似一也入郢之讐

未報則使越為之謀以滅吳原注見吳語韓王成之讐未

報則從漢為之謀以滅項其相似二也楚君既入

而逃賞定五年漢業既成而謝事其相似三也自夏靡

之後忠之盛者二子而已然楚國復興案周敬王十五年楚昭復國歷

十三君至負芻而為秦所滅計二百八十三年而韓祀不續天也子房之志則伸

矣我思古人唯漢諸葛武侯可以繼之鞠躬盡力

死而後已此即武侯後出師表語見三國志本傳注其志一也若梁之王琳唐

之張承業功雖不就抑可以為次矣不當以功之

成否論吁春秋亡國五十二未見其人也遂之四

氏僅能殲齊成其亡而復存者唯一包胥豈不難

哉太史公傳伍員而不傳包胥非所以勸忠也戰

國策楚莫敖子華曰昔吳與楚戰于柏舉三戰入

郢勢冒勃蘇贏糧潛行上崢山踰深谿踰穿膝暴

七日而薄秦朝竊何云閣校作雀疑善本雀字之誤立不轉晝吟宵哭

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秦遂出草車千乘卒萬

人屬之子滿原注左氏作滿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

濁水全云楚無濁水疑是馮水字相近而誤大敗之勢冒勃蘇即申包胥也

豈勢冒之裔楚之同姓歟嘉定錢氏大昕曰楚者楚之訛冒者冒之訛即古文申字勃蘇與包

胥聲相近。鮑彪戰國策注曰定四年以為申包胥元吳師道補注曰楚冒即勃蘇包胥聲相近淮南修務訓云

申包胥羸糧跣走走疑當作足跋涉谷行上峭山赴深谿

游川水犯津關躡蒙龍履沙石踰達膝曾繭重抵

七日七夜至於秦庭鶴跣而不食晝吟宵哭面若

死灰顏色黴墨涕液交集以見秦王亦與子華之

言同所謂莫敖大心深入吳軍而死修務訓吳與楚戰莫敖大心撫其御

之手曰今日距強敵犯白刃蒙矢石戰而死卒勝民治全我社稷可以庶幾乎遂入不返以左氏考之即左

司馬成也見定四年成者葉公諸梁之父也諸梁定白公

之亂不有其功而老於葉事見哀十六年其間包胥之風而

師法之歟元圻案張良大父父五世相韓秦滅韓良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後從沛公西入武關說以破秦之策事

詳史記項羽本紀留侯世家新序昭王復國而賞始於包胥包胥曰輔君安國非為身也救急除害非為名也功成而受賞是賈勇也遂逃賞終身不見

史記留侯世家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讐強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

事從赤松子游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北齊書王琳傳琳字子珩會稽山陰人也梁元為魏圍逼微琳赴援師次長沙知魏平江陵已立梁王譽乃為

梁元舉哀三軍縞素陳霸先推立敬帝以侍中司空徵琳不從命陳武帝遣將侯安都周文育等誅琳乃受梁禪逆戰于沌口禽安都文育初魏赴江陵

之時永嘉王莊年甫七歲逃匿人家琳迎還湘中及敬帝立出質于齊請納莊為梁主文宣遣兵援送拜琳為梁丞相琳乃遣兄子叔寶赴鄴奉莊纂梁

祚於鄴州及陳霸先即位琳乃輔莊次于濡須口陳遣吳明徹襲溧城琳遣巴陵太守任忠大敗之屬陳氏結好於齊使琳更聽後圖陳將吳明徹進兵

圍之城險被執殺之琳故吏朱瑒致書陳尚書徐陵求琳首曰梁故建寧公琳當亂離之辰總方伯之任輕躬殉主以身許國徒蘊包胥之念終邁藁宏

之青五代史宦者傳張承業字繼先唐僖宗時宦者也晉王病且革以莊宗屬承業曰以亞子累公等莊宗常凡事承業軍國之事皆委承業承業亦

盡心不懈天祐十八年莊宗已諸諸將即皇帝位承業方卧病聞之自太原肩輿至魏諫曰大王父子與梁血戰三十年本欲雪國家之讐而復唐之社稷

今元兇未滅而遽以尊名自居非王父子之初心且失天下望不可莊宗謝曰此諸將之所欲也承業曰不然梁唐晉之仇賊而天下所共惡也今王誠

能為天下去大惡復列聖之深讐然後求唐後而立之使唐之子孫在孰敢當之使唐無子孫天下之士誰可與王爭者臣唐家一老奴耳誠願見大

之成功然後退身田舍使百官送出洛東門而令路人指而歎曰此本朝  
敕使先王時監軍也豈不臣主俱榮哉莊宗不聽冰業乃仰天大哭曰吾  
王自取之誤老奴矣不食而死班孟堅古今人表有申包胥而無楚冒  
勃蘇是一人也乃於中下列沈尹戌復於中中列莫敖大心則以一人為  
二人矣

邾文公之知命文十年楚昭王之知天道哀六年惠王之知志

哀十年其所知有在於卜祝史巫之外者裨竈言鄭之

將火或中或否子產謂焉知天道昭十年梓慎言魯之

將水昭子曰旱也秋大旱如昭子之言昭二十年亦非

知天者也故聖人以人占天何云揚子語○元折案法言五

地若此則史也何異曰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呂氏春秋制樂篇宋  
景公時熒惑在心子韋曰禍當於君雖然可移於相公曰相所與治國家者  
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為君乎寧獨死子  
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害則民饑民饑必死為人君而殺其民以自活也其  
誰以我為君乎是寡人之命固盡已子無復言矣子韋曰君有至德之言三  
天必三賞君是夕熒惑果徙三舍與邾文公之知命相類文選張衡思元

賦曰慎竈顯以言天兮占水火而妄訛

鉅麇之於趙宣子宣二年沐謙之於司馬楚之誠敬之感

入至矣商君載甲操戟李林甫重關復壁不亦愚

乎何云如費禕者又可戒也○元折案魏書司馬楚之傳楚之晉宣帝弟

楚之待謙甚厚謙夜詐疾知楚之必自來因欲殺之楚之聞謙病果自齋湯  
藥往省之謙感其意乃出匕首於席下以狀告遂委身以事之其推誠信物  
皆此類也史記商君列傳趙良曰君之出也後車十乘從車載甲多力而  
駢脅者為駮乘持矛而操關戰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唐  
書姦臣傳林甫自見結怨者衆憂刺客竊發其出入廣騎驎先驅百步傳呼  
呵衛金吾為清道公卿辟易趨走所居重關復壁絡板堊石一夕再徙家人  
亦莫知也三國志蜀費禕傳禕字文偉延熙十五年命禕開府十六年歲

春秋書災異不書祥瑞所以訓寅畏防怠忽也災異

古史官之職何云周官馮相氏保章氏敘于太史小史之隕石六

鷓宋襄以問周內史僖十年有雲夾日楚昭以問周太

史六年

史哀六在漢則太史公掌天官張衡為日官我朝舊

制太史局隸秘書凡天文失度三館皆知之淳熙

孝宗在位十二年改元淳熙中熒惑入斗同修國史李燾類次漢元

鼎至宣和四十五事以進熒惑犯氏秘書丞蔣繼

周言氏者郎也驛傳宜備非常不淹旬都進奏院

災蓋每有星變館吏以片紙錄報故得因事獻言

自景定閩按理宗在位三十六年庚申改元後枋臣謂賈似道欲抹殺災異

三館遂不復知甲子閩按景定五年彗星宮中見之乃下求

言之詔則蒙蔽可見壬申閩按度宗咸淳元年地生毛明年失

襄陽災異其可忽哉為人臣不知春秋之義其禍

天下極矣叔輒所以哭日食也閩按馬貴與言古太史所職掌者察天文記事政蓋

合占候紀載之事以一人司之故其時象緯有變而紀錄無遺○元圻察史記太史公自序曰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後漢書張衡傳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也安帝雅聞衡善術學公車特徵拜郎中再遷為太史令設客問作應問目見其志云有問余者曰吾子性德體道篤信安仁約已博觀無堅不鑽思世路斯何遠矣曩滯日官今又原之注日官史官也左傳曰天子有日官宋史李燾傳燾字仁甫眉州丹稜人淳熙十年太史言十一月朔日當食心八分燾係上古今日食是月者三十四事奏曰心天王位其分為宋十一月於卦為復方潛陽時陰氣乘之故比他食為重非小人害政即敵人窺中國玉海三天文書下淳熙十年上夏熒惑嘗入斗李燾言天道遠惟正人事可以弭災類次漢元鼎至宣和四十五事以進此當是一事而傳之者互異

宋襄求諸侯而敗于泓僖二十二年楚靈卜得天下而辱於

乾溪昭十三年淮南子證言曰侯而求霸者必失其侯霸而

求王者必喪其霸

臧孫於魯曰國有人焉襄二十三年師慧於宋曰必無人焉

五年襄十襄仲於秦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文十有士五人

晉文所以霸也昭十三年有太叔儀有母弟鱄衛獻所以

入也襄十三年有趙孟有伯瑕有史趙師曠有叔向女齊

晉所以未可媿也襄三十二年曰子無謂秦無人文十三年曰無善

人則國從之襄二十六年國之存亡輕重視其人之有無

而已案東方朔曰得士者強失士者弱舜有臣五人武王有亂

臣十人殷有三仁周有八士之人也始可謂之有

虞有宮之奇項有范增不能有其有矣史記高祖本紀子房蕭何韓信

此三人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人此其所以為我擒也魏之窺吳則曰

彼有人焉賈生言天下倒懸則曰猶為國有人乎

賈生之語見漢書本傳陳政事疏此皆以人為盛衰也何云以賈生之言終之深傷時無王導謝安耳

元圻案容齋隨筆十三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古之為國言辭抑揚率以有人無人為輕重晉以詐取士會於秦統朝曰子無謂秦無人我謀適不

用也楚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宋受鄭賂鄭師慧曰宋必無人魯盟臧紇之罪紇曰國有人焉賈誼論匈奴之擾侮曰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後之人不能及此然知敵之不可犯猶曰

彼有人焉未可圖也一士重於九鼎豈不信然

隱公之大夫多不氏猶可言未命也宋昭公之大夫

多不名則說者不一矣元圻案宋王哲春秋皇綱論卿書名氏為隱公之卿多不氏蓋隱公以庶長自

嫌欲同於攝故所用之卿亦不正命皆去族以別之傳曰隱不爵命大夫此說是也僖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左氏無傳杜注曰其事未聞於例為大

夫無罪故不稱名公羊傳曰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之位尊之也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左氏傳曰不稱名衆也且

言非其罪也公羊傳曰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穀梁傳曰稱人以殺誅有罪也文八年宋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左傳曰司馬握節

以死故書以官司馬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亦書以官皆貴之也正義曰死者不稱名無罪故也公羊傳曰司馬者何司城者何皆官舉也焉為

皆官舉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穀梁傳曰司馬官也司城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三傳之說已不同如此至宋儒或各從一傳或各自為

說不可殫述矣王氏論而不斷蓋闕疑之意

春秋誅亂臣賊子左氏謂稱君君無道也宣四年穀梁謂

稱國以弒其君君惡甚矣成十安定先生曰是啓亂

臣賊子之言也其為害教大矣元折案宣公四年夏六月己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傳

曰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杜注稱君謂唯書君名而稱國以弒言衆所共絕也稱臣者謂書弒者之名以示來世成公十八年正月庚申晉弒其君州蒲穀梁傳曰稱國以弒其君君惡甚矣疏曰於此發傳者以州蒲二年之間殺四大夫故於此發惡例也

宗人魯夏之守禮哀二十聖人遺禮也後世祀葵邱之

禁者多矣漢之劉輔魏之棧潛我朝之鄒浩守經

據古其有魯宗人之風乎閩按劉輔諫成帝不宜立趙婕妤為后棧潛諫文帝不宜立郭貴嬪為后

元折案漢書劉輔傳輔河間宗室也成帝欲立趙婕妤為后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臣母天下感莫大焉語曰腐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為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禍而無福三國志魏后妃傳文德郭

皇后太祖為魏王時得入東宮太子即王位后為夫人及踐阼為貴嬪甄后之死由后之寵也黃初三年文帝欲立為后中郎棧潛上書曰春秋書宗人魯夏云無以妾為夫人之禮齊桓誓命于葵邱亦曰無以妾為妻若因愛登

后使賤人暴貴臣恐後世下陵上替開張非度亂自上起也東都事略鄒浩字志完常州晉陵人也舉進士除右正言時章惇用事既已廢孟后遂立

劉氏為皇后浩上疏曰仁宗皇后郭氏與美人尚氏爭寵致罪仁宗廢后并斥美人選於貴族而立慈聖光獻所以遠嫌為萬世法也孟氏果與賢妃爭

寵而致罪則并斥美人以示至公固有仁宗故事存焉乞追停策禮別選賢族

夫差之報越定四其志壯矣燕昭報齊似之取其大節

而略其成敗可也慕容盛之討蘭汗其言曰免不

同天之責凡在臣民皆得明目當世君子猶有取

焉况吳乎全云此為天水諸宗子言之元折案戰國策燕昭王收破

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那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湊燕燕王弔死問生與百姓同其甘苦二十一年國殷富士卒樂佚輕戰於是以樂毅為上將

軍伐齊齊兵敗閔王出走晉書載慕容盛傳盛寶之庶長子也寶為蘭汗所殺盛馳進赴哀汗妻乙氏泣涕請盛汗亦哀之遣其子穆迎盛舍

之宮內盛潛結大謀會穆討蘭難等斬之大饗將士汗穆皆醉盛夜因如

廁袒而踰墻入於東宮與李早等誅穆衆皆踰躍進攻汗斬之通鑑晉紀

安帝隆安二年載慕容盛告廟令曰賴五祖之休文武之力宗廟社稷幽而

復顯不獨孤以眇眇之身免不同天之責凡在臣民皆得明目當世慕容

盛之言晉書不載而通鑑載之謬曰君子有取

七十

周之大寶鎮河圖大訓列焉見尚書易象在魯三墳五

典在楚周不能有其寶矣然而老聃之禮甚宏之

樂文獻猶存何云此指趙復姚樞許衡之徒言之及王子朝以典籍奔楚

於是觀射父倚相何云左史倚相皆誦

古訓以華其國以得典籍故也區區一鼎與懷璧

同其能國乎闕按楚昭王失國猶賴蒙穀入大宮負雞次之典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中昭王反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

大治非典籍之力乎○元所蒙穀語南宮敬叔與俱之周問禮於老聃問樂於襄宏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制孔子喟然曰吾乃合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蒙穀事見戰國策

古之謀國者知彼知己如良醫察脈如善奕觀棋德

刑政事典禮不易楚自克庸以來此晉臣之知楚

也宣子晉君類能而使之此楚臣之知晉也襄九年皆以

紀綱風俗知之楚自邲之後宣子晉自蕭魚之後襄

精神景象非昔矣元所蒙穀呂成公左傳說宣公十二年晉楚戰于邲晉師敗績楚莊既勝晉不肯築京觀此不敢

自居功之意既伐陳因申叔之言即封之既入鄭因其君有禮復封其地退然不敢自滿引詩書之言宛有儒者氣象及其過周問鼎之輕重遽然陵轍

天子聘齊不假道于宋聘晉不假道於鄭而又陵辱諸侯所謂儒者氣象已不復見又襄九年秦景公使士唯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止之

子囊歷數晉國之德政自任賢使能至於工賈良隸政事本末無不備知如親立於晉朝此一段當以邲之戰參看當時楚莊王方強如晉士會范武子

雖晉之臣而能歷數楚國之德刑政事卒乘軍旅之事如親立楚之朝晉楚兩強國所以兩立百有餘年者蓋其國各有腹心之臣互觀兩國之政表裏

洞見不敢輕略故如此一感一衰一治一亂其腹心骨髓一一見得是以晉楚之霸業各至於百年又曰晉悼公之霸至蕭魚之會霸業成就與齊桓晉

文同悼公自即位以來許多工夫積累到三駕兩楚不敢與爭此悼公一時之威處然雖盛於蕭魚亦衰於蕭魚君臣之間志得意滿且以樂賞魏絳言

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其君之驕可見如威之會范宣子假羽毛於齊齊人有之已僭耳悼公不能正其罪今宣子假而私有之以大

夫而僭天子之禮則其臣之驕亦可知而悼公之衰墜亦可見霸業日衰不無自也王氏此條似隱括呂成公諸說

請討陳恒之年春秋終焉夫子之請討所以見之

請討陳恒之年春秋終焉夫子之請討所以見之

請討陳恒之年春秋終焉夫子之請討所以見之

行事請討不從然後託之空言閱按馬公驥告余曰使孔子請討而得也經大書曰

齊陳恒弑其君壬公伐齊殺陳恒春秋二百餘年一大快也請而不得春秋可以絕筆矣春秋之作以亂臣賊子之故其不作亦以亂臣賊子之故哉

杜氏注云仲尼之徒皆忠於魯國見哀十一年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載

夫子之言曰夫魯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

為莫出此夫子之訓也全云然則深寧之拜疏出關豈得已哉宋史不知本末書之曰遜使與曾淵子輩同科當改正

仲子有文在手曰為魯夫人成昭元唐昭元有

文在手曰友曰虞正義云石經古文虞作魯魯作

朱手文容或似之友及夫人當有似之者閱按吾鄉張文潛生

而有文在手曰未故以為名而字文潛陸務觀云元折案歐陽公集古錄載楊南仲韓城鼎銘釋文魯古作未與說文合而董道廣川書跋云劉

炫謂有文在手為魯疑不得若此其後得古文此字傳模既久又改為朱字李陽冰以文當如國蓋為魯也秘閣有銅尊銘作國公諸儒不能考定以為魯者非也以古文考之以國為魯在漢猶然

藝文志春秋虞氏微傳二篇案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

世亦著八篇為虞氏春秋按劉向別錄云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

卿授張蒼引見杜預春秋序正義然則張蒼師荀卿者也左氏傳

漢初出蒼家許氏說文解字序北平侯張蒼獻左氏春秋傳書亦有功於斯文矣

浮邱伯亦荀卿門人申公事之受詩是為魯詩經

典序錄根牟子傳趙人荀卿子荀卿子傳魯人大

毛公是為毛詩荀卿之門有三人焉李斯韓非不

能玷其學也原注毛詩傳以平平為辨治又以五十矢為束皆與荀子同全云張蒼本傳言蒼無所不通恐或過情然要

其多學可知且賈太傅出其門則亦偉矣又云尚有高賢如穆生又鹽鐵論有苞邱子尤高繼序按苞邱子即浮邱伯元折案史記老子韓非列傳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與李斯俱事荀卿荀子儒效篇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辨之極也詩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是言上下之交不相亂也楊倞注詩小雅采芣之篇毛云平平辨治也議兵篇負服矢五十个惠氏九經古義五采采卷耳不盈傾筐傳云頃筐易盈之器也荀卿子引此詩亦云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以貳周行大雅行葦云敦弓既堅傳云天子敦弓敦與彫古今字荀卿子云天子彫弓諸侯彫弓正義以天子彫弓為事不經見非也

御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莊二十四年古之格君心

者必以儉董仲舒對策乃謂儉非聖人之中制公

孫宏亦云人主病不廣大舒宏正邪雖殊而啓武

帝之侈心則一何云董子乃言不可無制度文章與宏言殊也○元折案史記公孫宏列傳宏為人操奇多聞嘗稱以為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余兄靜軒先生曰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

伯宗好直言而不容於晉成十五年國武子好盡言而不容

於齊成十五年小人衆而君子獨也漢士習於諛諛而以

汲長孺為戇全云以為戇猶可且以為枝朱游為狂晉士習於曠達

而以卞望之為鄙君子之所守不以習俗移也元

案史記汲黯列傳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天子方好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漢書朱雲傳雲字游魯人也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臣願賜上方劍斬佞臣一人臣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左將軍辛慶忌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晉書卞壺傳壺字望之濟陰宛人也阮孚每謂之曰卿恒無閑泰常如含瓦石不亦勞乎壺曰諸君以道德恢宏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壺而誰

列國大夫之無君晉為之也會于戚而不討孫林父

會於夷儀而不討崔杼會于適歷而不討季孫意

如君臣之義不明而大夫篡奪之禍晉自及矣晉

語趙宣子曰大哉天地其次君臣然宣子能言之

而躬自犯之

元折案襄十五年經書衛侯出奔齊杜注諸侯之策書  
孫甯逐衛侯左傳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對曰不如

因而定之衛有君矣冬會于戚謀定衛也襄二十五年經書崔杼弑其君  
光公會晉侯某于夷儀呂氏春秋集解泰山縣氏曰齊人弑莊公以求成  
逆之大者晉侯不能即而討之以定齊國之亂曷以宗諸侯宜乎大夫日燧  
自是卒不可制也昭三十一年經書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唐陸淳

春秋集傳微旨下淳聞於師曰意如逐君之臣也晉不罪之而反與為會晉  
侯之為盟主可見矣荀躒之為人臣可知矣史記晉世家靜公二年魏武  
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後而三分其地靜公遷為家人晉絕不祀趙宣子

趙盾之字也宣二年經書趙盾弑其君夷皋

寺人披之斬祛

傳二十

羊尹無字之斷旌

昭七其讐言一也

披請見而晉文讓之無字執人於宮而楚靈赦之

楚靈之量優於晉文矣

方樸山云晉文聞披言亦遠見之矣此論本公

漢高帝之

赦季布魏武帝之免梁鵠吳景帝之遣李衡皆有

君人之量

全云一是英雄一是奸雄一是中主之寬大者元折案史  
記季布列傳朱家謂滕公曰季布向大罪而上求之急也

滕公曰布數為項羽窘上故必欲得之朱家曰臣各為其主項氏臣可盡誅  
邪滕公待間果言如朱家指上廼赦季布三國志魏武紀注衛恒四體書

勢序曰梁鵠以攻書至選部尚書於是公欲為洛陽令鵠以為北部尉鵠後  
依劉表及荆州平公募求鵠鵠懼自縛詣門署軍假司馬三國志吳孫休  
傳休權第六子權亮休弟亮承統從休於丹陽郡太守李衡數以事侵休  
亮廢孫繼迎休御正殿大放政元詔曰丹陽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有  
司夫射鈞斬祛在君為君遣衡還郡勿令自疑休謚景帝

楚伍參曰晉之從政者新

晉之從政者新

宣二年謂荀林父也士彌牟曰

謂范鞅也一以喪師一以失

諸侯書曰人惟求舊

閻按謂荀林父新從政在本月范鞅新

從政僅十日新字奇確何云新謂任

穀

未久非驟居執政之謂元折案呂成公左傳說六宣公十二年晉楚戰  
于邲說曰荀林父以晉之名臣統元帥之權而不能制一先穀者蓋新

進之徒威德未孚于入故如此楚嬖人伍參謂晉之從政者新論林父  
最切當大抵賢才處事或至敗事者未必其才之不足處事之不審將其

素望之未熟於人以至敗事古之人所以四十而仕五十而為大夫蓋欲  
使涵養積習威望在人已熟然後可以從政若是養之無素驟居人上鮮

有不敗事者

以近事為鑒則其言易入申叔豫以子南戒遠子馮

是也襄二十二年告君亦然樊噲諫高帝曰獨不見趙高

之事乎爰盜諫文帝曰獨不見人羸乎元折案史記樊噲列傳高祖嘗

病甚惡見人噲乃排闥直入上獨枕一宦者卧噲見上流涕曰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帝笑而起又表盜列傳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席坐及坐布席表盜引卻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盜曰妾主豈可與同坐哉陛下所以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陛下獨不見人羸乎上說各語慎夫人賜盜金五十餉賈誼陳政事疏曰臣竊跡前事實山至言曰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為喻亦此意

劉炫謂國語非邱明作原注傳言鄢陵之敗苗賁皇之為楚語云雍子之為與傳不同傳元云國語非邱明

作有一事而二文不同○案劉炫語見襄二十六年正義傳元語見哀十三年正義○方樸山云左傳哀元年載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惟子西曰二子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於楚語則以懼吳為子西語無患吳為藍尹疊之言此亦互異之一繼序按傳言鄢陵之敗晉語作苗棼皇與左傳同楚語異又按晉惠公卒左傳在九月國語在十月納公子重耳左傳在明年正月國語在是年十二月又按棠棣詩左傳云召穆公作國語云周文公哀十二年黃池之會吳語葉少蘊云古有左氏左邱氏作吳公先極左傳則先晉人

太史公稱左邱失明厥有國語見漢書本傳今春秋傳作

左氏而國語為左邱氏則不得為一家文體亦自

不同其非一家書明甚左氏原注王荆公以為六國時人蓋左史之

後以官氏者朱文公謂左氏乃左史倚相之後故

其書說楚事為詳原注鄭漁仲云左氏世為楚史○鄭漁仲語見所著春秋地名譜自述司馬公

謂左氏欲傳春秋先作國語國語之文不及傳之

精也閩按黃楚望書出極辨以左氏為楚人之非蓋均載晉楚之事辭意間多與晉而抑楚是也繼序按漢志有公羊外傳殷梁外傳

○元折案韋昭國語解敘孔子發憤於舊史垂法於素王左邱明因聖言以據意託王義以流藻其明識高遠雅思未盡故復采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訖魯悼智伯之誅以為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故號曰外傳葉少蘊春秋統論三司馬遷班固以邱明為名則左為氏矣然遷復言左邱失明厥有國語按姓譜有左氏有左邱氏遷以左邱為氏則傳安得名左氏耶

臧文仲以玉磬告糴於齊見魯語容齋三筆書博古

圖謂左傳無玉磬之說非也

元所案書錄解題雜家類容

五筆十卷翰林學士鄧陽洪邁景廬撰每編皆有以序五筆未成書三筆十三再書博古圖曰予讀博古圖其謬妄不可殫舉當政和宣和間蔡京為政禁士大夫不得讀史而春秋三傳真末高閣故其所引用絕為乖背周雲雷磬曰春秋魯饑臧文仲以玉磬告糴于齊按經所書但云臧孫辰告糴于齊左傳亦無玉磬之說國語四曾莊公時臧文仲以甕圭玉磬如齊告糴

晉語伯宗索士庇州犁得畢陽

案韋昭注索求也庚覆也州犁伯宗子伯州犁也

及

藥弗忌之難諸大夫害伯宗畢陽實送州犁於荆

畢陽之孫豫讓見戰國策

晉畢陽之孫章

祖孫皆以義烈者

所謂是以似之者太史公不書於傳故表而出之

集證吳師道戰國策注豫讓義士也史遷列之刺客而蘇氏古史亦謂之非賢失之矣朱子綱目附見於三晉始命之下則以其事在前不得特書以表之爾大事記解題略見而記不書未知呂子之旨

晉語知宣子將以瑤為後知果曰不如宵也弗聽知

果別族於太史為輔氏

原注通鑑取此

戰國策

知伯帥趙韓魏章

張孟

談因朝智伯而出遇智過轅門之外智過入見智

伯曰二主殆將有變智過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為

輔氏

原注韓非子同云更其族○案韓非子十過篇載智過事

智過即智果也

全云通鑑以此事屬卻疵

二說之先後不同

集證古今人表知過繫於趙襄子之後從戰國策也師古曰知過即知果○元所案國語作知果國策作智過當云智過即知果也閻何本皆作智過即智果也蓋仍顏師古之誤

楚語伍舉曰德義不行則適者騷離而遠者距違

原注

注騷愁也離畔也

伍舉所謂騷離屈平所謂離騷皆楚言也

揚雄為畔牢愁與楚語注合

元所案史記屈原列傳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憂愁幽思而

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漢書揚雄傳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臣為遇不過命也何必湛身哉迺作書往往撫離騷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諸江流臣屈原名曰反離騷又旁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又旁惜誦臣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注李奇曰畔離也牢聊也與君相

離愁而無聊也

皇王大紀景王二年原注襄三十年楚公子圍至晉晉趙武子

鞅鳴玉以相按楚語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

簡子鳴玉以相蓋楚昭王時鞅者武之孫也今以

王孫圉為公子圍以鞅為武之子皆誤元圻案皇王大紀五十五景王

二年冬楚王遣使聘于諸侯公子圍至晉晉趙武子鞅鳴玉以相晉侯曰白珩楚之寶也圍應曰楚有觀射父者能作訓辭以令於諸侯有左史倚相者朝夕獻善敗於寡君使無忘先王之業有數曰雲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

皮革羽毛之所出以備軍賦是則楚之寶矣鞅有慙色

皇王大紀卷之九十五帝五周赧王前卷之九十六周赧王前

博採經傳時有論說自成一家之言

古者孫以王父字為氏成十五年公羊傳文子產子國之子國語

謂公孫成子左傳謂公孫僑原注子產之子始為國氏致堂作子產

傳曰國僑非也閻按子產之子左傳謂之國參集證左傳魯公伯見齊語鄭子然子國之弟其子然丹是皆以父之字為氏者又按文心雕龍

才略篇國僑以修辭杆鄭舊唐書高宗本紀顯慶二年遣使祭鄭大夫國僑徐彥伯傳存其家邦國僑之言也薛登傳子及讓國僑史通模擬篇云左

傳前稱子產則次見國僑唐以前皆稱子產為國僑也元圻案昭四年子產作邱賦渾罕曰國氏其先亡字隱五年正義僖伯名疆字子城世本云孝

公之子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不得祖諸侯乃以王父

之字為氏計僖伯之孫始得以城為氏今於僖伯之上已加城者蓋以僖伯是

城氏之祖傳家追言之也後漢書王充王符仲長統傳論國子流遺愛之體

王當春秋臣傳子產鄭卿公孫僑也一字子美氏曰國

鄭語依味歷莘史記鄭世家注莘作華水經注黃水

逕華城西史伯曰華君之土也韋昭曰華國名秦

白起攻魏拔華陽司馬彪曰華陽在密縣案此水經

水又東過鄭縣南注文括地志華陽城在鄭州管城縣南可以證

今本之誤原注按下文前華後河則上文當作華閻按此證致精朱鬱儀反以鄭注華字誤誤矣何云明道本前華後河

正作華，方樸山云：據今本國語，華字雖俱作華字，然其上云：若克二邑，韋昭註云：二邑，號鄭其下云：鄆，蔽補丹，依歷歷華君之土也。注云：言克號鄭則此八邑皆可得也。下又云：若前華後河，左洛右濟，注云：華，華國也。按此上下註語，則兩華字明是兩地。一為邑，一為國，不得合并。且其注華字係於前華後河句下，而又云：華，華國也。與鄭氏所引亦不同。鄭氏改竄，韋注割截國語以兩為一，而王氏從之，愚亦有疑。集證鄭氏詩譜引史伯作依歷歷華，太平御覽一百五十九州郡部引鄭語亦作依歷歷華。今河南開府鄭州周為管叔封邑，後為鄭國。漢置中牟縣，隋置管城縣，華陽城在今鄭州南。○元圻案史記鄭世家號鄭果獻十邑，注虞翻曰：十邑謂號鄭鄆蔽補丹依歷歷華也。索隱曰：國語云：太史伯曰：若克二邑，鄆蔽補丹，依歷歷華，君之土也。可知國語古本華不作華矣。

晉語竇犇對趙簡子曰：君子哀無人，不哀無賄，哀無德，不哀無寵，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味其言見其賢矣。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將西見趙簡子，聞竇鳴犢之死，臨河而歎，索隱云：鳴犢，犇字，通鑑外紀於周敬王二十八年書簡子殺鳴犢，三十年書竇犇對。

簡子誤也。集證容齋四筆漢書劉輔傳，谷永等上書曰：趙簡子殺其大

鳴犢，犇其不同如此。○元圻案索隱云：鳴犢，犇字，孔子世家作竇鳴犢，犇華是以鳴犢竇犇為一人也。師古劉輔傳注云：今永等指舉殺鳴犢一人，不論竇犇是以為二人，而班氏古今人表亦列鳴犢竇犇為二，外紀蓋從班氏。

江端禮集證云嘗病柳子厚作非國語，乃作非非國語。

東坡見之曰：久有意為此書，不謂君先之也。然子厚

厚非國語，而其文多以國語為法。閣按東坡續楚語論即

唐志柳宗元非國語二卷。○元圻案柳子厚與呂溫論非國語書曰：嘗讀國語病其文勝而言麗，好怪以反倫，其道舛逆而學者以其文也。咸嗜聞焉，至比六經是聖人之道，翳也余勇不自制，以後世之訕怒乃黜其不韙，究世之謬凡為六十七篇。命之曰非國語。經義考二百九江氏端禮非非國語佚又劉氏章非非國語佚黃瑜曰：劉章有文名，病王充作刺孟柳子厚作非國語乃作刺刺孟非非國語。江端禮虞槃亦作非非國語，是非非國語有三書也。又曾氏子乾非非國語一卷，案此則非非國語有四。宋徐度却掃編曰：張焜舍人言柳子厚平生為文章，專學國語，讀之既精，因得擬拾其差失。

著論以非之，江端禮臨川人，劉原父之甥也，弟端本，詩入江西宗派。

古以一句為一言，左氏傳子太叔九言，定四論語一言

蔽之曰思無邪，秦漢以來，乃有句稱，今以一字為

一言，如五言六言七言詩之類，非也。閩按戰國策臣請

言臣請烹，是古以一字為一言，不為非，又按盧六以曰論語子貢問有一

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子曰其恕乎，亦以一字為一言，是論語已有兩

史墨曰：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杜牧注孫子曰：

歲為善星，不福無道，火為罰星，不罰有德。嘉定中

閩按寧宗在位十四年戊辰日官言五福太一臨吳，分真文忠公

東漕朝辭劉子奏漢之肇造，以寬仁得民，而不在五星之聚

井，漢書高紀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晉之卻敵，以將相有人，而不在歲

### 星之臨吳

元折案孫子計篇曰：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杜牧注左傳昭三十二年夏吳伐越，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註曰：存亡之數不過三紀。歲星三周三十六歲，故曰不及四十年也。此年歲在星紀，星紀吳分也。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哀二十二年越滅吳，至此三十八歲也。夫吳越之君德均，勢敵，閩閩與師志於吞滅，非為拯民，故歲星福越而禍吳。秦之殘酷，天下誅之上，合天意，故歲星福秦而祚漢。熒惑罰星也。宋景公出一善言，熒惑移三舍，而延二十七年，以此推之，歲為善星，不福無道，火為罰星，不罰有德。書錄解題兵書類注孫子二卷，唐中書舍人杜牧之撰。

### 子產鑄刑書

昭六年趙鞅荀寅鑄刑鼎，昭二十九年至鄧析竹刑

則書於竹簡矣。定九年然甫刑云：明啓刑書，其來已久。

漢杜周傳不循三尺法，注謂以三尺竹簡書法律

也。朱博亦云：奉三尺律，今以從事。鹽鐵論詔聖乃云

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蓋律書以二尺四寸簡

舉其大數，謂之三尺。曹褒新禮寫以二尺四寸簡

漢禮與律令同錄其制一也

集證漢禮樂志叔孫通所撰禮儀與律令同錄藏於理官元

折案漢書朱博傳博字子元杜陵人遷琅邪太守文學儒吏時有奏記稱說云云博見謂曰如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且從事耳亡奈生所言聖人道何也又曰廷尉治郡斷獄且來且二十年亦獨耳則日久三尺律令人事出其中後漢書曹褒傳褒字叔通會國辭人次序禮事依準舊典雜臣五經識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且為百五十篇寫官二尺四寸簡奏上會和帝即位褒乃為作章句帝遂召新禮二篇冠

趙襄子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

哀二十七年

說苑談叢

云能忍恥者安能忍辱者存呂居仁謂忍詬二字

古之格言學者可以詳思而致力

閻按呂覽尹鐸謂趙簡子曰敦顏而上色者忍

醜嘗戲謂韓信屈於市之少年步騭屈於郡之豪族何淮陰人偏能忍辱耶亦一具何云杜有道妻嚴氏與有道從子預書云忍辱至三公方樸山云陸遜亦云能忍辱負重全云忍辱二字亦當別白杜婦之言易流於馮道元折案屈子離騷屈心而抑志兮忍垢而懷尤

內有疑妻之妾此宮亂也庶有疑室之子此家亂也

朝有疑相之臣此國亂也

此管子短語君臣下篇文

管子之言即辛

伯之諗周桓公也

桓十年

然管子能言之而不能格齊

桓之心

朱子語曰左氏之失在以成敗論人愚嘗觀蔡邕獨

斷引王仲任曰君子無幸而有不辛小人有幸而

無不幸

閻按與論衡不同王氏所擇精矣案論衡幸偶篇孔子曰君子有不辛而無有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韓文

公謂君子得禍為不幸而小人得禍為常君

子得福為常而小人得福為不幸亦仲任之意斯

言可以正左氏之失

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使

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

襄二十七年

服虔云以其多文辭



故特舉而用之後世謂之孔氏聘辭以孔氏有其辭故傳不復載也正義謂孔氏聘辭不知事何所出元折案惠氏九經古義八司儀問君客再拜對君問大夫客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注云問君曰君不恙乎對曰使臣之來寡君命臣于庭問大夫曰二子不恙乎對曰寡君命使臣于庭二子皆在勞客曰道路悠遠客甚勞勞介則曰二子甚勞王伯厚曰此亦見說苑鄭氏所述蓋古禮也賈疏云未知所出何文或云是孔子聘問之辭棟案襄廿七年春秋傳曰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服虔云以其多文辭故特舉而用之後世謂之孔氏聘辭此書漢時猶存故鄭引之或說非無據也

是謂一終一星終也襄九年今俗語云一匝匝閩本作匝淮南子

訓言以數雜之壽憂天下之亂猶憂洪水之少泣而

益之也原注朱子作數集集證今本符言篇作數算白帖引作數集注雜匝也人生子從

子至亥為一匝原注俗語出於此集證今本高誘注無人生子三字呂氏春秋園通篇天道之圖也精氣一上一下圖

周復雜無所稽留高誘注雜猶匝也廣韻二十七合雜字下注云雜匝也集也

或以益為臯陶之子列女傳畢子生五歲而贊禹曹

大家注臯陶之子伯益也原注李邕為李思訓碑云畢林子贊禹甘生相秦畢與畢同林

少穎謂伯益即伯翳其後為秦臧文仲聞六蓼滅

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文公使臯陶猶有後於秦則

文仲之言不若此之甚也原注列子夷堅聞而志之服虔注即庭堅也閣按伯益為臯陶之子亦

見高誘注呂氏春秋及鄭氏詩譜陸德明音義詳古文尚書疏證卷四第五十八條元折案林少穎尚書全解三或以益為臯陶之子是未必然伯益即伯翳也其後為秦在春秋之時浸以強盛使伯益果臯陶之子則秦乃臯陶之後而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使臯陶猶有後於秦則文仲之言不若是之甚也案史記云帝禹立而舉臯陶薦之且授政焉卒封臯陶之後於六或在許而後舉益任之政以是觀之則益與臯陶不得為一族也明矣漢書藝文志儒家類載劉向所序六十七篇註曰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頌圖也隋書經籍志雜傳類列女傳十五卷劉向撰曹大家注

妾不恤緯昭三十四年齊女有禮威二年漆室女憂君况委質為

臣者乎

原注列女傳魯漆室女韓詩外傳云魯藍門之女嬰 莒婦投

為天集證列女傳魯漆室邑之女過時未適人當穆公之時君老太子幼 女倚柱而啼旁人聞之心莫不慘慘者鄰婦從之遊謂曰何哭之悲子欲嫁 乎吾為子求偶漆室女曰嗟乎吾憂魯君老而太子少也韓詩外傳二魯藍 門之女嬰相從績中夜而泣涕其偶曰何為而泣也嬰曰吾聞衛世子不肖所 以泣也元折案莒婦投紡事見左傳昭十九年

漢世祖罷郡國都尉何云讀後漢書深以此為光武之失晉武帝

去州郡武備其害皆見於後唐穆宗之銷兵則不

崇朝而變生焉故曰誰能去兵何云厚齋蓋傷宋初防

外患叠乘莫之能禦也 集證唐蕭俛傳穆宗初兩河底定俛與段文昌當 國謂四方無虞勸帝密詔天下鎮兵十之一歲限一為逃死不補謂之銷兵 既而籍卒通亡無生業聚為盜賊會朱克融王庭湊亂燕趙一日悉收用 之朝廷調兵不充乃募市人為合戰報北遂復失河北元折案後漢書百 官志五每屬國置都尉一人比二千石典兵禁備盜賊武帝又置三輔都尉 各一人邊郡置農都尉又中興建武六年省諸郡都尉并職太守無都尉之 役劉昭補注古今注曰六年八月省都尉官應劭曰每有劇賊郡縣時置都 尉事訖罷之又應劭漢官曰蓋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

之設尚矣自郡國罷材官騎士之後官無警備實啓寇心一方有難三面救 之一切取辦黔首驚然不及講其射御用其戒誓一旦驅之以即強敵猶鳩 鵠捕鷹鷄豚羊犬豺虎是以每戰常負王旅不振張角懷妖偽選通搖蕩八 州並發煙突絳天牧守暴裂流血成川爾乃遠徵三邊殊俗之兵非我族類 忍驚縱橫多僥良善以為己功哀夫民氓遠流之咎見出在茲不教而戰是 謂棄之跡其禍敗豈虛也哉又劉昭注曰晉太康之初武帝詔曰上古及中 代或置州牧或置刺史置監御史皆總綱紀而不賦政治民之事任之諸侯 郡守昔漢末四海分崩因以兵獨自擅自是刺史內親民事外領兵馬一時 之宜爾今賴宗廟之靈士大夫之力江表平定合之為一當韜戢干戈與天 下休息諸州無事者罷其兵刺州分職皆如漢氏故事

劉知幾史通書曰能言吾祖郊子見師昭十不識其先籍

談取誚昭十鄧名世曰春秋時善論姓氏者魯有眾

仲見隱晉有胥臣原注見晉語案晉語四司空季子言黃帝之子

後為司空鄭有行人子羽見襄三皆能探討本源自炎黃而

下如指諸掌原注鄭漁仲曰世本公子譜二書皆本左傳何云觀

世本不可得但觀諸書所引亦不盡合於左傳公子譜出杜預集證 玉海四十一紹興四年鄧名世上春秋四譜六卷以經傳國語參合援據

為國譜年譜地譜人譜辨論譜說一卷三月二十五日引見九月六日賜  
出身充史館校勘 隋經籍志春秋公羊傳一卷吳揚雄撰小公羊傳六卷  
晉杜預撰○元所集今本鄭名世研相集明正德所刊不載此條  
所引之語或即春秋四譜序文中句也

子皮曰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  
程子伊謂君子之志所慮者豈止一身直慮及  
天下千萬世小人之慮一朝之忿不遑恤其身  
程見氏遺書十

莊公寤生隱元年風俗通云俗說兒墮地未能開目視者

謂之寤生閩按周書寤解王曰今朕寤有商驚予註云言夢為紂

參以說文寤畫見而夜夢也則莊公寤生乃夢中所生解較直捷 全云寤  
生者寤生也諸說皆以意為之○元折案太平御覽三百六十一風俗通曰  
俗說兒墮地未能開目視者謂之寤生舉寤生子妨父母謹按左傳鄭莊公  
寤生驚姜氏因名寤生武公老終天年姜氏亦然安有妨其父母乎 余友  
曲阜桂未谷韻曰雀鴻南燕錄晉咸康二年公孫夫人晝寢生慕容德左右  
以告方寢而起慕容說曰此兒易生似鄭莊公長必有大德遂以德為名三

十國春秋前秦蒲洪父懷歸於部落小帥其母姜氏因寤產洪驚悸而寤  
余初疑寤當作語謂倒產及得二事不敢復執前說矣

黃池之會王孫雒曰必會而先之見吳語吳晉爭先雒之

謀也然不能救吳之亡故呂氏春秋仲春紀曰吳王

夫差染於王孫雒太宰嚭然則雒亦嚭之流耳閩按

何此瞻傳明道二年刊國語正作王孫雒與嚭當目所引本同今流俗  
本盡作雒 何云案明道二年所刊國語亦作雒

晉有四姬鄭子產有男女辨姓之言昭元年考之穆天子

傳穆王有盛姬蓋周禮之壞自王朝始諸侯何誅

焉全云穆天子傳不足據穆王尚不應至此○元折案穆天子傳盛姬姬  
姓也盛伯之子也天子賜之上姬之長是曰盛門又曰天子舍于澤中

盛姬告病天子憐之 列子周穆王西巡狩道有工人偃師獻所造能倡者  
王視之趨步俯仰信人也與盛姬內御並觀之

叔向習春秋為平公之傳案晉語司馬侯曰羊舌肸習於春秋為  
名叔向使傳太子彪 彪即平公之名

而不能諫四姬之惑何也曰正己則可以格君心

之非叔向娶於申公巫臣氏違母之訓而從君之

命昭二十七年無諸己而後非諸人自反而不縮其能正

君乎先儒有言寡欲之臣然後可以言王佐全云叔向晚節

尤衰平邱之會其辭無理甚矣○元折紫胡子知言曰寡欲之君然後可與言王道無欲之臣然後可以言王佐

季武子曰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襄三公室之卑私

言於晏嬰昭三杞田之治僅及於侵小襄二十九年師保固

如是乎全云叔向為趙文子傳言於宋是六卿之所用者安能當師保

魯用田賦仲尼曰有周公之典在哀十晉鑄刑鼎仲尼

曰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昭二十九年周公之典唐

叔之法度魯晉所以立國也是以漢循高祖之法

則治梅福語見漢書本傳唐變太宗之制則亂原注夏有典則商云成憲周云舊章○元折紫

紹定六年十一月召魏了翁為華文閣待制了翁上章論十事乞復舊典以彰新化一復三者之典以重六卿二復二府之典以集衆議三復都堂之典以重首府四復侍從之典以來忠告五復經筵之典以興聖學六復臺諫之典以公黜陟七復制誥之典以謹命會八復聽言之典以通下情九復三衙之典以強主威十復制閣之典以黜私意故王氏云爾

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昭十二年或謂克己復禮古人所

而輒有更易穆姜於隨舉文言亦此類閣按亦有辨見尚書古文疏證

卷五第七十六條 集證惠氏棟曰論語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見逸周書官人解大戴文王官人篇參分天下有其二見逸周書程典解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管子以為古語見小問篇聖人言迷而不作推此言之聖人豈空作哉但經傳散佚不能一一舉之耳

晉語欒氏之臣辛俞曰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下主

之原注注大夫稱主優施謂里克妻曰主孟啗我原注注大夫之妻稱主左

傳醫和謂趙孟曰主是謂矣昭元年魏戊曰主以不賄

聞於諸侯昭二十八年此大夫稱主也閣按盧六以曰魯語以獻之家而主猶績懼于季孫

之非叔向娶於申公巫臣氏違母之訓而從君之命昭二十七年無諸己而後非諸人自反而不縮其能正

君乎先儒有言寡欲之臣然後可以言王佐全云叔向晚節

尤衰平邱之會其辭無理甚矣○元折紫胡子知言曰寡欲之君然後可與言王道無欲之臣然後可以言王佐

季武子曰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襄公室之卑私

言於晏嬰昭三杞田之治僅及於侵小襄二十九年師保固

如是乎全云叔向為趙文子傳言於宋是六卿之所用者安能當師保

魯用田賦仲尼曰有周公之典在哀十一年晉鑄刑鼎仲尼

曰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昭二十九年周公之典唐

叔之法度魯晉所以立國也是以漢循高祖之法

則治梅福語見漢書本傳唐變太宗之制則亂原注夏有典則商云成憲周云舊章○元折紫

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昭十二年或謂克己復禮古人所

傳非出於仲尼致堂曰夫子以克己復禮為仁非

指克己復禮即仁也胥臣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

仁之則也僖三十年蓋左氏粗聞闕里緒言每每引用

而輒有更易穆姜於隨舉文言亦此類闕按亦有辨見尚書古文疏證

卷五第七十六條 集證惠氏棟曰論語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見

遂周書官人解大戴文王官人篇參分天下有其二見逸周書程典解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管子以為古語見小問篇聖人言迷而不作推此言之聖人豈空作哉但經傳散佚不能一一舉之耳

晉語欒氏之臣辛俞曰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下主

之原注注大夫稱主優施謂里克妻曰主孟啗我原注注大夫之妻稱主左

傳醫和謂趙孟曰主是謂矣昭元年魏戊曰主以不賄

聞於諸侯昭二十八年此大夫稱主也闕按盧六以曰魯語以獸之家而主猶績懼于季孫

之怒也此子稱  
母亦稱主也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

齊卑君矣主君大夫之稱也昭二十九年史記甘茂傳樂

羊拔中山魏文侯示之謗書樂羊曰此非臣之功

也主君之力也戰國策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

魯君曰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

調也魏以大夫為諸侯故猶稱主君國按周禮主以利

卿大夫是大夫稱主周之制也全云闕說附會又云魏以主君為稱未必

如深寧之言蓋世降而名稱變耳集證禮記坊記注大夫有臣者稱之

曰主周禮曰主友之讎視從父昆弟正義曰此據臣下自稱已大夫之君但

得言主不得稱君若他人汎例言之大夫有采地者亦得稱君故喪服云

為其君布帶繩履傳言君謂有采地者若通而言之諸侯亦稱主曲

禮執主器謂君也大夫自相命亦稱主左傳晉士匄謂荀偃事吳敗不

如事主是也稱大夫之妻亦得曰主曾詒李孫問於公父文伯之母曰主

亦有以語肥乎是也

男忠錫忠錫孫孝  
校字

